思文大紀

書厭區暗于名器者天地鬼神亦共短之自

多士成聽予言

統犯繫人心唐室三

亡之澤哉亦共患

守書長痛妖

乘而

未況今

係膺即拔袂

太祖祐其子孫

何曰、得道者多取自今

何陳、孫將患与惟折、揔其道

、意為

六月二十日序瀋追仙霞領徐告漢梁鎮神

其文曰維我 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寰內爾山川靈與

亦率厥職無有殄后以迄于今迺以賊冦陸梁復我二京中原

腥穢未能自淸 太祖震怒在天將命海道百神以開雲雷之

屯實誘予心諭茲肩膺嗟乎以爾神靈維偉聰明華甲于天下生

為復讎予兩叉風伯虎仲熊以驅逐醜馬猜彼犬羊殄殲之亡

予昭大義堅固於斯將藉神靈以建天下敢用出壯昭吾所在

山川亦念曾孫間關號召不違啓寧處雖 上帝臨顧及我 皇

祖是虔是輔是根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恭

某 謹告

二十三日唐藩至浦城縣

祖制、親藩不得擅自起兵，唐藩以父為叔鴆，襲封後即奉兵抵

京勤王啟行，以冠服違例，崇禎九年，奉迁降之命，以越關擅舉

遣高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北京闖賊之變， 烈廟身殉。五月

十五日，福藩即位金陵，詔改來年為弘光元年，遂允廣昌伯劉良

佐奏，赦原爵唐王，奉降庶人御諱聿鍵於鳳陽高牆。十二月，賜

復親王冠帶，送東粵閩住，食無路費，自鳳陽至南都，遷延時日，

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衢州，風聞清兵陷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

至湖州又至加興大總兵陳洪範陳梧汪碩德吏部尚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太監高起潛等面請唐藩監國堅辭讓乃豪揆揭愷偶奉潞藩叔慈禧太后之命潞藩遂於六月初八日監國於杭州初十日唐藩至杭請朝具本功進面陳方略不允歸山伯鄭洪逵面請回閩取兵亦不允是晚清牌至杭州潞王從閣弁之議其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遂過靖山伯會同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奏啟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東人心震動唐藩不得已始勉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關抵浦城縣挾黃道周第一疏有云天造不再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亦擇

君而載劫陷二京，河山雪涕，歎天而泣左衽，人已惘心，非有不
世之英，莫勝大有為之任。恭遇　唐王殿下，倬收著於離城，
率風開于王邑。　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述居　太祖之孫，
漢哀丹陵神州，起南陽者，即復漢家之業。皆當清道都城，　殿
下已請師投誠，況今福建江左，若此又仰屋騰駕，注蘇則人化
沙、鼎柵逆則家成異物，鄉鄉先封名勳，從渡五馬之江，宗業初
全平林，遂登昆陽之跡，以今從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于鄉郡，
語親則親于宗業，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　殿下之身，猶值士
謀臣，以償太祖之緒者也。則　殿下社稷為心，　祖宗是念，

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逾于重耳唐堯之后十七葉立國何必沙
陀、伏乞俯循帝望、盆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圖克鞏、、六月
十一日號王、答云、覽啟懇切、義不忍聞、孤藩周自高廟十代世
篤忠貞、孤雅家庭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因啓血性、期圖報、不負
君親、致請勤王、討父仇為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惻鑒、復賜王
冠、孤受二帝深恩、擊〔攝〕鑰迎鑾雪耻、但愧微眇、徒耽赤誠、春秋之
懿天子蒙塵、諸侯釋位、孤惟遵此成規、暫序突無一稱、監國之
請、面諭周祥、感諸先生忠愛、孤身所不敢當、共修守節、真懷不
必再有陳請

第二疏云、日月重光、四海切黄衣之望、乾坤再開萬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亟王興、遭逢今日、十八傳宜歸聖后、當屬仁賢宗社憑依、臣民引領、恭惟 殿下、欽明天縱、聖德日新、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閱閱親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哉、茲者金甌震蕩、翠輦蒙塵、兩粵之匪無期、左袵之氛正熾、國不可一日無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膺乃荷、允承匡任、親在 君王、拒群工之敦請 令諭雖極沖虛、敉萬姓之側懸、靈固終難他委、伏乞仰思 祖宗締創之艱、下念蒼黔推戴之誠、早膺負扆之朝、以肅主綱之虔、使吏士有所維屬、人心不

至澳龍張我六師掃清吳電恭行九代克復神京天下幸甚臣
民幸甚六月十二日疏上答去云皇上多日出狩臣庶迫切無君
封疆日促狂吳日逼監國揖政因不可遲但孤靜淡自天膺虛
非嚮前掄甚明豈錯覡吠昨感所啓業已具揭倡率激濁監國
癸殺則以賢以序其其人也孤賴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姦
謀也故斷不敢再聞
第三疏云國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板蕩天心厭亂人情咸屬於
仁賢兵燹之毒方殷兵球之思逾迫恭惟 唐王殿下聰明亶
作慈孝風成枕戈以請勤王之樹桓文之業瀝血而謝君父獨

通姚鴆之杯，恭候溫文廟不寬仁之度，聖神文武，奄然海宇之，帰近閑清通武林人無國志，既臣有保勝之議，來國同安而之基思　高皇創業之艱○，退一步即失一尺，為中興恢復之計○，畢一時即易一時○，事切宗社之風，勿因士气之艱，神器不可以久曠，今昔不可以時係，至総攝振以臨魁，撫將義師，有主昆陽成長者之功，配虞望風思武，視聖人之烈云云。　六月十五日疏上。時淮落已具降書矣，今寺答云覽，故諸先生愁愁，請皇帝既時不易，述淮復惟清改風，以孤物王宣父大義久晦，況分國本于　高皇，視李陵情亡，閑拟監國，心雖從諫，三請詞意益

設江欽孫進退均難孫將何以處此且今人心弦冥內外沸亂交
請敢再堅違孫罪滋重万不得已將所上監國之寶權置什舟
即諭地方官速達專官護守戕于土今用人在途艱難章八候
王閲前面與藩鎮文武共丞公議擇日奉行大義必自真心無
疑移徙万世祖宗陟降威順孫能方於恭承文武諸賢共行遵
守云云、
二十四日、今旨諭浦城縣將孫發下經直銀五兩賜欽命禁旅粤
衛水師副總兵陳有功、復諭之曰、孫覽不啟為之慨憤、自允監
國之後若一日等後未見一日西北赤子未援一統旧疆未復

即是孤負祖負民、知釘在心、如湯沃折斷、不与兇逆並立于
天壤、訣將啟內、功孤節儉愛民、足徵忠魂、孤鑒千古、凡真忠臣、
光明揩君之過、奉啟正君身、天下自定、凡不言、孤述者、即為忠
也、孤幾至闕、見此啟本、即是中吳名蹤、着發此啟于靖、臨大
張榜示、見孤沒、、求賢頓拜旨書呈意、
浦城縣知縣鄭為虹、進大明会典一部、縣誌一部、與史陳周元進
方孝孺文集一部
二十五日令浦城縣命工刻石、置公署門外、上書敬奉監國令諭
本縣即候、迎送上司、止于郭外、敢有再違、行迎送者、受迎送者、

條出一体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決不輕貸

蓋從與史陳周元之請也從諫如流之意於此可見矣書坊送綱鑑一部續稗海一部史料一部浙江通志一部給價銀四兩三錢還之

二十六日朝見臣民於建安 殿

令諭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掃蕩胡氛統一區宇 成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夷仁浹義孚累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凶昔年薊北獨深蒙塵之恐此日金陵復有北轅之恨孤慚涼德靈昧未逮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臣民速箋勸進至

再至三、謂清兵入杭城、人無固志、賊臣有感勝之議、本國同受而
之恭、孫覽斯言、撫膺頓足、痛恨諸臣誤陛、悵天下之民無不疑
己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于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輒見臣
民於遺失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玉輅、奉皇靈於
渙散之後、出百北姓於湯火之餘云云、、
令
諭靖ム伯鄭鴻逵出榜安民于八郡一州、曰寡人布素十年黽
無順捷、除下程小飯諸縣官條辦外、一切支應供一切征繳無
莫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剝膏見骸之時、寡人誓約己以安天
下、違昔者治以不忠、使民之罪、隨侍官較、不過十人、務要公買

公費改擡取民間根薪粒米即時緊啟請究定然綑打八大刑
耳渺示、決不輕饒寡人上下費用件、自係生平直性實心字
、真誠爾官一体遵依毋負寡人本、至意
太子太保礼部尚書翰林院李士貴道周進尊師文、監國瑜榮岩
文、登極議共四通、并徽賜勞銀三兩、手詔答云、所進撰文、俱能
寫孤意中事、且與核有合孤心嘉悅、留至日後用、孤今丞夜焦
勞、新刷諸事万形先生速至、便議戰定戰守、并監國礼儀不可
刻緩、並在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眾分添人主之本心與非
濫抜、不准再擾著即被受㩦孤恤矜全意

令諭精ㄙ伯鄭鴻逵給守閩兵餉二月、

諭文曰、昨、據先生啟請閩防与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令把守仙霞嶺等關、業即俞允、兼令發搞、犬孤發首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因親睹、今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然後可責其戍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槩應支粮餉、除前欠粮未支、併先生賠捐己資代給者、併通算為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今把關兵將二千名、即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先給与現存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月一月、示孤矜念兵將、真誠至意、其領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虛兵冒領、二不許縱兵淫酗

請傳等獎拤撤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即將標下大小將領年餉糧首領歷遞造簡明文冊一本、并歷來各將哨收支餉數目、各兵行坐、每名支餉數目、并今自某月以起、自今弘光元年正月起至六月止、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過銀數若干、現欠幾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支餉若干、先生賠給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造簡明文冊一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即造進來、其發過犒銀并支過該縣兩月餉銀數完之後、再行造冊一面、其各一面移報、以憑閱鎖、抵以困頓之餘、管理因長從不諳習軍旅併軍國大事惟先生

極力辅孤不逮以金奉孤南來忠精大節之意云　福寧州小
民罷市激变時聞閩廣軍門列名金欲駐扎福寧以抽洋税適
州士民鋪户粘貼不容進城恐生騷擾
二十八日欽命鎮守福建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進米紗十疋漳
紗五疋葛布五疋永春布五疋軟紗五疋啓曰芝龍盥手隱誦
唐王殿下賜諭如孫如戚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艱難正望陽平
之日幸殿下神聖尤為　中興之主芝龍前得朕手淵遺手侍
慎重之道恐礼修未周致有旋回攺意從遲速之行茲奉今旨
諭示芝龍即亟令撫按司道及縉紳李康貢盛性貞無不欣欣

說帶共變異乎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皇天之所以
開聖人之其任斯乎、然中識亦云、只先監回而後登極、凡曰芝
龍之　光遍曉令矢又擄差官郭泰傳諭欲看貢院、將貢院係山
陝稍西即有水當以布政司為　行殿、若布政司一時未便擬
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駐蹕、即與撫按各官款悉不敢有煩
塵慮具　諭昔賜芝龍、勝弟芝豹者同芝龍任省督船、授任平
揀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賚去未及取啟回根究、惟　慈寬、
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爲有專恃、更望　天極涵到底方信芝
龍之無他腸也云云、　手詔答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

正在相信之淺深。啟內一切慎重動擇，行任職，慮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啟所退衣若二十匹，孤即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

南安伯鄭之龍上疏勸駕監國，以圖恢復中興。工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武資，今僅一隅，勢非昔比，況孤孱質，恐羞祖烈，惟是先生死敵弟思(忠)勳熙，獻風著。前請之，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是賴是依，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死氣盡忠，在朝則孤之心膽(腹)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前托總督安巡之任，孤福血誠，掃無再復兩京，孤與先生等不不愧　太祖佳子三

于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厥功成封侯孤必不負、
又諭南安伯鄭芝龍云把守關隘一切緊務先生業須料理有緒、
孤不勝喜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立儉至於布素外
朝以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要先生兄
弟守邊揔督重任出孤獨斷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凡事即孤
不可辭監國萬勿再辭令孤徬徨無倚切囑至諭曲体孤心、
孤業於閩省監國閏六月初一日已遍達寧一切監國事宜俱
要備于擇吉之前剏宴明祀再續臣民復覩漢官一統所基閩
繫根本也之慎之

閏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使周汝璣參議傅雲龍
張文輝付使僉事柴世埏陸懷玉李長倩羅可嘉張光刈杜國
張晉撒王宇都司陳積郭軏楊陞誠具箋迎賀有云分珪錫寵
宗支首重于維城嘉似借祥祠服莫先于豐國般受啟丕式於
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驛景山之頌誼既班于臣子念敢後于
君親凡庶雲天共增慶慰恭惟　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用
號從虔治化順先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渭水之芳錫玉輅
以疏宗執桐圭而作寶豈謂遭家不造俾國多艱念主上之播
遷歎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

宸之重晃揆神異乞叶禎符是用師錫僉同天人交岌金枝千
崇独惟一本之向陽玉水万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関封鏈補負
水憑山閣卡雖屏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匝王自有仍三譲三
推孝丈末于代邱情克励于胆嘗薪卧碧務先于泉運火燃保
四海而非狱王天下其吾見汝残等沛泱餘生運逢盛本悲己
深于棋拳春思動于闈照朝工国之麟圖嗣僅有光亦祉欤
高皇之苞穩竹將從芙米陝伏顏持危以慮空耻無忘世德作
求永蒙懷安稱一新居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興盈回東西
南北之人心也秦晁陽大捷想廿時胡運不過腐鼠孤雛計一

撓
皇輿停處道鱗菓亂云、答云孤兄瀋院公欲定於本月
初七日為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指同謀共圖恢
復仰慰 高廟暨典酬 功孤必不斬
閏
六月初三日、御舟次水口驛
驛乃古田縣地為入省之咽喉先時驛進具有坐駕大船敉候
廷遣水次 上卻不用惟眾民間所用之船僅載數人者官眷
咸隨在焉不張綵幔不設鼓吹崖傍觀者皆奉手加額以為
聖德之儉素如此則一意休恭吾民其有瘳乎
太
子太師南安伯臣鄭芝龍迎 上於舟次接見傳諭各官俱候

登驛朝參

上登驛召見在任在籍臣二十人賜坐賜茶

時 駕臨該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四拜禮唐濬護抑

賜茶兩拜傳諭各官暫退仍御接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

臣鄭芝龍靖ㄙ伯臣鄭鴻逵巡撫都察院僉都御史臣張肯堂

閩廣督撫臣劉若金巡按監察御史臣吳春枝兵巡道臣羅萬

爵福安修道張夬分巡道臣王孫都司僉書臣陳鑽臣王承恩

在西者戶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通政臣馬

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尚寶司少卿臣鄭昆貞四川按察

使司
按察使臣曹李儉科臣陳熙冀臣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
衮時鄭瑄馬思理曹李儉俱在籍芽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來
芽素服待罪　皇上寬仁憫其不得已之故有　旨勿問而且
欲丞用之云
西
諭省城行在閩撫任布政司但一時官吏撥椽并修理未能猝
辦暫于總兵府駐蹕各宜仍旧勿得營造致滋靡費隨　諭銀
從椒出　御用利銀一百五十兩除淮揚迎撫　選除在途搞
賣買辦外即先修葺毋要之施勿取諸民間可也
時有敗泳修理　王宮大縣銀四百兩小縣銀三百兩者曹李

位封南安伯鄭芝龍言仁爲仁聞王政之先豈宜屢篤未賜而
先派多金修理是播傷風于下里也不肖有司藉此而括庫藏
科百姓增羨之謂何而彰其過乎芝龍以爲然給示禁止之
首以何楷爲戶部尚書
同日奉令諭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出之
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尚書得人茲爾卿在
廷即僉擇其可者于是咸奉臣楷、力辭曰臣尚有罪俟明法
誅戮焉敢有茲重任叩頭懇避賢者　皇上以奉出諸公俯答
其拜而堅欲用之又曰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河

南道等官俱屬要緊可即推之

上

諭吏部以天步方艱餉為兵命户部重任得人甚難蘇特向允
在籍文武公本户工部左侍郎楷廉而能計銀以識微孫于案
積乙亥親閱即抵衣服其佩換垣危難伏義之人也于直言
敖球中求之古人或說孫本為範掃署既不可責成今又時刻
惟待不可擬模定于監國之後何猜陛户部尚書即日到任理
事不可刻後慎勿再緣致誤急務該部即會同何尚書確議採
推先捉福建清吏司郎中一員使以至堂行事餘俟再議併移
部即推攝文選司郎中事一員此吏户兩司即速錄户部堂上

官似尤為緊要
命巡撫都御史張育堂速鑄大小衙門印文俱以行在二字置上
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為翰林院待詔尚理康覽書籍事務兆熊字
劍葛福寧州人歲貢仕浦城訓導聖駕入閩即為扈從後出使
温台 上稱其真忠如金石真清如冰玉云
是晚 上命于水口驛下閱泰山廟誤推各要緊衙門職銜亦有
未及閱而不與者次早至芋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午時 御舟次洪塘登岸彭擇入城監國乃暫憩民家庭
撫輔誌市不易肆人皆以為天子來更靜于縣官云

戌時奉　今旨云孤今監國閣省遵照　祖制奉用閣部等官虛心听納惟慎惟公除不忠　先帝　皇上負國害民者槩不敢用外藩院諸衙門既会議擬賞即允所啟分別拜事还職何楷先資陞擬另有旨了

計開　内閣旧何吾騶　將德璟　黃景昉

新黃道周　朱继祚　丁魁楚　戶部尚書何楷　掌礼部右侍郎刘若金　兵部右侍郎張肯堂　李永茂　協理戎政右侍郎陳洪謐　盧若騰　刑部左侍郎鄭瑄　曾櫻

工部右侍郎周汝成　都察院左付都御史掌院事張肯堂

徐世蔭　太常寺少卿掌河南道御史吳春枝　浙江道御史黃錫袞　雲南道御史郭貞一　通政司通政使馬思理陸懷玉　吏科都給事中陳熙昌　兵科右給事中張利民　太常寺少卿曾季佺　光祿寺卿林銘鼎　欽天監博士謝堅　黃漢白　吳太音　鴻臚寺序班楊廷瑞

初五日，勅司礼監傳諭：天氣炎暑，公件票各啟朝者，不忍遠具奏試，但況粱從爾便，大小御諫并在任文武俱作一起，先見叅貢生貢百姓作一起，後見俱止行一拜三叩頭礼，續到者免朝

福州府知府熊經奉啟恭請免疏袞龍各式詔司礼監察發龍袍

衮服人等速造冕冠着照依會典

令諭司礼監 帝王御用袍服為先内監之員輔官必係隨駕承

奉官鄧全着陞尚衣監右少監管理冠袍帶履等事奉御劉登

着陞尚膳監右少監管理上用生熟膳羞等事務兼理行宮雜

事併承旨傳外衙門知道

令諭司礼監今定行宮門外承旨傳事官四員張鳴鳳張玄度該

監再將隨行忠實可用之官再定二員并接本官四員尽与關

散官銜吏部議啟即日受事勿悞

太常寺少卿任會李佺 朝見進啟一通 上目之曰北海内宿

儒之孤在唐國聞名久矣茲幸在北得見以慰數十年景慕之
意国賜生賜茶
披剳佺啟內三款一為福建解京錢糧俱宜屬兵餉項下祈
勿他用恐妨不從一為礼成之後即宜遣請々伯鄭鴻逵抵
閩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一禁戢逃兵沿途搶掠害民似
宜急諭逃將令其識認部下之兵收拾入伍示以欽奉優卹之
意暫紓民患三者皆实着可行故特隆眷顧云
上傳礼部初七日入城監國先祭告　天地　太廟　唐國宗廟
俱用太牢陳設簠簋籩豆如礼仍擬恭代祭文三篇捐礼部臣

刑右僉照会太常寺少卿署寺事臣曾孝侄撰述陳設俱遵

旨行

初六日令諭布政司速造諸祖牌位設立太廟

令諭曰自古忠臣孝子未修居室宗廟為先今孤仰瞻孝陵不勝愴痛既議監國于茲必先祭祖方敢擬改建于該省擇一公所廟回行在太廟以備届期行礼

臣謹按周易云享于帝立廟萃渙之義也此本關繫不小

初六日是為入城暫以南安伯府即舊督府為行宮百官慶賀如礼百姓焚香恭迎欢声載道

特授貢生薛瑞泰司經局正字職銜

瑞泰字幼安侯官人熟于掌故大中丞嵩宇公仲子也知上稽古右文以家藏御覽玉海太平廣記資治通鑑各書計五百本有奇疏献之勅授此官旋以年老不願仕進錄溫旨答之云瑞泰以喬木世臣之家敦礼義廉耻之節在閩巍然如魯殿灵光所進書籍雅体孤心如此京職原款恬欢靜不准錄仍候登極後即行召对全孤受重老成之意後特簡頒詔書于福寧州回值安餉不足又捐助五百金獲進翰林院五經博士亦異數也

廖製稽神戌 攷儒林 三便覧序

戎政文曰、孤惟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責人臣以無私芘
直不入司馬門天下始得真將之用將真六軍之命安矣蓋文
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靜也譬之身文胸而武背也文背而武
胸也分則体用合則一身文蔑武、蔑文、亦乃不能独立矣孤
故曰、文蔑武自蔑蚤国家之治必文武和於上始兵民和於下
不然、立敗之道也文之蔑武而與曰瞞曰凌瞞曰賢才也凌曰
節制也皆大誤也皆　太祖所必誅也抑文之節武宜也非過
也然必節以廉制以礼廉服其猛心礼馭其悍氣也自尋常之
將言耳右夫唐之郭李宋之岳韓我明之徐常今奉孤之兩鄭

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大不妨專擅；不妨不待，皆能自師
其心。比天地間之閒氣。必有為而生也。餘則必待節制而為用。
全其心腹。節制斯正。不然，擻而決裂之。祖宗、社危矣。目今劉
并滿天下。上失主權。下戕民生。奸臣之尤。其足食乎。詠今偽侯
而真是求。真大將孫不難親拜而授鉞。都立見孝陵。復南東澤
国為半功。再復西北一統。根我烈廟深讐為全功。半則以徐
稷固根之。全則以邳汾湯淵之。王公豫待之功之全半。詔列甚
明。惟我天下矣哉。速凋自勵。式政剋飭。文武吉甫。即付孤之切
望。成張中興之烈也。

稽神文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不独出於帝王。必与文武之賢者共之。始于得賢將相、終于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夷服矣。然歷稽世道之汙隆機握于帝王之宇量。宇量必包乎天下。始可以總統乎千邦千官。當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安矣。帝王量狹矣。一統必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孤故曰量神物也。狹大之間。安危決矣。可不慎哉。量既容。始能用。彼声色貨利。同帝王奔走天下之大用。而不可自溺。所謂容也。量也。漢不能容。王終于霸。宋不能容。強終于弱。然必識在容中。如日月之行乎天上。不容則無矣。日月何

出和張汝田帝王量友則識亦高識。高亦用舍公明。又何有乎
東林門户。親党禹党之紛、訖。嗚呼三党成。備安知四党成。一
隅矣。目今　孝陵吳張。孫心泱血千百。閣監閭閭首創設百司。鈞
率東而來己。官不降以惟人。焦勞晝夜。惟是求。臥薪而望
孝陵。嘗膽以圖一統。真量真識。四方共鑒。叁洪武二十四年分
封唐周。　祖訓命名詩曰。祁曆協銘周。往時未詳。于今有悟。我
天我祖。既預兆之。敢不孜孜。欽敬天法祖。與我文武。誓復旧疆。仰
答我　上帝之麻命。爾經綸刻刻。一哉王心。万國臣民。傾來以
聯姿共酬功。信如於此。語意神妙。天下亮之。

命參將金鋒齎捧監國敕 敕詔書宣諭金廈
敕諭吏兵二部起大學士蔣德璟于泉州
敕曰今 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務必得匡贊之臣始可扈從
汝式命任吾守燮理之重務原任輔臣蔣德璟簡重于先帝久
欽其經綸、況李博古今、度具忠亮著以原官起用佐理著新授
行人張廷楝星速敦聘即來行在與朕分憂云云德璟以足疾辭
復答云、卿完才偉度、海內具瞻朕昔在藩聞之國儀方廣德尤
悉、先帝簡任既至朕實眷倚舊臣 南京之召未赴是卿進退
節全、朕雖異昔明主、聖志自信清我 廟陵焦勞倚望於卿如

經昨盧傳卿奉召至朕書而不寐適諭侍臣不必拘套即着速
至便殿召對既而寂杳朕心惘然朕望卿之切如此乃復往返
動淹旬月詳奏一到大恐(悉)朕心足恙未痊自有休栽之法經濟
名臣望不朕頓朕誠薄德迓念　高皇定不准譲十日之內斷
望卿到慰朕至懷

思文大紀卷二

中外之武臣條恭勸　登極乃于閏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于南
京

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皇家末造遭茲閔凶又閱月於茲矣天下
勤王之師既以漸集淵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亦漸有次
第朕方親從行間鼓舞率厲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
之義貴於立君寵綏之方不于天作時哉弗可失天定靡不勝
朕自顧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　上帝又慰　祖宗而臨安孝
學尊攘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水朕敢不黽勉以副衆志而

懇群黎朕稽載籍漢光武創子嬰之後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
是年為建元、朕誕膺天命昭烈開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漢
中即以是年為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報應之中豈利大寶亦
惟是與其執言懲戒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即以是年為元年
共承天明運定鼎功臣悉以次第進爵行賞分茅胙土稱侯賜
復以勤勳慶其明運定於守正之忠亦以次進級別需表章孝
秀者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使給衍府在川見神除淫祠外
皆還正官精擇祭告以示朕纘緒為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
以是年為洪武元年頒詔於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時于行在爭

門外宣讀詔書使民聽者數千人、先是五鼓 聖駕自督府
移入布政司、燈燭輝煌、軍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觀者如堵、平
曩鄭芝龍、戎裝騎馬、行于駕前、定清鄭鴻逵、寧禁軍殿其後、至
司、即入行宮、百官鵠立、始聞環佩之聲、寅時上用袞冕主服升
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三叩頭禮、繼又行二十四拜、爲亦海濱一
曠觀也、

改布政司爲行殿、廟鼓樓門爲行在大明門

謚唐國 高曾祖考四代、覲上洪號

以按察司爲平ㄥ侯府、都司爲錦衣衛、鹽運司爲通政司、巡撫部

門為吏部海道衙門為戶部提學道衙門為都察院稅課司為
南察院餘各官皆祖民房受事一時創制耳目更新

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少卿徹攝知府事
益以龍飛首郡比順天應天承天之例故改為天興從吏部主
事余颺之請也

七月初六日誅清使馬得礎

改天興府學為國子監
先是辛巳颺風壞學宮郡人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修茲
始落成似有待 聖天子來禮先師為中興國子鄭澤等准貢

八監為思理加陞一級有差
設五城東西南北中巡視御史兵馬司知之
旌表錢塘縣知縣顧咸建死節
諭司經局正字薛瑞泰搜訪遺書不論新舊批點藍硃至十六朝
實錄尤為要典者爾尚心孤不負此懇款
勅諭文武臣民朕今痛念 祖陵痛惜百姓狂奔汙我宗廟室
我子民淫掠剃頭如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勵烈誓擇于八
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御營中軍平虜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
定虜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尚賴文武臣民勇力智力

謀冨才能同報　祖宗以救百姓有功者朕必重報再無食言

特諭

今日發出安民告示一道司礼監太監龐天壽傳諭行在合用物件惟以儉朴為本有司官不得逢迎阿奉以害民生

勅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繡洒線絨花帳幔被褥止用平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

成朕恬淡愛民至意違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

上長齋布素日與大臣講求政治于便殿性喜書籍披閱不丙夜不休

御書自叙云朕始祖唐定王　高皇帝二十二子母李賢妃出洪武二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之國傳子靖王早逝無嗣弟徙為憲王、長子悼簡世子早薨次夭第三子舞陽王襲封為莊王王子成王以穎昌王進封世子襲王無子二弟淅陽王亦绝三弟文城恭靖王長子入继為敬王追封恭靖為唐恭王、继统三十余年壽七十一歲蒙　世廟存問于順王順王子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万曆二十二年封世子長子即朕也家庭多難端不悦裕在内宫宅母毛娘、生朕于万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中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有過身麟錦之祥祖不悦而生

祖之母為曾祖母鈕祜祿氏之八歲延師僅辨句讀十二歲曾祖母
薨祖師謝將朕引父入禁籌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朕二十八
歲尚未報生為崇禎二年二月父為叔鴆朕誓報仇賴有司之
持公天啟心于　祖考請于　烈廟奏勅准抹本年十二月十
二日祖考亦薨朕乃本襲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
一日請婚七月初一日挑選二十日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
十一日見部[illegible]使四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廢之命責朕
以越関搜斃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高墻五月大病中宮官
對朕十二年朱大典請宥十四年韓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

請寬史冊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即另議覆而有三月十几日之事不及全受　先帝之恩矣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分四節一節二十八歲為家難二節自二十八歲十二月至三十五歲為治國七年十一月奉諡三十六歲至四十三歲八月皆高墻圍禁八年事為三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事也

礼部尚書翰林院學士黄道周至自衢州　工次懸即日召对便殿談恢復事逼稱首譽之曰真朕中興名相也隨即拜大學士

入閣贊助机務

永定土冠王故光王中慶王鳳來訪發

時因南京國變劣生叔光家遂聚亡命數千往攻大埔等縣四邑錦風寨地亦去城三十里而陣又聞武平火宗勢甚熾張知縣徐可久練鄉勇及保甲用間設奇且擣其巢擒斬二百餘究解散叔光僅以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三錢

勅下閣部大臣及府州縣各官屬凡有清字俱去水點聚用青字

以清國號大清　工不特惡其人亦且不欲見其字雪恥復仇之意于茲可見

廣東大埔縣流賊万人令攻圍永定縣七日以知縣徐可久有備乃

引去

勅禁各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関

士英在金陵賣官納賄顛倒冒奸、三尺童子咸唾罵清至金陵

奉圣安駕同行恐遁[illegible]人奉慈禧太后至杭、人不

相容恐逼又棄去往撫[illegible]下將士數千奔逆各處方圍

安米大典成數其悮國[illegible]逐之間　今上即位閩海之

謀入關乎、使卿是包素與士英者以其不即降清而丞、求

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

上下其議于廟堂，議云：士英盡國償師，禍延宗社，搜权衲賄，怨
結生忌，眷私兵以致兇為亂■泰。於國門擁天子以出，居遂貴君
于中道。隸首言之，悞我聖安皇帝，悞我慈禧太后，蒙塵播遷，罪
在天下，當為天下之所共誅。隸今言之，不恭隆武之朔，不請蒙
將之氣，矯虔狼戾，罪在吳輒，當為吳越之所共討。今江右有爲
兵，眾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患，登相金聲桓亦旧與竹斷聞
悠通。士英若能圖功自贖，以照人收滇兵為功甚易，以爲兵收衆
賊，奏劾非難，尚有桑榆之照，略寬斧鉞之路，亦諸臣所以曲矜
天心、弘聞法網者也。上以為然，故行文于各關，凜奉稽遵。

以李世奇為左春坊左庶子賴垓為右春坊右庶子俱兼翰林院
侍讀

十二日召對永勝伯鄭彩于便殿

以唐王某為監國鄧王某 為協守改都察院為唐王府察院為鄧
王府

命工部進御前令箭三十枝備親征用

親征駕出芋江以父老遮道懇留不得已從返東興
讀者咸為謂國家之恥在此一舉盡江浙二省仰望王師急如拯
溺救焚遲出關一日則人心一日乃解惜哉

特設儲賢館以蘇俔生為翰林院李士尚理其事

皇上求賢若渴之念始見于此雖館中考課無虛日而試伏似

玉魚目混淆所收者多羊質虎皮可慨也

殺貪酷浦城知縣施據中有罷職之欽象以罔官扶隊遂至極刑或有冤之者

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鬼攻破武平

時城內西街猶在演戲有奸痛細打口號三聲賊遂攻入百姓自

相殘踏而死者不計其數

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原任大理寺左少卿詹兆恒上饒縣原任廣

西南寧府知府楊閒也上賀表推戴遺旨答之

二十二日以大學士黃道周映路江西救徽援撫

援輔臣海內人望乎所欽依清節忠猷天下無兩當其抗疏責

楊嗣昌時已扶兩間正氣惜朝廷未大用之茲雖有推戴之功

宵小用權議論多妹未能一日身安廟堂之上適江西義旅響

應故有是命雖所以重之實思所以去之也輔臣慨然自任曰

主君以救民吾之素志如是今皇上親征在廷郎分道而進滅奴

復仇機会雖失我為大臣寧惜以身先之屢敗人心有知不至泄

、也當時兵餉缺乏僅辦一月之糧而仗數藉輔臣重望鼓舞

天恩有心豪傑識者早知時勢之難一去不復返矣

加鴻臚寺序班趙士超兵部職方司主事赴黃輔臣軍前監紀士超字封卿閩縣人祖崇正統初拜授中書英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工部尚書後以封事賦歸歷一子世襲實世懷忠義之心故士超雖為諸生夙有才幹輔臣一見深相器重故特疏薦之士超見兵餉告乏遂傾餘資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偕行其父璧官防海參戎極力贊成不違其志亦足嘉也

八月

初一日命工部所領元殿樂器如式造用限十五日完奏

工部尚書鄭瑄上言樂器繁多錢粮缺乏閩南匠拙難以猝辦乞將丹立親征儀仗三分之內酌用其一以仰体 皇上樽節德意 勅從之

初二日 天壇齋宮享殿擇吉上樑

初四日頒新刻 皇明祖訓及御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于各郡王鎮國將軍以上賜白金十兩

初五日令天興府鑄户部十三司印信

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之印

原重七十七兩 該司職尚錢粮印務繁多篆文用久朦糊失真

故命礼部重錄多一兩四錢五分

初六日命中書頒勅書一道旂牌八面于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鄭

芝豹

命礼部頒祖訓五十七本于內閣六部科道諸臣工務令熟記遵

行俾聖謨遠揚遐邇再新一統河山始不負朕恭刻祖訓之至

意

按大學士林欲揖等謝表有云聖祖開天方策秩百王之重神

孫繼統光炎增憑琉琰之重用孝作忠昭武嗣服以守為創允矣

中興恭惟 皇帝陛下天符握赤聖學凝玄煉五色石而補蒼

巔白水啟兜城之篤起半壁天以息龍飛黃衣耀閩海之靜世
統工僭高皇併道統亦同一揆治法遠紹開代即心法可以万
年、剝戎　祖訓一書逾賜臣工百職戎治內戎制外篇、莅笈
琅函若歸訓若經文字、尚閣軒豈虛承布德自宮禁以逮黎
率杜漸防微由藩封而及攻麻煌、眾大册暐、洪謨几重方且
率祖以攸行多士亦用東文而觀德化真凝只朝之永命而肇
一統之洪麻者也臣等念切愚衷自慚文獻圖呈金鏡欲勤箴
現政要之編名金全玉書罰陋汾水大風之歎伏願聖不自聖新
又日新同時則風声為律而身為度得意忘象口成文而筆成

書則訓行且通臣民而顯承益光謨烈矣云、

勅錦衣衛堂上官因家新創禁門啟閉一以更定漏盡為期翌日、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人其直科抄疏諸臣許各帶十人鐘鳴之時俱于午門外伺候如有青衣小帽襍於班聯之後或借用借戴冠帽者即行拏究各官避短爭執者并究各官應帶牙牌工部察完

勅工部修理殿後垣墻低缺處以肅清禁地

賜靖々伯黃蜚銀印

時浙江塘報、嚴任湖州、屢被逆寇、故以五軍府印未合式、即改造

賜之文曰靖厶伯印
發恤民庫銀三百兩再鑄隨征六部都察院印七顆著中書分頒
換回舊印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曾李佺詣 文廟供辦陳設各項
事暨恭進祝版候填 御名至期遣大學士行禮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璣恭進 二祖聖容暨勳臣六人真像 溫
旨答之
秋八月戊子禮部請例應致祭于 大社大稷異壇同遺 大社以后
土句龍氏配 大稷以后稷氏配 太常寺恭進祝版 親填御名 祝

文曰嗣天子未敢昭告于太社之神大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祇
發生嘉穀粒我蒸民万世永賴時當仲秋礼展報謝謹以玉帛
牲於粢盛庶品備茲瘞祭以后土句龍氏后稷配神其尚饗
于州土收兮造化功為民主命兮當報
一樂章迎神廣和之曲崇民歌且舞兮嗣盍、洛足率戚兮陝
送迎想神之來兮拜鳳
氣氳氣台兮物遠蠢民
生欽當得昔兮拜年登初獻壽和之曲之立舍兮荷攸予村玉
于舍樂舞兮再林醴頌神脇
帛兮獻徹亂初拜亞獻豫和之曲
醒厚兮氏福洪格兮單民厭思以續、兮更
洋、戩思李終獻熙和之曲粗陳徹礼兮神吾將狼然綠竹兮
兮拜祥光樂舞穆類祥普降兮避还玄馬民
奉主兮氤氳氣氣兮祥光搖龍華風肇兮駕飛
衣安慶送神安和之曲振遠樣稽首兮去何玄民福苗兮時雨
林杰蓋兮詩瘞太鳴塞學舞兮戶鏗鍚
隨望瘞時和之曲
思神納兮民福帛予舍稽香兮謝思光時以

大雨故只具翼善冠服宮中遥拜命定々侯鄭鴻逵恭行攝代
于外

太常寺奏 聖諭於宮門設鼓一面 如遇祭期鳴鼓三通以示諸
臣齊集排班

欽天監恭擇十八日丁酉与 圣誕壬寅乙巳丙申丙申丁与巳
合乙丙丁相会為日月星三奇炤耀大明之象允宜 圣駕親
征大張九伐

着礼科給事中陳履貞去郊外欽迎平夷侯鄭芝龍問其途中劳
苦准休沐一日即來勤政殿召對

命礼部造承旨發行科部條記一顆与錦衣衛正千户廿加一秩
　承旨房辦事張鳴歐
蓋以發本承旨慎密所宜木記原不足用也
以兵部右侍郎唐顯悅協理戎政給以勅諭関防
欽天監奏進隆武新曆勅下礼部速刻頒行
　回例以二月進曆十月頒朔
惠州流賊袁王總残破武平上杭二邑撤平ム寇　侯標下將官黄
廷箕領官兵二千八百名前往協勦仍勅撫臣刘柱國相机剿
庚毋致蔓延事平之日破格酬功

十一月東太子少保礼部尚書翁正春孫界進伊祖所藏国朝実
録一部自 高皇帝起至 穆宗荘皇帝止計一十二朝
上御門親餞太子太師肅虜伯黄斌卿授以印剣旗牌勅書復賜
以銀幣一時文武羅列郊外餞送軍容整肅观者夾道復御製
詩送之曰朕今俾仲大義卿任董恢征寸心違 聖祖一德壮畄
京将康天地祐恩遍事功成終始封労報君臣共治平如此隆
眷一時罕比信矣君能将、、不知将何如将兵也
按勅書有云一統不全即朕不孝三呉未復即卿不忠所望
我孝陵灵墙如見可憐我百姓渴湯火曷歸其所以朝望於武

卿者至矣又被賦御使餞午門時定〻清侯邵鴻逵解所束玉
帶贈之不負君父不負朋友爺其在斯乎
差官齎欽賞銀牌勅書一〻賞泉州府推官張若裁一賞福寧州知
州徐丙晉
發手勅与吴江縣生員孫久中往訪旧漕撫總督路振飛按詔內
第十二欵有守固思官路振飛訪察奏遇日夜思念非僮一時
豆粥麦飯之感坎久中以昔曾隨其寓於洞庭蹤跡可據頓往
訪之〻
汀州府瘟疫盛行又值兵亂詔道臣府臣撫恤之

十二日工命錦衣衛堂上僉書陳續選大漢将軍二十人以備郊

天大礼用

月給米五三石紅盔紅甲快靴服色銅金瓜鉞儀仗俱着工部製

造

十三日册立皇后曾氏

詔曰朕惟乾坤合德風化之方圓攸在日月儷降生物之健順

斯彀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 祖廟裕後昆建極於万方者也

朕賴文武臣民不忘我 高皇聖澤功進紹统中興于前閏六

月二十七日卯時即皇帝位於天興府南郊恭即祭告 祖宗

謚唐國高曾祖考四代，祝工洪號，後即於是日，謹遵祖制，欽命
朕元妃曾氏為皇后于宮中。頒念時事倥傯，冊寶冠服未備，同
朕登極之日，雖加 中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草率而
行。於是申令禮部，爰稽舊章，擇吉日於今日辰時，朕親御冕服
祭告 天地 祖宗，御殿，遣去勲輔大臣平惠侯鄭芝豹持節
定清侯鄭鴻逵、內閣輔臣蘇觀生、朱繼祚，各捧冊寶冠服，立元
妃曾氏為皇后，即於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昌府、李康庠生
員曾文彥為吉水伯，后母何氏為吉水伯夫人。皇后自十九
齡作配朕躬，荷蒙欽宗皇帝于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陽

試侯錄淶兵科左給事中許世苳持節捧冊寶封朕為唐王封
皇后為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來皇后忠貞淑與朕同患修行
朕性時有過舉皇后婉贊補益弘多至同囚者八年割朕身延
朕命皇后之賢達不愧高曾向孟近無忝于孝慈祖后朕今恭
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為天下根祖之君父皇后為天下忠君之
母儀朕托內助於法宮併示懿範於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
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大臣其明數五教播劃四三從四海同
臻王化之萬國共仰皇風華夷遵唱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

十四日百官進賀中宮表

百官命婦進賀 中宮司礼監着內臣礼官引進在行宮外候

皇上到鳳輝堂升座請旨乃允進宮于內勤政殿依序行一拜

三叩頭礼各四拜殿才到內太和殿朝見中宮一品二品賜宴

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停

命擬齋林遠差恩命官銜十四條吏兵二部照銜連与題授

賜平夷侯鄭芝龍長子成功姓朱氏以駙馬体統行事

下邵武府知府吳文煒推官朱健於獄

初工未至閩建昌警報危疑朱吳移家眷出署後彼此不和至

相揭出上以其為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反至倡亂罪不可

原吴殺而宋[赦]

廣信府知府鮮立敬碎牌拒敵鉛山縣典史周寅生死守孤城咸

有勞績加級銜以寵異之

謚翰林僉事郭應響為忠烈再贈太常卿附祠西郊二周忠烈祠

勑礼部造靖夷伯印一顆賜方國安

追謚李士聞安為文端少卿李習為忠恪

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之請之

午時勤政殿召對潞漢王并諸子及秦新王四[拯]

議行保甲法

閩縣一百零八鋪候官一百三十二鋪令各家自備利器以戒不虞并互察奸宄逐鋪換補柵隘十家設一備水具以防火患張肯堂為巡撫時嘗行是法茲再申嚴之也

給監軍兵科給事中陳履貞旗牌勅書

工部營繕司造　寶纛一座中備文曰天子之命

勅上將操臣吳春枝速移駐邵武以羅探虜中消息

時傳虔撫李永茂先具一舟搬移家眷暫駐粵東境內且與軍民不能相安訛橫日閧宣言賊至之日反戈相向閩臣林欲楫

宋徐祚覩境生意以為言令吏戶兵工四部会議度支吏部尚
書張肯堂工凱叙之尋得溫旨
著文昌王府教授栗人龍貫榜文往浙直等處便道曉諭仍賜以
欽差職銜
令兵部馬上差官星夜催永勝伯鄭彩來作速督兵赴虔万不可
刻緩時錢由漳州上汀州出南雄以救江右
欽劄部劄准一如數給与永勝伯鄭彩部下將官大小共計九十員
名
台州府吾潘不受詐相見康兵

勑諭錦衣衛、有軍有尉軍則其中先選旗尉二千五百名爲擎捧鹵簿所謂王之爪牙務要人、精壯其衣帽俱整齊兩京制度併分中前後左右五所、每所五百名、每所設正副千戶二員、每百名兵設管事百戶一員、仍差百戶二員其南北鎮撫等官定文、請仍察炤兩京全設定制條奏斟酌挑選四千名督練成一勁旅、名曰錦衣衛禁軍、凡朕親祭壇廟、一切出郊遠近分守宮城等處督捕更分作五營、每營八百、設正亞營將指揮二員設千戶四員、每員管軍二百、百戶八員、每員管軍一百、每另定名目、曰大管旗、每旗管兵五十名、又曰小管旗每旗管二十五人名五

名中立一伍長以次統專捴于鄭芝豹、鄭廣英督陳佐練之官
該衛捕官及十堂專管上掩旗尉之事、其禁軍四千立令于各
堂官、行屬札、惟有錦衣衛印官則兼管錦衣軍尉、其佐練之官
則又管軍不管尉也、其五營、名曰錦衣衛天武中前後左右營
每營正將、給與關防正千戶、給與條記、其文曰錦衣天武中等
營關防、曰錦衣天武中等營一戚二戚以至八戚等條記、一百
戶之軍名之曰一戚、旗尉千戶、亦併給與關防、其禮部造關防
自隆武元年八月初三日起、亦定天地人三字號、天字號關防、
文武一品二品用之、寬二寸五分、長四寸六分、厚一寸、文用風

頭直柱紐武用獅頭直柱紐、長四寸地字號関防紐長三寸
五分文武三品四品用之寛二寸長四寸厚八分文用如意頭
直柱紐武用釵頭直柱紐人字號関防文武五品六品用之文
用圓頭直紐武用方頭直紐寛一寸六分長三寸五分厚六分
紐長三寸自七品以下則俱止許給條記條記之式亦分天地
人三等每等紐式及長闊厚俱比関防遞減二分此後礼部鑄
造永為定規著為令大小文武内外衙門均、欽遵有踰尺寸
分者定以違制論罪

派
衛軍守禁城七門、西南二門緊要處各派七十五名東北二

門各派六十二名共楼湯水部三門各派六十名每門各設一
百户督之而以中左右三衛指揮輪季統轄務令晝夜巡防并
不時察數巡視委之巡城御史如同初差御史給事中往來巡
視外
嚴州紳衿起義師傑清都司林棟請督自練鄉兵五百名往援其
弟同知林卣本　首提兵援嚴亦見急難迫閩嚴郡有金户等
軍聲已振林棟所养鄉兵果否精壯着兵部察實議給粮餉衣
狀
勅諭肅虜伯黄斌卿君臣字信若真則在近有如父子天倫之喜

在遠更有本目身進之戲卿今遠去朕亦見卿之親人迎朕左右功成且帶礪茅土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蔭而不與卿予卿兩表准即借襲金吾卿子二人朕為改與欽名長曰世潑次曰世熱以兆卿家世世昌盛為我中興世臣之意拔識卿前人先以侍功叨世蔭旋以水師戰功叨世蔭茲賜工方欽令統水師八月初二從福專去寧紹金衢等處合兵進勦妖援南都因其懇請移蔭故有此諭

勅汀州副總兵陳秀援南贛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庫現在銀一万兩准給陳秀召募務令兵精餉足以益金湯

撥恭將周之藩所領兵一千五百名即日到汀受事進勦武平
加陳秀揔兵官督鎮江西仍從定清侯差官催郭熺速剿淮以原
銜加一級與陳秀協勦
給勑書一道、旗牌八面、與掛□海將軍印左都督陳豹、時鎮漳
泉與汀惠潮六府戮力行間、非此無以重事權而聯臂指蓋定
清侯鄭鴻逵為之從（係惠）叟也
以兵科給事中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軍、後命兵部多咨劄付以
為家玉鼓舞人才之用、不宜太、亦不宜濫、則人視之太輕矣
且有甚於太真煌、天語也

時上駐於是月
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右先鋒永伯勝郢彩純領大兵躡彩閣接應
庚撫收拾撫建哥慶為妖僂要眷以彰天誅
時益潰圍而出因家兵之偽恬不知怪建昌逆為賊有南豐
廣昌亦献册投降撫臣李永茂具疏認罪且言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
万拓地數千里已至荆岳楠臣風音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
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建贛始達星沙
若不急出劲兵救还建贛為通達湘楚之路使賊得蒙二郡而
據之則騰蛟隔在異域即有强兵壯馬廣地豐粮聲教不及何
由為陛下用乎一錢千鈞所關極重惟勿以臣言之瀆遂棄天

下之重也故決意師出杉關
派定执駕官員三十名仍令工部多添石青翠色於天幕上始得
翠華之容
原任巡撫鎮常蘇松沿海地方暫理粮餉督理靖虜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臣楊文聰賀表有云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禄
八郡與疆大普八紘之域正值隆準之伊始寧云叔運之方終
慶洽華夷歡騰朝野蓋自統肇神光以陶唐為祖功開神禹
还從明德與基淮水戈横宝叙直開新日月滁陽啟指鉄衣重
換旧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櫛風沐雨屢世辛勤三百年德

澤在人心已于商周咸謂過之十三良宗太阿孫已乎賢于堯
舜不亦遠乎兵農礼樂本朝之執則實謀內外華夷大明之疆
界自然時當末季邊防撤而胡馬渡伐陰山禍至邊郡朝政濁
而乾坤墜乎上國托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主入奴之
悲兩京脊賊王綱掃地帝後在天慈蓋伏遇　皇帝陛下乘乾
御宇撥亂救民万載瞻依兆協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騰服祥起
赤符帝子之尽日生滄海浴玻璃几万里而神龍出雲模武夫
開錦纜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天崩翻圣水戎至于六宇無民
雲興霞蔚過錢塘回之而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

至孝至行周文之有敬止似三犁修道婁穴向北揮鞭如百川
爭赴谷王在東立極黄龍痛飲腥羶掃淨北周武王之甲子更
自非[昭]明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乙而於今為烈臣贊
本篤駘之賤謬司虎豹之關然志本假歸子孝之推未墜奈天
不祚溪曹沫之恥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賊頭南走越
雖寸心既枯枕不死頓隨馬足北奔狐況春從天上袞衣曾錫
翠雲裘香自日邊殘食共分青玉案當茲彌天負罪賴宽之待
以不死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佯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極而十
行俱下喜深而五体齊攝伏願乾坤再造水犀百万下蛟門南

此並收羆虎一声还鳳闕采薇作誦慶中国之有圣人天保兴
歌即外夷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為有道之長永福永康自
此質無穷之曆矣云

思文大紀

十五日、上于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爲回升殿行常朝礼

十六日祭告　太廟

十七日禡祭

命工部造大銀鉞斧四把柄上龍頭柄末龍尾鉞上龍吞口、硃柄

画金龍纓柄、用長五尺　一

十八日、駕出洪山橋　鑨正先鋒鄭鴻逵副先鋒鄭彩登壇授鉞

工部先期于洪山橋之陽、搭一木臺高一丈方一三丈四圍木欄

工設　上帝牌一位　太祖牌一位　上先御翼善冠至臺所右

官吉服行一拜三叩頭礼左右侍班武臣各戎裝侍衛先鋒吉服入就位行四拜礼畢趨出易戎衣 上服武弁服陞臺先于神牌前行五拜礼畢 上立于神牌位之西稍前南向鴻臚官賛授鉞御先鋒北面跪兵部官取鉞跪 上命授鉞兵部官承旨立于御先鋒之東以授鉞御先鋒先鋒以鉞授執事者退立于西鴻臚官賛叩頭興 上東向揖御先鋒賜餞光祿官及內官傳賜餞酒御先鋒跪受餞俟 上賦劳畢賛叩頭謝恩興趨立臺下之左以俟 上親御甲冑于臺上號令出征將士御先鋒率諸將士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携部伍建旌旗鳴金鼓揚兵

就道執鉞官奉鉞在御先鋒前行　工解甲胄仍御翼善冠袍

田盔

按是日風雨晦冥甚不成礼太祖神牌吹倒御先鋒又有墜

焉之患識者知為不祥之兆云　天意難回矣

勅諭行在熟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甯戶部侍郎王覲

光既各有遣用府州縣官催粮之責各准以原官同帶吏礼之

徽兵吏某户、亦某兵俱各遵勅行事吳寬交以出征兵部侍

郎帶管出征吏户礼三侍郎事王覌光以出征户部侍郎帶管吏

兵礼三侍郎事張家玉以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户礼三科

事陳嚴貞亦改出征兵諮事帯管出征吏戸礼三科事益軍中
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旨出征吏部科銜各取其便于府縣與
官補官有貪必懲有廉必奉也出征戸部科銜各取其便為兩
敵剋慶催餉令兵不飢寒也出征兵部科銜各取其軍中令知
国法不許一切害民冒功等事也出征礼部科銜者取其若有
叛逃悮国之人真願悔過立功贖死即許以実投真冤実取陥
城即准便宜赦罪録功併胥直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俱得先行
旌表
後奏恤恩併遵有女為順民無髮為難民之命勅也内閣即

以此意各給勅書四道與之
中宮懿旨命司礼監覓女所十名務要選備精潔婦女用價平買
不許勒驗　上竟却之曰不可輕退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
民心
十九日遣平虜侯鄭芝龍恭詣　太廟　宗廟行礼
按会典載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寄須皇帝遣官用牲牢
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核立后已五日矣
二十日皇后　廟見內外執事者俱太常寺備行以內官人數不
多且皆不諳大躰礼也

二十七日丙午大祀天于南郊

先是太常寺奏致齋進銅人　上具皮弁服出陞座傳制以〻日

大祀天地于南郊尔文武百官咸致齋三日太常寺光祿寺官

奏省牲祭分為一十四壇內丹墀四壇日一壇居東向西月一壇居西

向東星一壇居西向東辰一壇居東向西東五壇五嶽一壇五鎮一壇風雲

雷雨一壇太歲一壇歷代帝王一壇西五壇內海一壇四瀆一

壇山川一壇受禪諸山一壇天下神祇一壇仍定分獻官一十

四員

嚴禁水口驛立膳夫名卻令居民津貼

命閣臣宋徵輿現任監試考選推官臣趙最晶助周之變等五員內

臣魯可王進朝專供筆硯

上親臨軒策之

策題曰朕逖稽皇王之道深慨後世之君臣一自悖秦盡掃古

制世道人心為之遞降歷代之受患莫過於群臣朋黨之最大

於今兩京之變二帝之傷皆北之故也前漢之党[illegible]于弘石劉戚

谷杜以文飾欺及四十八万之頌致開新莽之妖党害亦已甚

烈矣後漢之党起於細微清濁分鏢遂有桓靈之禍然後廚顧

及之標是非損益可得而論歟西漢之党同歟否歟唐党始於憲

宗究竟●牛李何別歟豈河北賊更易于黨賊歟唐文宗之言是歟非歟末流至南牙北司各結強鎮以亡唐其可為龜鑑者可得其概歟宋之分黨本于熙寧成于元祐極于哲徽之季然仁宗年亦有戒朋黨論朋黨之紛紜何以其時稱治歟大明開天黨肇于神廟之季東林魏黨門戶為党交激遂變而有如此之痛劾矣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党之名惟在違戾誑謊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罪蓋人主之心急即人臣之党符也逆日在退似猶有不醒之迷歟啟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全文武其和衷而共濟乎且魏璫黨之狼貪橫惡是其本罪名之

以遂吾不稱情乃其党亦快指東林而淺濱始于怨友終于怨
居一隅君後中吳之比肺腸盡去、之、道何繇標本以何為
治、朕今亦曰、去冠易、去党難、然党不去冠不驅也、者矣、不芽胸
中戌説久著此其傾忠之日也、其懷慨直陳以見畝、忍寸晷之
隙工帝臨汝矣朕生至待不其恭承朕命焉
又賦詩一首云、西風開天地山巔眺素雲外物何所有、順此布
惠心出處一致我四海徹沖襟嘯歌亦帝籟溪西吹沄、、空洞
千万古總如寸一其若竹切、鹿遂調在疎林我思將可見畫
当有同心秋日山居信筆

諭儲賢館欽選賢才之號惟召对過然後請提督官具本請明示、

人准用此號入館不得濫用

下天興府通判周價祖于獄

准内閣撰勅書各一道礼部鑄關防各一顆、与撫住楊文聰父子

楊文聰文只恢復南京聯絡浙直、部院關防楊將卿文四、協復

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關防楊文驄給与欽定官銜曰欽命恢京

勦清聯合直浙提督軍務、兼理粮餉、協同御營左右先鋒、招討

勲、鎮合濟大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將御銜四、

欽差恢復南京、協理直浙、軍餉、太子太傅、左軍都

督府左都督
時肅虜伯黃斌卿途遇文驄慶賀登極章疏并徽鎮東伯方国
安總督朱大典東陽生員趙忠據各札与文驄者斌卿為上
之故有是命
勅諭文驄曰尔夙負異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倭相接对深所而
忽數月以來頓成奇變朕在加兵聞尔在蘇以忠于群心潰散
之時朕曾欵賞不負識盟請〻來朕閩関之閩監國登極力肩
危艱誓惟勤民雪祖恥勞晝夜不遑錢塘遇蜀鄉朕以故人之
子待之尤勁鴻遠前後奏朕浙東頓尔先弭未萌之隱害復振

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滁業即欽不以兵部侍郎職理浙東彭坤
亦進宮儆今覽奏賀并詳敘吳越情形則不以子即朕之大耿
小耿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哎之相争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
協同勳轍光清東浙之塵從掃腦安之慮朕上早見其隱定許
破格酬報云
特恩迎駕功進各李生負廉准貢增准廩附准增
時功進有數十名亦有混奏冒名者在部署礼部事何楷奏請
大內當日所收表箋以憑驗功廩增附来歷展酬忠抑䘮于大
典為有光矣後又有以童生而入泮者

副総兵楊武烈守備元介中等恢復新城獲從逆新虜丙偽令奉

旨各加職銜一級以見將士用命之效

命礼部祭議旌表閩縣永南里民女邵楚玉以未嫁室女殉夫足

勵薄俗南北逆賢冠之叩獻姦冠者聞之當汗顔

准逆藩長陽王移入福寧州公館暫安宮眷其一切廩給着道臣王

于州臣徐丙晉酌議具奏因儲匱乏雖不能豐亦不可缺

黄斌卿至福寧工賦道王窮困之狀賢能之兵故准移入

戶部侍郎李長倩恭其委署候色封印不閑覔住水帖口掣鹽以

致百姓輸納糧餉無措可扶後之中救不尤覔生賍銀二百兩

命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林之蕃、聯絡加兵并賚勑諭二旧輔臣錢

士升家臣徐石麒後亦不来代

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下職印武通判陳主(王)謨、古田知縣吳士爍

汀州知府王国冕、奉旨、各官貽私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

不從懲民生何賴、都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贓充餉

令兵部主事徐州彥頒詔于四川

州彥重慶人、初為光澤令、以墨声下獄、登極宥罪、授以駕部職

徵捧詔于役

贈四川撫臣陳士奇、兵部左侍郎、蔭一子入監讀書、

士奇漳浦人字子奇號平仝富于文藝言論侃侃天啓乙丑成
進士當成都破時士奇已交代出城猶罵賊不屈身被百斛磔
死塔前与蜀王同日被難足覘其平日之所存云或有尤其推
好講道踈于軍旅者
建寧府浦城縣四面三十二里百姓保留本縣知縣鄭為虹加監
察御史銜久任以造福浦民有十不可去浦之疏上命吏部察
議後以御史巡仙霞關
詔授晉江縣李生貞蘐峽為翰林院待詔懇辭不受
勅行在吏部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旧輔臣黃景昉受簡先

欽慎弘亮才堪救時回輔臣高弘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即着
吏部補本起用仍着中書舍人陳翔遵旨前去晉江敦聘二輔
臣來
命太僕寺少卿監察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兼責勅諭往江西聯
絡倡義之師并啓事利問外兵部右侍郎勅書閣陛後諭之曰
不必行着類破情面明豎擔當來展忠猷令人指曰如此行事
方是中興之聡為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不是朕親簡之
人不之不善即朕不明不之有為亦即朕善用江民憔悴於貪政
久矣切以朕先教後刑先請後發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

必猷大貪必殺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

根心而行休說識該至論切諭想着記着

勅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苑朕自監国登極兩月政令全無紀載

後世何徵即着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准同協理史事列以修輪

直和衷堂与閣机務以便編纂即日傳行入直又賦詩一絶云

上帝文章在日新玉堂秋粉啟詞臣直流千載乾坤後方見儒

天自有真其篤好斯文出于天性如此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定録

發銀牌一面令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領与本科添設給事中掌

印未作擁揑具直言

以何九雲為翰林院編修

九雲字㬎懐晉江人癸未進士、庶吉士、大司空喬遠子天文行俱

優王兆熊劾其從逆冢侄曾櫻疏荐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承

有品有奏兩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槩牽詆即着滌洗寬情違令

前來供職纂修國廟實錄不得再有托陳不許人言再為誣詆

工

定爲士英為羅輔不可為逆輔

時士英欲入閣有為㘰左袒贊成者、廷議依違禮部尚書黃錦以

為言故定其罪為逆

按太常寺卿曹李徐著有罷輔不可入閣公揭曲盡其議故尔
中止只許其圖功自贖
上游巡撫吳閩礼輯獲奸細一名周元章解京正法勅守關將士
毋得盤詰失時致生奸宄
給各守關兵十一月餉
勅上下游巡撫選練精兵四千以備親征用視兵精脆為該撫功
過錢粮即於所備調用不得坐視
召對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弼于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
以考選推官周之夔為翰林院編修

御批对策云之变此作必竟是老作家多識而勁允堪词林之

選。

以太常寺卿曾李佺為礼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特勅纂修咸庙

实録国史總裁壽詵蘭臺館以慶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至本十義士林化熙張綸黄弘光姚航吳梁春

暉張伯度姚航震薛瀛郁印良陳鴻謨受住富室大家倡義功

輸工以国用不足從之并諭十人皆除王兆熊為国真誠起草

清品戒慎矢公不得一毫錯餘功成之日從優議叙

贈原四川巡撫都御史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二壇減半造葬

公字挺春號樸孫劍津侯官人万曆乙未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清通簡要有援之者出為四川行省有功于蜀再起四川副使時肆逆張彪忠作亂省城謀內應公稱獲奸細宗人等保全闔省蜀王疏存之遂超轉巡撫真有鎖鑰北門非準不可者適與同年督輔楊嗣昌議論不合需索兵餉不遺餘力公答曰吾兵吾餉僅足辦蜀不堪遂迎送失嗣昌意值二邑失事嗣昌特疏併之從騎入蜀、民泣擁不與開讀者一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蜀王公疏從之公日諭百姓宜有念王而可以勸意請者不華為此吾罪愈大矣乃與從騎謀約私遁至半路始得開讀就逮

緹騎亦憐其冤救京下獄遂欽棄亭長子明後工疏鳴情遂有其命明俊因而助餉銀三千兩　工錫以金扁曰義冠閭區後官武選郎云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於兩間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是非分則危朕覽卯提春撫蜀群情歸呼事敢為之恰然雖近來飾說紛紜究竟真假雖昧朕今運啟中興惟在大明公道奏內捐助三千并求雪父冤雖孝子之用心實古今之通義卯提春若情真罪當則雖百万亦金豈可翻案一字若冤蒙冤則朕為天地神人之主前後百世之公道亦朕分所當明況近事乎況明臣乎云

加陞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一級以為直言者勸

時燕翼因賜旌直銀牌于[illegible]遂陳十事上答之云所奏十事固人心是務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閱朕躬的朕自省察閒于文武各衙門的着实奉行陳燕翼昌言不諱著加陞一級以勸直言云

疏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程鄉縣六年行取苦乏資斧不得抵京不得已乃乞丐于一二同事故人迤逦後至遂稽初次考期壬午十一月清濤都門始獲 先帝烈皇帝召对於德政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遭遇 先帝俯身案外視臣者再

問臣者二果脯落酪捧出內史至今念言五情空熱然猶為权
力所托僅循次補臣工一時周延儒初改爵列恩俸咸出其門
臣嫉其所為自春徂冬不肯拔剌一謁其面入垣即極言其賣
官鬻爵并爲摩蓟督陰脫門生范志完從裁入回口之罪同列咋
舌聞諸閣臣 先帝日置臣次疏袖中往不發票其念臣至此
其得不與熊開元狀者開元言顯而臣言隱耳然終以建言決
杖不應叙功力駁堂臣黃澍之疏票擬處分計臣不時在垣不
滿五月然臣雖謫而 先帝紆手臣疏目眎延儒不時聞臣吳甡
等家臣鄭三俊馮臣劉宗周等咸是臣議或有謂其憤慨陳言亟

南渡錄崇禎十七年七月辛卯補原任工科陳燕翼原官燕翼先帝時以劾黃澍冒功論

攄忠憤者或有謂其真孫鳳鳴勝讀出師表者臣奉 使抵家
塞胸直氣道路崇之無何里中縉紳之禍起適圍縮腳臣以疎
垣餘氣折衷直言戎遭据摭今顧瞻里中尚不免談虎色变是
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臣里者一也臣以癸未仲冬抵里甲申
之後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何南中臺省祁彪佳李沾等交章
存臣荷
聖安皇帝起臣原官賜臣環于七月入 朝于十一月先後局面
判若隔世遂想當年論劾偶出一時意氣豈復意劾後來有偕
題翻身回心改正抗阻 王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聞今

嵗奉兵東下過師池陽搜索田銓鄭三俊不遇餘公益三俊亦
嘗効謝者、現其搜索三俊計必不肯忠臣言官論人自其職掌
豈意當年　殿上之爭遂貽後來舟中之欲親識家族相持為
戒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　朝廷者二也　陛下龍飛海內
每事留意臣科凡奉該科記者并會覈議之　昔者屢見臣雖
頑鈍人非木石寧不感奮然其所連者率强半臣里中人宦情
如火熾進如飲片言彈駁即恨深冤讐者也犹憶貴捧之後
陛下欲要用一人臣聽憑部議半字未加、遂來蒙恩得意之後
遂修前郄扯臣　殿廷裂帝極批頰臣於此衆未著片字猶橫

適侮辱若此若其言之禍直旋踵是臣之直氣所不敢行於朝
廷者三也然雖知是臣竊見 陛下兩月來用人行政臣未嘗
頃刻不耍心及之出王游從未嘗一刻不在 陛下左右而與
効忠于万一也臣猶憶宋臣蘇軾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
听言太廣用人太驟臣少学于蘇氏師其忠懇竊不揣亦以此
言進 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內学問文章可以灌注百
王、机权驅駕可以罗络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中庸曰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学則
不固老氏亦言重為輕根靜為躁君〻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宗覦燕慶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机事
不密則害成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万夫之望凡若是者言
皆不貴示人以太忍而使邪佞輩為可測也　陛下撫有六合
权倖閹中為漢中尋常之推戴急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論遠邇
先後凡為人臣子、道此者為樸实計再君子薄之臣竊意凡
後凡推戴与同盟者字面雖　陛下厚恩不忘故人私語然視
格已狭且近之士習氣不宜數出　帝王口中是臣直言所欲
効忠者一也定、清熟使一見決策奉駕来關使明朝再造海国
莫安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力然尚餘後来一步為烑種

偃化之卒始覺笨頭更進圖滿無識今日報功似當稍留餘地
微渦持盈保泰之意使延世熟臣有百年億世之量而後氣局
悠長可與帝前同心是臣之直言所欵効忠者二也　祖宗用
人從來銓部反覺無权一人之身倏用倏舍倏重倏輕莫可憑
信夫人之材性生下已定非有裡(背)諸旁側可任人那移塗改之
理今一官毋(毋)損或至數易果其為人擇官抑真如不得已使營
進者咸懷躁心而掄材者轉無持操遴延覌听所窺(仰窺)　聖意直
欲三五盛王數百年中所不及措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搏抗(挽)
規局真可謂目空今古然時會机緣緩急先後詎能一一應手

至微是臣之直言
所欵効忠者三也
古之帝王或起徒
步或起中葉然其
初政大端率不過
於一二言行一二
事用一二人傳之中
外而天下已服矣
源源來歸絡繹
踵至不在多也今
陛下新政美不勝書

如一事未當多益爲累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四也在昔光
武起事南陽肅宗即位靈武處皆于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
下、搏揖心戢志專意治兵度于他務亦皆不暇爭及今浸遠數時
若似皆以陸官操務耗其專營而于用兵吃緊時日、反坐無
載甲衣裹、匪頒、物分亦爲咸減汰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五也
先帝勵精十七年、値異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之臣、鮮有當意
者、于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舉換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舉
戎半天下　欽授破格若擬國初而寵竟邊腹行間賜叙更鈌
戕項職音之徒近來有半人夏士出乎其傑如古班超陳湯等

紫翔空絶域塞愿　明哲者而反以若心輕信之廼為人所用
方面大耳美髯豈下者即為將材手滑唇油走空如篤者即為
邊材金繒類列廉貴無筭點言之痛心　陛下試現從古皇、設、
乞官營進之中豈有真品點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起臭相戒
不免尚能勉强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淆攪同油麵辨析窮
所退如鋑空數無已亦惟擇精良無偽踏實硬做者假以歲月寬
以文綱庭幾積久自見成效其紙上鋪張口中誇大者悉不可
聽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六也吏道以貪廉為黜臣即以順
逆為崇訐與開雜私怨是矣而　祖宗深意豈因以一二槩許

登翻北此案或有傳聞疑似而 先帝精爽決不忍以賊孽重污聖
心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鋮陳盟張孫振劉應賓輩倡四鎮以
挾制翻逆翻案之計與用盡從逆者而國隨之當時臣與有附與
攻自可為。人心不容懷盡一流。醜誠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不
恤也已事無及可為吁嘆若是者非歎 陛下誅既往但欲慎
將來耳不然是乾坤之兩當改易倒置而議為群諂不逞者燃
灰起用之地也無怪乎有識者痛恨謂南北兩陷皆諸奸黨怨望
失職利其深入以為自己出頭伸眉之日非過論也是臣之直
言所欺劾忠者亡也自五月逆寇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直

浙江右等處士紳百姓亦皆各有義舉憤發破產募兵奮勤差是振醒群情倡激忠義而閣之以求與所在自二點二伯閣部先聲之外別無一旅足以佐發中軍一錙一顆動皆仰給　餉運簡發而御敵來而炊竈、戍戍市道大江右之以兩越譽之人身則亦行在京師之兩臂也一臂癱瘓則置之而若閭閻一臂靈活則用之而惟恐不救万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乎且安知無天功可貪而排細覬望于一試者臣竊以今日團練鄉兵一着在、、即縣所宜專責一人着實奉行而工游与近京城鄉尤宜全力飭治以補官兵所不及凡所在街巷村落責令公举一

頭目人自連結布置知悍怨數處災先聲可畏奸謀不然徒貪
目前官爵送使之可樂鄉居室家之可戀而先後廉恥究
竟同兒戲掠焚屠殺迸還不免凶在眉睫顧諸臣不察耳先臣董
應奉有云殺運將至人心先愚惟大聖人起而救之是臣之直
言所欲効忠者八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討其初時高風未播
亦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與樊吳殷浩同譏惟
不時漢祖容之列諸外臣使之高眺千仞以陰助王化夫以帝
王之尊屈官一故人何害雀之遙翔而孰知東漢之所得者為
已多乎方今儒籍白丁所在城市已播登壇拔拜門牆者負人

稍粗識句讀或能借倩代筆工疏衣咸思攘授做官之一隅我何
堪此橫議即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為宰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
而今若販夫傭豎皆得隨意邀吸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不來南
京有都督量戒斗職方地下走之謠可為痛哉夫柵時之內豈
有鸞鳳悰志之秀安挾日月士人惟負此一具氣當頂立天地
若其平居不能自勝于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賊寇靡然屈
膝目今開國之初承　兩朝末流廉恥頹喪之後似宜首以濯
磨士大夫氣骨為後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者
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九也我 12　朝立法所務遠過漢唐度

越前世者、其最人莫如尊礼孔孟一事使人緣性拓之隱、以親
見聖賢、階制科之宗、以荷擔李脉、所以122列聖朝真儒輩出如
河東崇仁餘干新会姚江泰州盱江吉水諸賢門出于時鼓吹
休明揚托聖化啟、其一時門墻派衍泉流末末法、人皆曉然知心
性之所自來名教之必可樂其服官居鄉一切不苟而起然能
自勝於塵垢之外士處窮達各戒令領　神祖中葉以後李脉
浸微然猶若曉然底丕、秋然未散自耗忠賢焚棄書院之後、賢
士大夫、相戒不談、而斷然以濡首利欲、為安心立命之奧、其高
者、乃以氣魄閒見、宝慧禍毒當之、然施之經濟世道人心、遠不

相中、臣竊覵 陛下洞達昭融、毫無粉飾、澹泊寡苦、安若寒士、宜有得于光明緝熙之學、誠千古道學宗主、計因此時会、所急、出一劑療之、以臣久閱人間机械、沉溺蔽錮已深、一旦驟与之證頗思之傳格、難入、東一于孟子浩然、曾子反身、處指其入路、而揭之以一誠、庶有救正、昔劉安世之于司馬、張九成致于李宗、惟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豈隱默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浚遂筆定用四此字不善嗟矣、今日君臣上下、皆能克去己私、實、於此四字、而有不能誠賊破逆者、臣不信也、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十也、凡此十事、

皆臣懆之兩月未積誠欲献徒以日不暇給、憤懣至今、茲因

陛下旌直之奉內愧不安、集而上之、然視臣同官未作擬三等

硬切、臣又覺泛而無當矣、臣之直、愧不如作擬直、卽當賞以臣

官、而臣當拜疏銀賚之餘、又復蒙　恩改臣翰林、臣復何官可

議、則亦惟有內愧而已、伏惟　陛下赦而原之、併赦臣字數踰

格冗長之罪、臣不勝云

十二月初六日、御駕親征

工自栽服登舟百官辭集蹕令辰明泊奉江对面沙洲者五晨

久宮恭武伍復命行在工部造御營大明門一座午門一座奉

天門一座兩边通着黄绳為約欄本天門外細樂一起午門外

单大樂一起大明門外湲大樂一起早晨大鑼一下御営管事

牌子跪請御令箭一枝先開本天門用大鑼一声奏細樂一次

人在一下吶大鑼二下御前管事又跪請令箭一枝開午朝門

程伏也 当前时 聽大鑼三下御前管事跪請令箭開大明門大砲三声

前後用鑼湲鼓樂吹打内且高傳門外錦衣衛官較奇成門始

開焉

以平人俟期足龍掌宗人府印務

南平縣小民張安礼林中桂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迎

王師上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將前後米酒分散諸將凡給與序
班冠帶仍賜孫為忠良處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時古田縣一都水口小民亦有輸取賞以銀牌
帝手勅鳳陽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每祖救民八月十八
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趨贛（乃河南兵備副使邵趨差官入賀者）
至京知爾在鳳感念時艱賜爾手諭以跡毀形之當速聯英傑
助朕中興監國登極親征三詔爾其善為宣布不須剿逐朕親
謁皇陵是爾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以
以河南分巡汝南兵備副使邵趨為總理豫楚直陝晉齊六省援

督軍務兼理糧餉剿賊撫順便宜行事賜尚方劍兼巡撫河南
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時邵起遣官入賀推戴故有此命凡有收復府縣地即准邵起
擇才授任務安百姓云
十五日敕恤民庫及御言禮部凡遇親王迎駕者發銀六十兩仰
朕懇安親親之意著為例
時東會王甯果迎駕著旨受懇安銀二十兩以親征事冗免覲
命周燦齎親征駕行詔四道往溫台寧贛四處開讀并順齎手
敕一道與輔臣黄鳴俊

勅曰皇帝手勅輔臣黄鳴俊自卿辞朝朕切眷朕出関之信乃
聞今日尚滞福寧朕可異也況卿不由衢而從温廷議不然侍
卿甚重何廷遅如此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衢以
朕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可畏也親征駕行詔
併諭魯王書併示于卿其善宣朕意焉餘与周端新叙之特諭
立春日勅文武官員吉服必会典内出使礼行以時值行間不必
賀也
遣侍講吳載鰲鴻臚寺卿楊廷琥致祭于天興府古田縣水口地
方并廷建二府山川之神

初御營兵部速與平虜侯議造盔甲一萬副運至御營以為破虜
用刻不可緩
二十四日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為清所陷并門徒主事趙士超
中書毛玄水蔡荐時培賴繼謹四人得送南京時輔臣未領勦
廷賞金苦心聯絡激功忠勇糾合義旅兵九千餘人從廣信而出
金衢安撫遺黎孤城捍衛前後擒斬偽官動以百計且救蔽援
衢嚴有武功適衢撫某與輔臣議論不協忌其師老境上逆
密疏其短于　朝廷輔臣初不覺也徒而請兵不至請餉不至
始知其繇乃與士超議以朝廷遣鄭兵各路七月于茲矣未見

与敌一天相如進敌势愈强不比定則近無人耶我单為天下
侍垂心先声一奔為諸路倡遂决意长驱深入婺源谷中遇清
騎数千辅臣親冒矢石望不与清俱生清亦為少却然後来我
婺後軍覌望不進兵尽矢穷辅臣陷圍中古超知势不利率刻
水寺突圍而入其部卒力其勿往俱死無益古超答曰我受國
家厚恩豈有背吾師不救而偷惧闘耶并陷圍中古超等知势
不得止生乃罵不绝口後曰我奉命捦汝不料為汝所捦伏殺我
得張翔追於地下足矣清見辅臣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于
南京洪内院得一忠義人勝于得土地数十州郡也時輔臣欲

忍鄧士、起從旁叱曰北去南京不遠倘得旬數洪承疇老賊俟困之罷魂魂得得孝陵死亦未晚輔臣深以為然遂屈節而行作詩四首云陋巷愁顏閉。行籌賀管簫。風雲吐造次。毛羽定飄搖。屠狗雖栖燕。橫江捨渡橋。可憐委佩者。晏、坐花朝。其二火、樹雖開眼。冰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瀝血題香草。白頭遁隱綸。更無遺憾處。燥髮為君顰。其三搏虎仍之野。從豺又出關。虎心如可卷。鶴髮久當刪。怨子不知怨。閒人安得閒。乾坤猶半壁。未忍蹈文山。其四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為誰分板蕩。不忍共浮沉。鶴怨空山淚。雞鳴終夜陰。南陽江路遠。恨作

卧龍吟。其忠愛之意情見乎詞

思文大紀卷四

隆武二年正月朔旦唐鄭二王監國于福京率居守百官行拜賀禮

上不受賀與祭

太祖自將群臣俱令戴罪圖功仍降自責勅諭於群臣云初二日

官兵義兵爭糧縣官掣肘永勝伯鄭彩疏陳之上命會同該督撫計兵派餉毋致行間之擾其捐助事宜地方官照例勸輸不得強民

又命陸清源齎犒賞銀往江上酌量頒發現在戰守兵丁剋期迎

為溢處等飭確遵派定前議

勅諭御營內閣傳行朕見欽州已復之報稍為可慰又建昌捷信之奏應援宜速用姓成功速發銳兵二千同輔臣光春文武齊心先後皆往鉛山一為剿寇声援一伏王師併至合力建功朕心切拜孝陵更念戚深天舜江北祖陵未靖南陽王陵犹隔朕之根本未全何顏居臨天下昨據是督何騰蛟有荊州收復之报則河南声氣可通燕豫諸陵可遠非遣重臣兵朕懷其懋況撫安新降兵將更与督撫相成輔臣憫生擁戴甚早忠猷可加即着出南贛匕方節旨之行特賜定衡回欽命踏奉南北帝王山

陵安寧燕豫兵民文武賜工方敏便宜行事調度直閩川廣伏
復江浙南京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工尚書御營礼部
建銹銀印一顆文曰暁奉南北山陵安寧兵民文武便宜行
事伏復南京閣部之印再賜旗牌十六面即各撰給勅書初
十日行朕仍御門親餞御營該部遵行特諭
粟免勅合夫馬以駐驛因
勅工游巡撫吳春枝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曰工游閣係不減閩
中河內朕方倚賴以肅河兇悔之恁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泰
兵糧准照各營例給

平
峽侯郢足啓階用監國留後四字詔改正之曰福京住々王為
居安卿以勲輔為留後原無監國字樣卿述將題奏文移始勅
填誥不可錯悞
隨
征各官有當減者當降者命吏部尚書曾櫻会同御營諸
臣按册確擬奏奪
命兩廣撫臣丁魁楚隨時奉山陵輔臣蘇觀生往楚之豫圖攻另
推其繼者
工
議撫臣職不可一柄兩操然時值多故惟有專轄如鄖陽撫
臣及南贛撫臣原有旧例不游撫臣吳泉汀漳是專屬惠潮

是寺屬潮州撫臣惠潮是惠屬漳南是寺屬亦古義所謂犬
專
牙相制之道也
罰田糧道長尚衕万金以助兵餉復命都御史陸清源核其素
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功康廉之風尚衕有死灰復燃
之意故樂助云
賜松滋東会沪溪廷津四王春安銀十兩
左都督楊彭燦細陳起義情録　詔答之曰人君大柄止在知
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偽朝
廷壞于朋党祖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之

陷穢岂之咎矣謝其餘門戶戶氣朕自万古鐵衡以御天下楊
為卿父子戴朕甚早閣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
輔臣亦當痛悔其悞陷全安之戾諸臣万疏千章豈奪朕心公
論猜忌誤國者久矣把江南大功實在宗社朕今親征在邇
日即與輔臣舊臣相見來表之情述從面奏楊為卿父子述
始終調解以待王師之至云

勅
諭御營吏部朕念遠臣間關可憫楊文薦素負清名可推
為兵科給事中綱之從寒諤自任可擢為浙江道監察御史劉鳴
風鋏郤達達推用時魁傅作霖俱聽輔臣覩生題銜任用輔臣

摛戴忠献侍任甚重寿与定衔〻〻其随行并地方文武四品
以工题授五品以下经投后奏四品以工功罪奏行五品以下
功罪先行后奏文官自知府以下武官自副总以下不用命者
皆以赐剑从事速〻给与敕谕尽状一统全攻特谕

京
奸细陈四宝程陞発伪示伪票于御营并儀叙副总林明龙胜
功

敕靖夷侯方国安一意恢抗闽部料大典协力復藏功成總曆懋
赏

時國安大與嶽有不和浙直左都督吳凯力為調停以古康閩

為以兵囬恢復至是工疏陳其始末於有是勅

兵

部侍郎唐顯悅奉命招粵撫閩沿途撫散道賊地方安靜復音

咨之後命道臣湯來賀催解粵西餉銀十万両以備軍儲

命

還臣陸清源充為正使致書魯王聽其自擇一人為副時源清

有廣播王言之請因發御製文及前勉念魯王書稿三百冊親

征後詔御营勅諭三十冊昭示臣民以見朕無一日忘天下無

一念不為親ヽ之意

勅

鎮臣崔芝以藏貯火藥火器接應左都督楊耿鄉拜兇用毋得

目擊坐視以誤軍机時耿鄉疏請藥器　工以閩中所有供載

在御營入浙不遠雖以分發故勅往之就近應之
衛康都督同知蔣若米遣官迎駕上悅之給以勅書關防所領兵
馬候朕出關調用
上駐蹕延津時有拟運出關者吏部主事曾元方一疏奏事須圖
萬全意欲上之速行也答之曰朕既統師啟行豈有往之速寧
之理現今催趣將士到日即自先驅駐蹕金衢还相机行
監軍兵科給事中張家玉安插難民行各府州縣村落分理深為
得法　上嘉悅之着工部依家玉所進告示冊式刻板刷印万
張吏兵二部選差能幹承差才官數十人齎送遭寇殘害處所

地方官遍行粘榜具牌仍用王官印信以防詐偽
守閩大將施福解獲清兵偽官朱盛德一名王着法司速行審明
王法趣泉州布衣劉野到日召對御營問有推算望氣之術曾
遍歷邊塞言論纚纚不釋府縣起文存之茲又以病辭故有是
諭
平定夷侯太夫人黃氏進五方旗幟金鼓銃全　王受之不報
王喜左都督楊昌卿固却魯藩令諭曰若昌卿者可謂忠藎能明
大義知朕與魯王原無嫌疑前付柯宸二使臣啟答王書或未
之見乎

建甌兩縣又逈銀一万兩定餉兩月每月二千三百四十兩再二
兩月共該四千六百八十兩外餘銀皆作製衣甲之需着撫
臣吴春枝給發回奏
勅諭郭埕陳秀若正月十八日不親到建寧遏了期限定正你軍
法不饒
拔陳郭二將与鄭平虜同起豐流鄭既貴顯傲与不睦二将亦遠
遁海外茲平虜欲藉以守閩故屢言於上上特旨趣之
給湖廣總督何騰蛟勅印誥命
時誥命奉明旨自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後請乞不給茲為

破格故特書之亦見上之隆篤大臣也

諭左都御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史近來情弊因仍
貪者工攫肥缺者善逢迎以致民窮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
御還廣訪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職的即參來

重慶

起擢重熙原官著其聯絡建昌俟事稍平即來陛見以資大用
吏部尚書曾櫻首薦凌超以其才能可當一面上命其速來迎駕
云超雖素有謀略但其原官贊畫應否即以監軍道起用須面
徵其底蘊方可破格擢用也

下游巡按御史高允茲疏陳閩南抽稅之害上以祿稅尽行停免久有明旨下游官輒乃敢私抽擾民法紀何存着允茲即參拿正法以安窮民仍大張榜示晓諭毋忽

設立建言簿以次賞並以壯敢言者之氣從大學士熊開元之請以言官糾彈不避权貴事関補衮亦須指陳故云

諭科道官糾儀導駕炤两京旧例行

上以孝陵未見疆土未復不受慶賀時京省俱有表箋大學士朱繼祚封進上曰覽諸表箋亦見歸誠之篤云

御營兵部尚書路振飛進呈陳義勇說　上曰此真安撫之器

詔授陳秀才監紀通判職撤恪日在本御團練鄉兵

書冊治覽暇當為御序之

勅諭御營礼部速擇駕行日期即日具奏不許遺悞

諭輔臣制継祚以君臣一体雖小臣亦必加恩法自貴近即大臣

亦從尽一朕天性忠厚愛諸臣以大体以廉恥登極七月優礼

倫至乃始以堅卧之奏必待朝廷或次逼召如請伊尚之未至

到日人一等不侵推護固循竟無愛君之真情止存假恭之旧

例嗚呼高拱不佈張居正己往朕今身任中興奉目不知所傳

深可痛惕者今日之情態則知世廟之於夏言神廟之於張位烈廟之於劉鴻訓等皆聖心之不得已也此次暫且從寬再若因循推諉或以緊要軍務推委之于中書或將緊急勅書不自作自寫故意延遲要陳國事或當會奏之本不肯確議或當擬當決斷之事上則推使聖裁下則推下部議凡有此等則三尺具在祖宗大法朕必不敢私徇斷斷必行爾等詳之慎之呼吸死生大迷不醒不得不如此行也又今內閣出入之門着將外門閉建、庚鎖要從川堂之門走動張鳴鳳速、遵行机務正繁輔臣德璟述即日入直不許延挨各該部科道官一体遵行毋

忽

按此諭係爲鞠臣恭望推誠情懇可謂要言不繁矣

禁立生祠

時天興府貢生鄭耐可啟試以上實心愛民謀（請）立生祠以祀（撫）方

壽諱責之曰朕紹大統七承祖陵不見强上不德臣子因循不

能爇百姓湯火不能援拯朕之驗不足數朕之罪惟此一念自

殉太祖東（天）地臨之自登極八閱工無血性樁當之傍下無愛民

如子之臣出鉤之徵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財）無

安建祠之事具（且）即中興一統亦断不忝喪心文武剝了民還受

設獻生祠之事鄭獻可逕〻停止無重累吾民增朕之罪過御
旨該部速行文與該撫按傳示
國姓功成領兵出大定関兵科給事中陳履貞監定〻清侯鄭鴻逵
票抵衢州界上各有溫旨答之
命戶部主事李日煒催延建二府借助銀張調鼎催汀邵二府借
銀助兩如不破情面失悞軍机各有顯罰
江西巡撫都御史徐世蔭上疏迎駕并請面奏 上許之後答云
逆兇猖獗廣信地重著且料理堵勦朕今暫住建寧不時即要
出関即行建牙處召對

掌河南道御史謝紹芳奉命安撫浦城極言舀頑卽傳之旨 上
云此事深可痛恨一處如此他處何可知以後勘合馬牌折宜少
發如有給劄叅遊守把及假扮官兵擾害人民者許地方拿解
該撫按正法榜示通衢以示遵守
諭巡閩御史鄭為虹不得因人言推諉閩務即着前往仙霞巡防
王兆熊叅列事情該撫一并處分奏奪毋得徇狥
催陳元楞張晉徵各領本標兵下飛守信地
命有司官具吉服赴松溪王府捧迎太祖聖容步行至關門外候朕
迎入行在

封廣東總督丁魁楚平粵伯准與世襲頒給鐵券

時靖江王僭妄自立不奉正朔後任用辛臣顏奕吳之琛揚國威張龍翼等羽翼肆行魁楚用計擒獲并顏奕等送至行在又復始蘇宗室賑貧軍寬餉發兵之以御調度兵將悉合机宜武功甚遂朕心嘉悅立須殊賞靖底悖逆自有祖宗法在非朕得私予敕冊命見服賚送維艱已命製鑄道廣西試臣陳天定林明與帶差行礼頒行了土司赦罪加恩脅從之武一槩寬宥及雪濟殘雪唐宗民俱以前旨行其從逆顏奕等俟解到正法惠潮兇警已着唐顯悅同地方官收勒與卿共夾攻之以收底定之

功

賜閩賊党郝採旗名曰永忠

時閩賊李自成為清所迫走居鄂地鳳霍鑿之又遁入九宮山

餘党十万悉為伏兵所誅自成自刎湖廣總督何騰蛟疏聞以

採旗有指視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賜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

誅云

擒偽官僞兵李莽心等一十八名審明正法

詔寬親瑠一案後婿瑠來積漢原官

詔曰婿瑠一案止因議論偏奇遂致人心不服釀成党局一毋

兩陷京都莫不禍根於北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隔習東林
悞陷北京促先陷悞南京厥罪惟均乃先後之間差等從在朕以
至公待天下宋禎漢淮復原官賜祭一壇此後真正覩党亦
一槩滌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蓋中興之時事清臣民悔過且
与維新況輕于北者乎廷臣各宜以朕之心為心勿再釀激黃
澍等鼓煽左袒之大害朕度如天諸臣欽信云云
詔加福建御試舉人十名以為中興新恩流寓亦准酌量增加
時工銳意文事欲是年首開御試平彝侯鄭芝龍以兵興過費
資與之與且少暫停語甚剴切　工不從以御御試不宜改期

失信且文事武備原是一体云云

翰林院編修周之夔乞監軍討賊捍團自効 上初不允以儒臣自有專職詔諭方資撰述豈得復事戎行然亦足見其忠壯後乃加兵科職銜

允雷廉參將鄭芝莞開採楊苗地方沙金不得生事騷擾反滋民害

准陳秀兵一千名督令前來不可在汀就近調發并漳州召募一千員名着平夷侯鄭芝龍催齎速至朕尚待二處兵到便可出關云云

召平夷侯鄭芝龍至行在面議軍務因朕親征勦清實欲恢疆覲
祖義不容緩至于固守關隘動出萬全乃宗社大計已有旨召
卿亟望即到以慰懸佇
諭定清侯鄭鴻逵卿所統兵出關已久何云赴關防勦以後塘報
還聞明于某地方接到虜朝遣使于某虜若清之声東擊西狡
情已自可見卿宜着意料理
勅永勝伯鄭彩策勵將士以收榆效
時彩已失律敗師又思以卿勇借題上疏言發銀二千六百兩
分給聯絡義師以保守漳　上以此固是應急一着但卿勇只

可借為声援其術鋒对敵还須官兵三、役勒寨間造現在兵數冊并分首從衝鋒四等以便給餉还着寨勵圓功固守閒隘果建恢疆之績自还世襲之封賞罰人主之大权朕方痛自剋責至公無私并罰内外諸臣豈為獨一人而行其法耶時寨已奉削去世襲之旨故云

差兵部試主事汪沐日到衢州聯絡官紳士民増傑清掃以待王師曰朕躬臨建水指日出閩以恢復杭嚴為急着汪沐日文而能武為輔臣德璟所保存自有良策到衢日宣諭朕倚毗至意著有顯效必加峻擢

勅兩浙撫按朕用兵方亟遼餉自難遽蠲着照旧徵收但不得別
立加派名色致累窮民

勅江西撫臣刘廣胤兵科都給事曾應遴招撫闖寇
時闖寇四朕散待撫日久朝廷議論不一應遴以為言故勅廣胤
同應遴公細商酌加意料理以資勦堵務要操縱得宜俾一意
投誠实為我用若克復南昌之功業有世封之命朕信如日必
不食言

勅益陽王速还辰州
時因聶婺益陽王者牽至衢並未奏啟故勅其速还以明恭順

擢原兵部主事李遵為金衞巡撫墨衰從戎

時李遵疏陳衞地顯患并懇辭執職上以為巡撫之擢出朕欽定不許再辭着即墨衰供職以消除虜氛又諭之曰三衞為八閩咽喉要地宜堪顯忠隱憂叢集于内且時遇至艱更得好官為急安得縣戎妄用吏員總之于今時之官必仁以恤民智以奉兵勇于禦敵剛以不撓始為合格李遵素銳幹濟方今倚任甚隆衞為要地撫為重臣述着加意撫當安民治兵以俟六飛即至面諭方略

復旧輔臣張居正原陰錦衣衞指揮世襲

太常寺少卿楊岑和改署銓司陳六議一曰端本源二曰慎名器三曰重守令四曰行久任五曰專咨訪六曰愼部覆 上嘉納之

諭定（上清）侯鄭鴻逵曰逆兵狡詐多端恨我戰守無當始則境内坐虜今復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觀抑且万世遺恥自古啓寇之喻未有不能守於關外而能守於關内者还着用將選兵出守江山并令鄭熺速到領兵將官林（杜）壯猷速同陳昌于關上會同輔臣振飛亟確議遣發兵保江山聯援金衢然後督守關隘又不可阻急援而隔遠臣

降鄭鴻逵一級次太師爲少師
時因黄克煇敗績故有是命
賜勅臣路振飛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振飛撫淮時逆寇交訌振飛有保淮之功萬民交頌之　上諭
淮得予躬同見且有旧德故特隆寵命以示非私也
犒鎮臣劉承胤所領兵將并表裏白金賜之
手勅云屢得卿奏深加忠功朕今親征暫擇建水特着奉陵輔
臣領銀一百兩表裏四疋并支交度州橋稅一千兩犒卿兵將道
遠費之不易至可領也朕恭魯王書并元旦勅諭善爲宣示衆

雲貴恩詔委卿代領一面迎駕一面力復江京奚興具于明詔
朕不食言特諭
錦衣衛承旨張鳴鳳疏序禁旅都司僉書加三級胡工琛文武兼
優江右之後請与偕行　工允之
手勅楚督定興伯何騰蛟賜賚甚厚
勅回国運中微朕勉徙統云龍風虎含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
建水先遣輔臣蘇观生瞻春山陵宣安兵将与卿同心先復江
省徙靖南京并撫鎮刘[illegible]承胤等復江省者世封伯復南京者世
封公復北京者封真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万迎

朕淵東恤民庫發朕膳銀二伯両吳人之輔臣傾資至可用
也發銀二千両犒御標兵各將路遠莫致右准于廣州橋稅速
速發行盼卿功成與卿今年金陵握手觴之凡之特諭
人諭云楚粵雲貴逆有吳閩卿可以挽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
肯胐之情尤所跂望
新授兵科任吳聞礼為上游巡撫都御史准于銜上加便宜行事四
字以重事权
提李御史毛協恭徵進同卿各任書疏　上讀畢感痛云江南士
紳無人不洒涕思明扎弋侍奉朕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

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時〻刻厲淬志毋狃偏安
建寧知府周雖新疏言王師至止建民輸將最苦不堪復應他求
上詳之
降巡視中城御史沈佺期一級以戒浮躁
時閩侯二縣知縣劉霖懋宋統鏞調繁未久佺期疏薦之上以
賞罰本於人主至公抑競獎恬御世大道霖懋統鏞雖有薄勞
豈可以縣著為傳舍為二臣陳請者皆是情面賄賂之飾習亦
是以競引競之惡進誘以降級示懲如再有欺飾之行更處分
召刑部侍郎劉若金至御營仍領刑部事兼管左副都御史即來

賜對供職

刑部總務司員外郎逄芳報解施爐贓銀一千零三十餘兩者血

民庫緊收

按施爐之獄以逄芳成而施爐之贓亦責逄芳完七千兩始解

一千後來之追比當必有波及無辜者矣

命輔臣撰御榜沿途張掛禁官兵擾害民生

時刑科給事中劉顯極言寧紹官兵沿途騷擾民不聊生急宜

禁止　上以朕決計親征先收現在之民欲救害民之寇豈有

擾兵無紀成此慘傷兵額不由于天子兵數不報于各部其餉

不由于司農人吾倒縱而悍拘簡致民不自斃禍及國家江北
各鎮近發甚明可不知改今親戎在途第一痛心此事除前不
究外今先着御營兵部行文該撫按嚴行榜示有犯必懲繼以
御榜張掛以牧民生江上將士述勉効忠義速圖賊奚副朕除
暴救民至意

勅下巡按御史高允茲於汀州府屬練土著兵三千以補客兵
原數務期有粤知方會同該撫募練有緒即行回奏云云

免汀州府屬照借助有差
時汀州偏殘已甚寇盜日滋連年用兵瘡痍可念又欲行借助

之法下游接住高允蘇以為言故武平准全免長汀青流歸化
准免其半上杭永定寧化連城准寬至三月以示優恤
勅
加永定知縣徐可久戶部主事銜遇要緊道缺推用以其新任
地方即能奮勇定變足見偉略也
永定在萬山中原割自上杭一隅之地兵餉兩乏可久自蕩平
變寇後多方撫綏革去從前陋習開布血誠以與五里辟凡之地
勸諭輸助銀五千二百兩有奇又為地方陳切要六款故屢邀
溫旨云云
封琳漢為陳世子

琳渼今　上胞姪追封鄧王聿銷長子生于崇禎四年六歲時
卿適今　上蒙難相別已久其父王珣雖尽節于南陽謚曰愍
卿曰陳愍王令卿嘗具冊字冠服臨期傳制冊立以展親、之
義隨令隨征尽侍膳問安之礼且令中書官与世子作講讀導
以礼儀

諭督勦蜀楚兵部尚書王應熊輔佐丞勿重任出總軍旅原非常
之艱雖托非常之親信當使万里之外視如咫尺綸扉朕以臣
民擁戴從繞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凡有未復卽
朕躬之有罪亦者輔之深蓋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

即告況四川為卿之京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希用自然一以
委卿、、切軍民机務即假卿便宜

四川督師王應熊疏陳西南形勢　上手勅答云覽卿奏詳陳興
復次弟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石畫朕自慚虛薄何能負
荷多難但稍秉仁孝之性切屬除雪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藝
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暫駐建水天以元老留
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托卿豈但西南倚賴鉤濟維艱朕必從
長力行接濟朝廷時切兵行糧從之籌卿亦預申老師匱財之
戒上下交警不日戎功矣切望切望

吹上堵胤錫為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賜以勝銀百兩表裏四端手
勅褒嘉之并諭以陳可立誅犇逃為匡正之以明天無二日之
義
勅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同臣曾應遴陳泰來速偕兵迎
駕曰朕親征暫駐建水御營兵力未充必俟卿等迎駕陳兵
宜速至湖東朕惟待卿等兵至方可出關盼望甚切卿等速與
輔臣觀生議行或楚粵兵將來迎亦可先還具奏以慰朕心答
魯王書元旦勅諭可善宣布
手勅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定興伯何騰蛟為左右兩臂

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兩
楚必合須防宵小交搆成之說之逆賊李自成之死督臣確報
可憑人又傳李賊在于北京投虜營雖不足信尚待卿同督臣再有奏
到後好音病（店）宣捷定吳伯卯先發一顆与督臣差官順賫恐有
不利故今另鑄托卿再賫欽承仍有七省左右將軍印信二顆
順賫与都承忠張先璧恭受再給楚之督臣撫臣勅（雙官）各一道委其
与卿併力復南昌復南京速遣劲兵一万来湖東迎駕雲
南貴州詔尚未頒到卿可領去再為順頒恤民庫賜卿路費三
百兩行餉三千兩卿其欽承一切便宜不可一毫推托一力擔

賞功成重報

勅蜀督撫閣部臣王應熊著視師賞諸寇

時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各郡縣　上答云卿力恢殘敗封疆

兇獠猖狂逆寇用餉僅十五萬不取空城偽印為功從前覆京

桀孫賴我元臣一洗朕忠則舛天下聞此大慰於心至獻賊之

殘忍手殃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

我　太祖望卿力佐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于桂黃諸寇罪原

輕于獻賊卿還善用我索俘為我用若能以招平獻釋過賞功

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圖機出之仁惻尤足嘉悅

兩

廣總督丁魁楚辭封伯爵　上不允曰朕當艱危繼統全賴閫粵合濟中興卿有閫擻擁戴之大忠(功)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奉之事以卿此之功實為過世伯之爵卿當欽受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勳若不併表擒逆高廟神靈何倚況朕紹統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在粵如臂護身還宜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勅召卿入覲瞻與中興君臣始終言出真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紫雲山禪寺僧宗德聚衆建熙補諸天菩薩寶號

按今上實心愛民不欲徼福此舉視隋之捨身唐之迎佛肯違

矣

諭改福京都察院署為唐王府

王初居九門以病改今所

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有定江西且列陳閩外急

着　上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着但隨机應变亦唯執定一局

其錫堃書与永寧授閩羅宋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答洽度

二事關切朕躬朕深加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寔效罔聞徒開

倖竇俱近日染習允当一、裁汰熊化老成沉靜無黨無偏朕

所手鑒

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　上答之云太祖御泳之天下兩都

武攻三候而有今日朕勉答群請繼統艱危全賴内外臣工洗

心寔做痛祖宗多年功德在人辛異寇規模全是草竊但我君

臣皆不改衆轍打起精神寔寔愛民寔寔治兵人心天意興復

可必樊一蘅才名久著萬里援試亟當勉佐中興以雲臺之列

云爾

廣西梧州府兵火初寧詔補所缺正印官以撫循之

詔天興府添設管餉通判一員

上聞甌寧縣知縣趙庚所陳政事疏曰趙庚此疏言兵言將言餉

言戰守已括已盡即可為今日閩撞操備之要着下部看議若
實奉行毋忽
加
林寧兵部尚書銜致仕吏部尚書曾櫻存
其年德俱懋
以
張夫為戶部侍郎專管錢法
手勅廣督平粵伯丁魁楚援任王化澄鎮任周仕鳳朕因兵力未
厚致稽出關卿等仍照前旨募兵五千不可為浮議疑阻再召
狼兵七千七千之兵俱准大銷正項糧餉三月之內朕要見卿
之兵到仍命大將周仕鳳暫至御營隨駕征勦朕親督虔入楚
以收天下全局卿其力贊成功焉

枝今上与各督撫手勅俱惓惓出閒其倚賴之意藹然言表惜無有應之者遂令偏安之業亦不可成具臣須君矣惜哉

欽定命新例兵將文冊付平粵伯丁魁楚一籍貫二年貌三武藝四隊伍保結一移兵部一進御覽

勅兩廣事例銀五万兩付定興伯何騰蛟為收拾降兵取江克京之用

聯絡恢剿兵部尚書楊廷麟疏留粵餉以備大兵上以粵餉為御營急需萬不可留但今卿勦事方殷量留五万湊前五万以成剿局速立復江省以迓乘輿餘俟地方恢復動支正項并行功

輸餉用

二月

户部左侍郎李長倩上言親征需餉宜開加納事例

上從之廩生加貢納銀一百五十兩增廣加貢納銀二百兩附生加貢納銀三百兩青衣加貢納銀三百五十兩社生加貢納銀四百兩

賜大學士蔣德璟乘馬一疋

以其老成舊臣綸扉侍望兩辞不允其亦晉康侯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之風乎

鎮海平和二縣亂民借題報復聚衆殺人下游巡撫劉柱國解散

之　上以小民米有冤情何不申理訴督衙門乃敢擅行無忌
殊干法紀着下游撫臣同湖撫嚴行禁戢以安地方

上月初八日夜雨雹大如拳毀擊窯閒有聲閩地數十年一見

益陽王私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有典制朕復天性
篤愛宗枝王借受慈禧之命又借勳鎮方國安之推奉迎（近）日表
奏疏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輔勳士英國安
跳天今末甚明朕正不必顯示乃到處騷擾妄行升授亦為有
過役聞播害龍游民苦不堪又圍遂昌尤礙法紀着地方撫按
官速〻止王回府以明大義

勅平峽侯鄭芝龍三永安關隘甚多何可無兵汛守所需兵卅何將為近何將為遠近着察明以便立限水師船僅百隻未足攜巢並須即行修造毋忽

勅行在兵部速發兵三千應援衢州

時此州告急三衢震鄰勅督輔黃鳴俊入告故有是命

都督同知鄭煬疏請糧餉器械着行在戶工二部給發

勅處州道臣董振秀將十縣糧餉分給軍前

以麗水青田縉雲平陽景寧五縣餉銀給勳臣劉孔昭養兵將

以龍泉遂昌嵩陽五縣餉銀給督臣楊文驄養兵將

時二臣互有爭执、復手勅与之曰師能在鉤師克在和与其同鉤而涉於爭不如分鉤而歸于和今後兩臣同心協復毋勿爭競其兵馬五款三等冊籍限四十日内造進過期不至造报不实者停粮記過近聞年荒鉤急民困雖夫仍將民粮分限催徵以息民力 兩臣俱不許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亦不許夫粮仍着該管官具疏条奏云云、

按此勅洞悉官戕民隱其眷顧二臣之意篤懇可見

思文大紀

思文大紀卷五

敕都督同知花福提兵出關以壯聲勢

時金衢道臣姚陳衢邵士民蕩累年歲空[illegible]之兵盤

踞于內浮遊騎張之勢疎躪于外如此艱危速宜救援云

歸化縣從徵常額十九年我旅以格王師時已行稍先招集止之

青流縣因主佃搆爭聚衆激變縣官諭散為定租汁詔禁之

補臣蔡觀生兵道將搽居民無援從陳內地俁附宜蠢上稱善

勑補臣陳洪謐盤湖黃家店百丈嶺皆係要害地方何以不圖訣

格

衙敢擅徵勅尚寶司司丞陳爵送催兵將出關勅印不許徵
諭兵部尚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有似發事件者今
始於卿見之要見慎重關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批覽供
經朕之手眼方行此後卿部凡有要緊本章即於封上添一紅
簽上書六字曰要本乞速批行庶即先批發以後卿即記看
江楚都督汪碩畫上言進兵肆掠無官安緝深為可憂致與地方
奸撫力奴通路貽害尤非小可　上深然之勅該部速〻行文
嚴飭
兵部尚書米大典辦關衙不許〻

大典撤重兵於金華與國安勢不相下　上勅其協心和氣共濟時艱袞貴和衷至乃如閩街大典疏請　上諭之曰卿忠勤矜濟勞苦功高在猶臣旅艱周有同心而朕心實切吞倚宜祗承明命以慰朕遠懷

兵部尚書朱大典疏薦役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思若虛深學純力定　上召對稱旨

勅諭投臣郭維經選催蔡行後起即禾候對

松江捷書至賜督臣荊本徹諭臣黄斌卿張名振各銀二十四兩表裏四端以示勸激餘將帥各俟敘有差

十四夜福州開元寺失火延燒堂添閣居民百餘家

議以荒蕪田地聽民開墾三年後始升科充餉　上以為然令

諮撫按行各屬通知

命戶科給事中李日煒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糧餉其借助過者准

作三年預徵

三月

往福林順兵到建陽

命平△夷侯鄭芝龍尚理水師戶工二部事務有相關者聽其兼理

奉鄭彩戰令平△夷侯追繳永勝伯印信△大將軍印黃鉞敕劍并

各勅書

許小民被清擾迫者並義民獲自爲剃包一時網中難覓或以藍
令有若項兵將不得擅殺有能投誠歸降者一如詔格

勅肅虜伯黃斌卿卿孤軍久處舟山復尚不絓朕每以爲念今浙
張名振資助萬金赴援擒松可望其大爲銳大集楫橫鋒刀銛
許李項一并給發

平虜侯鄭芝龍進浙直水陸地圖上回觀斯關係悉奇正之者五
路并出與合太湖義兵爲策應使西吳將士爲我出力俱是全
看忠孫卿其速規進取毋但徒託條陳

禁將官胡秉貴官兵打粮焚刦

勅惠潮巡撫劉柱國加意綢繆二府以為中興根本惠州更宜消弭於豫

揭雷廉兵撫龍聞名蒲光澤叛偽出閩　上嘉納之

汀州多賊虜李言頭指鐵家起義屢爲西征　上諭其招募光猪本望為要

勅閩娃成功招致鄭彩巡兵毋得令其騷擾地方百姓

沙縣山賊李品元等擁眾千人兼以不軌之众聲勢浩大　上令兵部立行調兵撲滅之後旋就撫

永安兩學額闕之清候鄭鴻達力疾勸捐上嘉納之

又勅仙霞一帶為鄉汛守要地尤須嚴行巡防毋徒委曹德抱恬

擊四田汛守分水關到將林順兵赴邵武協同郭烽陳秀剿賊明功

外令擇能者交代不可踈虞大守

下游巡撫兵之屏蔽係時事孔亟內防宜周　上曰泉州新募兵

餉一千一百餘名歲需餉銀七千餘兩除紳衿每田一頃助銀

一錢及與鋪戶鋪灣紅海船資助外可足歲支之額足見實用

心料理務使民兵相安為要

諭唐王聿鍵鄭王芝龍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過朕心慰悅覩

征祭以安民閩郡根本重地王得逆多方曉諭某戰逃兵隊若
乎覬井陵自有顯克忌詔
命督師傳冠提標揀兵出湖來所裁火藥器械動沿途州縣撥兵
護送
乎乙亥侯鄭芝龍清察出晉江南安惠安永春四縣無礙數借銀六
千四百餘兩　上喜從命黃日煥去同安々溪德化三縣并人
府一州四十餘縣通行清察各要無操官民有裨國計
發三四月分餉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兩七錢與十營官兵計九十二
百三十
二名

勅廣西起存銀兩每年撥類細類及內庫金花銀兩至今未經造冊開報其戶口田賦兵馬文武在籍在任并舉監生員及賦役全書通着行在戶部行文付桂府並官責成該撫按詳察開明付試官陳天定林明與賫到還者史究特諭

翰林院檢討黃慶華先後奏明捐助已解未解之數約二十六萬餘兩復奏具見急宜勤職允至康詢及和斷述家四字　上嘉納之

勅廣東督撫按某豪右擅立銅錫絲漆社稅名目以蠹國害民府州縣嚴示曉諭犯者救無赦

羅浮山總練撫監司王應華主其議　上悅之謂應華忠信服人
良其（可）嘉尚其解散之法亦須酌處妥當永杜後虞
上將取道於汀（州）汀人候后餉部侍郎李長倩以汀屬空虛請留餉
三萬以訓練土著而備緩急上可其議
楚兵從粵餉以前十萬而不足用餉部侍郎李長倩以為言上
云留餉已有前旨該撥其事一方着與通融接濟俟朕至軍前
再行酌處毋得紛爭
裁去林衛官銀役月糧以省虛糜
督師閣部黃鳴俊疏陳戰士　脫中告急　上准於就近學撥兵國

示同少卿等繕擬事例各項內動支報部銷算

諭大學士張問九卿以聰明執持受知簡用朕昔不以人言而用

今豈以人言而令着調理安痊日即來行在辭事馬借人乘尚

為學道世君臣之際任重倫乖何必繳進着留為編好進朝之

用

着中書李閣英致趣輔臣路振飛前來以副倚重

晉禮部尚書黃錦太子少傅以示優重老成至意

勅浙東巡按御史郭貞一賑恤驛遞

勅曰祖制地方設立驛遞原為上下通達道路流貫血脉事關

非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既微恤民之心更短采戮百姓
若蠶驛官先帝屢下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摧驛騷尤甚
朕所痛恨溫處衛之兌應付到已奉明旨甚全嚴紹寧台五府所
當一体思恤非是緊急軍机一切不許應付到如有抗旨害民三
又具在該按恪休以蘇我民
靖江庶人亨嘉械至延中下　上命錦衣衛王之臣用心防護無得
疎虞仍勅刑部侍郎馬思理安置靖庶遷要酌議妥當所刻請
業作速頒行在閩親郡各王并令具議來奏以服天下萬世之
心不可草率亦不許遲悞

命與縣官包垂乾劉以修熊吳麟往汀州募兵

命陸清原解犒賞銀一萬兩赴靖夷侯方國安軍前

三月初一日清械輔臣黃道周監紀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孫

時恰賴叔儒五人至南京不屈死

時洪承疇總督江南知道周賦性戇直一見必為所詬乃託故

不與通命偽撫江陳姓者來見說之曰老先生海內名公背兵

且散之若神天命攸歸何自苦若是且洪總督與老先生同鄉

一見便可望貴共成鼎革數歟況大衍易數先生所素明豈不

知今日事耶道周閉目搖首不言陳因問之曰老先生何不出

一言持福為福道同乃曰爾何人答曰陳某曰爾亦大明臣子吾有目不忍視爾有耳不忍聞爾復忍與爾言耶陳復問曰先生捨身為道同曰暗氣雖散性乃大嘶而去清知其無降志曰不如成爾名乃同士超等五人斬于市尸猶僵立不化京師為痛哭者五日清仍厚葬之先是士超臨刑時數秦檜之罪而罵之曰悞國老賊虔吾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倘使我見奸臣之血死亦無憾復屬道同曰吾師神魂勿亂同去尋候見太祖當為厲鬼陰殲之可也

吏部主事蒯府庵以上有出關之念有阻之者上聖意雖不臨浙一

疑　上答之云朕用浙人不少尤痛念浙民何忍置之胥溺與
側駐衛亦以同閣門戶相訌進取朝廷原無中制掣肘大典數
臣孔昭既任後撫同朕深彌嫌操印不必合於亦何嘗不與同
心云云
肅虜伯黃斌卿才啟寬臣稍肯空家屬冢孫入閩　上嘉納之
時清已破錢江不屈而死者則有鄭遵謙仲光吳奇於于閩長留
為長樂令章曾為羅源令
以　張煒為行在都察院左都御史

勅諭行在吏部陳子龍權為御營太僕寺卿楊廷樞推為兵部主
事以酬其太湖起義之忠
既而吳縣耆民衛元狄疏陳募練義兵以恢我家　上諭之曰朕剏
期出關則大興是寄即朕之關中河內爾所奏大有條理即着
新撫臣吳闓禎加意內備鼓練兵二事實心舉行勿別委之特
將助中興之大舉云云
惟國姓成功偕臣衛冠速出分水關以援江都
時兵部侍郎郭以昌疏陳湖西官兵將抵南昌故有是越
欽賜劉翔御營前部左軍掛龍虎將軍印御改名曰翊心并封其

母高氏為貞義一品夫人

按諸勅諭文朕念赤心以真正英賢昔日化身非凡乃今韶洪悖性瑞秉中興雖名臣必待其主亦賴其有賢母而福慈訓之近據此王方賢操建章報其至誠歸戴業已掛印封侯侯朕駐蹕武品然後西狩獲恭再允賢操之奏欽旌母德之良爾以善教為慈赤心以遺母為恭慈勞既萃于爾門志義必恆于功業特賜爾封為貞義一品夫人給與恩誥仍着有司豎坊勅文用敕贊中興朝廷風標萬古爾門芳留百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而錫如意賜爾珠冠一頂表裏四尺令聞遠被以類給恩爾高氏當

時以大義訓誡心保其一德明良于終始全恢江省立復金陵
一統功成爾子拜爵于奉天殿爾身受恩于坤寧宮史冊昭然
豈不偉歟爾母子其欽承朕命

四月

初一日時聞徽頻德人心感龍勅虞鄧二王力行保甲之法以保
國根本地方

金華府以行宮告成進　圖上嘉其忠誠

都察院左都御史劉關疏請急撤聯絡宣諭招募之使以其大使並
外逆無成功徒糜廩給而已上惕然之自今當酌量慎行也

寇殺永定關門詔勅兵部馬上檄催劉堪之速馳出關以勤外

捍內

太僕寺少卿周起元陳急救宜救不出君謀臣斷四字上稱其留

心世務要言不煩下部議之

上臨韓之議尚循猶豫以兩昌未得湖西未平請即罷衡山之禮部

主事劉　議用熊焚江右宜兵于臨峽諸路設營訓練以策資

應且各關當百萬泛鳩之馬不可以近來與上深然之

移清湖深坑提塘于衢州江山以便偵報

上覽兵部主事楊儀定廟算而後動疏數四此疏洞晰軍用事機

朕三復之不忍釋手行在該部其力行之

上謂德興王由榔曰江民苦兵甘為賊同情罪可原赦逆之條已指于有髮為義民無髮為難民十字若朕之罪已悉于元旦詔

諭下

勅撫臣劉廣胤收拾寧都石城一路撫臣傅鼎知縣臣湯益光狀拾建寧一路該部馬上嚴檄去

諡原工部侍郎董應舉為忠介工部侍郎林如楚為恭簡戚與愆

侍從在高

禁官兵不得擅用封令紅隻

以民間食米全賴運載派遣兵往來船隻二槳不許封拿以絕
小民生路地方官不得藉稱拘捏繼
上諭近臣曰諸勇侯方國安江上戰功獨多歸向久 款以數臣
劉孔昭世臣中深明大義堅辭公爵而來扶識朕所嘉尚科臣
劉中藻奉使閩說骨力堅挺董臣鄭遵謙起義循光聯戴最早
熊臣黃斌卿雖未有恢勦殊功而舟山托宗待時而動在朕均
依為腹心手足有何疑貳即諸臣識見稍或不周亦何嘗有意
攻擊內外文武臣工各宜仰體朕心共秉大計毋開嫌隙可也
部院吳春枝疏陳三關分守需兵一萬三千需餉二十萬兩取給

京遠借助及領餉洋稅等租諸項原自有餘隨任兵將定期一萬須先措辦半年之糧先資捷伐後駐滬西江收拾人心則振餉自有所出 上稱其確論定：可行云

雲南巡撫劉兆元疏請和書命到 上諭其加意料理回鄉久撫滇撫弘宣猷績正資善後毋貽朕南顧憂掃除沐天波業有成命不准傳給令南人不忘以成一統豈功朕俟另有酬叙

勅劉兆觀修補永安關動支附近州已正項錢糧

勅諭閩部諸臣國家雖當搶攘乃文事武備兩難偏廢近據兩廣雲貴俱已聞徠皇福京八府勸進全節守閩措餉之人不在大

比之例江浙紳衿向風尤不可不俯容其望宜定五月內闈中
鄉試浙東附試另卷以便各省同來參試行在禮部禮科確議
奏行請諭
加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鑛為右都
先時請嚴偽詔頒行鎮國公之立勵兵圍鳳之是以按載疏至
上欣然加銜以答忠義云
陝西道御史錢邦芑請往金衢嚴湖監軍　上喜甚仍益以杭嘉
穫萬者嚴餘恤民年銀五百兩與之并給以勅印
雲南土司村報助餉三十五萬兩賜以卿銜給以應得誥命蹤中

無除武弁甄敘以其發之在先也

令大學士何吾騶請平山夷侯鄭芝龍朝房會議兵餉云此番議定

再不紛更卿須竭誠意以感動之

彝章

頒臣黃誠卿伯森

以其久於舟山未有寸功虛糜廩餉也

因魯藩使臣左軍都督裘兆錦行人林必達

費藩以公爵封芝龍兄弟兆錦必達僭奉藩命而來上以其招

搖擾欺侮肆行棄以芝龍兄弟恍情不出故令囚之以候侯常

朝日面康後兆錦以金贖那必達准復存宥

上諭輔臣黃景昉曰福京就傳點選清兵處速山屯乘机妖惊兵平鉤法根本之地程勢如此深為可異料議歸併事權以軍且兼制二撫及兵道移駐福寧等事卿其確議力行之

楚通城王典對善起義來湖

上諭吏部主事鄭爲唐以朕循居不御酒肉力行已知實為難事若王言屢易時勢使然朕豈得已哉至求治過速止為心切覲陵爾言：柔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悦

督師鄭為俊解偽官籍澂妒一名上命刑部審明正法

賜戶部侍郎劉求賀新銜關防勅書

剿辦琉球文武來恐安議案做空事情概請撥　上採納之予
以新銜曰欽命提督江浙政事兼管湖米帳勒便宜行事
行在兵部兼戶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所允兵餉即准取用并
粤中隱匿未盡錢粮可充兵餉者都著一力担當承仍爾忠正堂
可多得成功之日朕不貸很關防勅書三日內奏聞仍令其料
理水師船四百隻
以部鑄為御營於武營附秀為威武營黃克輝洪旭為勇武營
江西宋鄉縣生員監紀翀人龍進於時歲　上称其可為雅俗其具
實

諭唐王聿鍵云六師久出豈得回鑾暫駐延津正規進止以戰守
機宜成算文武仍不同心夠詘兵弁內變外慢朕不得不迴環
邦機計慮萬全之舉兼以後事方殷驛路難艱若朕愛民切切于
念豈忍重困王必能知朕意毋或設言
召守建陽兵將林順至分水關與陶天梓同心協力互相策應
大學士蘇觀生踈陳迎粵兵一萬　上勅其責其兵至順昌某兵
至驛化育流汀州務要十分安輯愛不擾民始慰朕心
勅汀州知府汪指南修葺行宮供億諸務縣從儉約不許多費勞
民

進朱大典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仍須守金華

勅督臣萬元吉從西路進兵撫臣周定礽等從東路進兵以一枝屯建撫以偏師出湖漢更檄楚督臣何騰蛟等出九江合兵東下主張殲奴毋使日久屢諭科臣吳春枝部臣湯來賀速從長計議

聖哉皇言

上諭左右侍臣曰近日南京獲徙武臣呂溢驕貪已極怯懦異而若使民巧凌環而無法紀何能破其積習

四月初五日　上誕辰諸臣先一日請賀上不受曰朕恭大饑已近十月　孝陵不見百姓不安文周備才内武援言于外中興

事業茲無端緒疏萊自堯登可要然自歷以播詳工愛視即惟
于行在公所權用太宰一人選除　二祖列宗　高廟祖宗為
設于家
按上一先元旦之賀再先壽旦之慶是真切于復仇雪恥者
欽
勅諭行在吏部都察院各衙門考察國家大典所以別賢否而明
吏治今朕中興適逢大計值有神廟未築南北兩京掌計部院
各分黨類遂成水火朋黨之始今部院科道切要喫緊積習去
朋黨之私以至公黜陟服天下即從前既聞之亦必報重朝廷有

人如戎仍賠罰與責有所歸

召劉桂國入行在爲兵部添註右侍郎以道臣程珣代撫楚湖守

處

清延崇安　上勅蒞福建領兵出閩經勦著補臣德璟同去福

預選延德璟從孫趣之　上曰如此情深與鄭彩進閩張家玉

守新城何兵求

賜

豐城侯李承祚杖出入朝班

諡

陳用賓爲襄毅

勅平彝侯鄭芝龍巡行各關徵還插貲剩銀三千兩　上嘉其恪

慎

敕諭閤(閣)務敎察輔臣杭飛奏請日久著內閣中書官教挑入喜(直)佐

理

特簡升臣刻錢不為首理佐行察典

陞升臣劉十誠為大僕寺卿奏勤勞修熟輔贊臻贊襄全家兵務

敕諭軍師劉乃以朕原達期中慶(慶)以迎(迎)兵未至故(故)調國姓劉攻輔

臣迎獲為前行今于華王兵已至又處中迎踪疊來則國姓輔

臣改可用力湖來不必論到湖西來西並奉朕親節制于虜江

嗜之後可必着國姓輔臣達的各路鼓銳前進鄂山告聚必行

燕頌以華宗閣

居守福京吏部尚書劉樸理雖福京入覲請對　上切讓之

勅諭行在鴻臚寺朕承奉大統十一月不見孝陵情勢離阻悵悵甚

深方圓猜劾部日漸不受賀文武亦免遙祝但頒與朕同心覲

祖救民不在區區之跪拜也再行中諭者即確遵

頒給廣饒巡撫周損關防

上遊巡撫吳闓禮自請防架分水關　上嘉其忠恭

漳州山寇嘯聚翰林院兼御史黃斅華率同鄉倡義保障地方藉

以安存　上加級以寵之餘各紀錄狀獎有差

陳子龍以前僉都御史加太僕卿楊廷樞以前職方司主事兼山
東道御史
命撫臣倪懷察覈建寧屯田數目其屯兵遂調督撫臣吳闓禮相
機行
工部尚書鄭瑄為國姓成功請發兵餉 上以國姓國功難長急
給御營兵器關朕介來兵餉豈可全發如此等事該部以司空
大臣全無執議推請朕躬為推卸之地鄭瑄何無肯力至此姑
且不究云
按瑄以庸材而尸大位保身家妻子之念重故自皇上登極

以表無所建白所薦二三人皆閫地之錢神有靈耶　上目之無骨加知人哉。

平山長侯鄭芝能琳陳閒肴守關兵糧黃椒衣甲共用銀一百五十六萬兩

上諭之以卿兄弟欽忠大節撫載朕躬中興大業非卿誰托據奏即稱三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于接濟地方錢粮只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勤守並行大富大福必然臨至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藩籬不固止靠家門堵賊者理至明不待再計也前卿兩次請奏用兵四萬朕猶恐用餉難繼今必先成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以一萬守根本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

持議不決曠延時日即朕自悮　高皇七廟宗祧依以全閩守之事若復再有事執再有推諉是彼替不欲中興朕亦只有避賢路而已共四萬之議若定即着楊臣郭驥攢筭會戶工二部與卿確議每兵一萬約餉銀每月一萬八千兩四萬每年共約銀八十六萬二千兩有該先將閩粮正項雜項和盤打算明白一面具疏一面公請賜對限本日回奏

流賊入永定城空民慘積屍成山巡閩御史鄭為虹以為言上惻心久之

命建祠祀江西忠烈死難曾亨應黃端伯蕭漢李大覺名曰四忠

以劉荀衛斐天龍享　時有王錫者亦同死難勅禮部都與他
諡以表臣節
行在欽天監進隆武三年曆樣着禮部頒發該督撫行刻印以符
典制
勅諭邵武正在用兵知府慰樹仍着留任
勅諭行在戶部湖西新兵安危甚重先發兵餉三萬到不可緩遲
着臨民庫發五千該部發二萬五千與湖東營速速催解
嚴州府貢生李瑞庚（端）疏條陳勦三策治安五要　上覽其疏曰以
揚淮為恢金陵從江浙之神義以出兵九江為破南昌圍額向

之患首以奇兵襲江口以偏師復廠為上下聲援之勢着三策
保護得是治安五要于養民任賢生財節用黜虛想貪諸藩深
明洞晚慮是學古道木

上勅諭攝文駿以大明寶祚移自太祖而宗復臨凡為太祖親孫
有能操臂先王則太祖神靈有依大明國祚斷主朕與魯王大
義正在于先後名分尤不在于叔侄晉王先王朕雖叔王斷當
北面晉王以存太祖若從後王是名為爭授一主也先王以存
太祖為務後主以壞祖宗為不務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以在
萬古自有至公豈今日一二侯伯可以顛倒攝文駿受知最深

救護難以明大義勸寧藩而萬尊親末本甚明人言雖如其函
朕心自有鑒裁所進陳函揮淚稿不堪一笑見悽滿紙宜請入奏
侯旅泰以念閒從度之可恨也朕委任王萬不得已業允熟猶
所謀以明太祖大法該督尚須於如姑慈保地方善行宣撫待
覲　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贈劉允奐右春坊右中允給與祭葬諡曰文忠
水口地方冠盜殺官刦縣　上曰此輩日中全無國法長此安窮
着上游巡按御史勒限緝拿違限地方官一併治罪
上曰黃士璜之大元帥中不受紀律輕戕猶見雖云寡謀殊可惜

惻看與死事寧我德等八員俱加恩卹以懲怯懦不前者軍師
劉孔昭調度未宜殊難辭責還同郭棟二將協力渠勦以奠榆收
上覽戶科給事中賀周望疏曰奏內三寒心處真可寒心盜賊公
行民生凋敝兵將逞雄左藏罄懸舉就烟沸角戶分門全不以
國恤為念爾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號令不信舉措
刑賞失中建議紛紜狡猾者是則朕躬之過也從今君臣改絃
臣亦須猛省
命天興府招募織造歲徵
福京解到火藥器械四十五缸　上着行在工部工科驗收并勅

延平府縣正資彈壓安撫以備捍衛之用毋致疎虞

勅大學士傅冠以朕委卿撫勦湖東調遣閩兵諸務責任甚重總

用楊廷麟為地方事權須歸畫一即其獎分路援急應之但郭

尚旅尚安侍粵兵粵餉卿從來安出斷即可料理兵務朕依衣

旅勦撫後援朕所倚注豈有偷猾巧中得行挑撥者乎擬重照

劉起蒙劉名奇亦係出卿所薦前奏甚明俱聽卿同心調度遙

與切為中餘毋負朕倚此之誠

新到官兵四月犒餉一萬二千四百五兩准以粵西銀給之

以提兵官乞象乾類守汀州

以太常寺少卿兼學士充翰林院編修何九雲輔導唐王

敕諭卿等內閣倘不臣民亟臣民擁立朕躬志誓救民害恥相送逃 22

雖狂尚可誓師而恭戎犯諸臣議論紛紜殊為道傍築舍今徵

士蔡孫四旅閱上情形甚殊國姓成功迎閩四來迎為督重邵

武相机出關二十八日之行且止從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

而後鄭朕惟以剿逆殉國逆虜知我朝敬佛以此六字察朕衷

功此後除戰守駐蹕一應條陳外若有敢請駕回天興借請退

避虜來者諸臣必從重議罪除必立斬以扶朕心通于上帝臣

民仰体欽遵 三一

果能是則濟不濟天也其為移言而行不遠何

副都御史荊木徵疏請小船可資戰勝槳數
上以閩中方用水師覽此奏識為要着下部議之
閩撫侯官縣耆老諸廷沐請駕回福京　上為之感嘆云即位十
一個月無時不思靖虜故民振躁既久望得回秦周知人民亂
險艱辛之狀但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民實多
矣
上諭都督俞懋功以武臣不能許為文臣恐開覬覦弊竇前已有旨
爾其克遵之
建寧諸生請聖駕再駐建水上曰朕進取之念甚堅甚切萬無持

綏之理但謂農家力作征役宜寬朕亦默〻于衷

勅于華玉迎撫兵須嚴加約束曰朕之焦勞日夜思救湯火之民

于華玉豪俠忠欵才猷爲大受朕深知重你必要嚴約兵將令

民間草木不驚方爲庶幾時雨之師云〻

嚴禁永定光澤二縣求救於賊椿濂

石寧建瑞四邑亂民結聚藉口投兵大費料理　上令箝其能否

若爲兵汰其老弱者歸農該縣官自爲收拾

福京鮮加貢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令安民庫察收免沙縣借助次

積欠銀兩

山寇竊發只攻萬家　上聞而惻然故遊是免

思文大紀卷六

溫州部小民白日搶奪未獲　上曰此宜嚴可長示著該撫速行
緝拏毋使滋蔓難圖

豫恤民瘼張三千兩與湖來賀順貴往楊渡兵以前貴未到該補
賞之也

著御馬監官祭収安撫雲貴御史陳睿所進馬匹俟御覽了付該
監善養備用

禮部主事劉鍾璐請首先南昌選鋒現進最為上策倘今此他風
閩門一有時動全閩震驚矣往度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

上以為然

上以天興根本重地城守不可踈前標兵捌百名已經平峽分派各門協營嚴防教練以重防守再益以三衙屯丁足矣

都督顧君恩疏陳因兵獲船諸餉且請奸究而杜接濟等事 上曰此策最穩惟在行之得法毋滋騷擾可也

上勅督師兵部尚書米大典曰民不得已從清情是可矜而招徠種土全藉師武臣力卿與諸督鎮當相機招勦期于兵能易暴以安民能去逆致順使及我王師矣

侍郎謝米賀差官解助粵東硝磺四千斤上令轉發福京工部製

令立刻馳驛等語

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廣胤疏請駕幸以行宮刻期告竣並不勞民傷財　上答之知朕駐蹕虔南收復江右即移師入北廟謨久定矣茲以閩省三關嚴兩守禦乃爾就延時日太廟奉先肅修恪將諸臣分任功次俟到日議酬

天興府福清永福古田羅源四縣山寇余紹王科等情俟建結恣行抄掠　上令知府事熊華風躬親督勦立見功成仍勅其善後毋枉

禮部右侍郎曹學佺請陳　聖駕駐延津所有關切四事一請延

河院防一汛隨征兵役一通福京米船一事俱裁兩衙以生殃
准從 上嘉納之
勅福京所存行在之紙俱繳御前用福京部院堂司暫用銅鑄完
以福京二字
蕭家渡玉獅嶺一帶綠林盤踞山陵許以白晝劫掠失主解助銀
二百兩 上聞而耿回近畿安得有此著知府熊國亟綠集鄉
勇力任之
上諭戶部侍郎謝應奇曰覽爾所陳社衛嘉清隱匿等大抵禁牌
案規去蕪除陪積穴事皆去其害足以稽國奢著遂欽力行遍

為裁除有贓有罪者監司守令府縣主行糾察以副委任之意

提問不法內目戢照

上將巡按劉聞禮糾兵科會議裁汰　上命輔臣悉從先行提問

後奏

令兵部多給獎功釋罪榜文至北軍前宣布

上諭朕聞浙東兵將更端各生封祿士民百姓無安撫如朕身

親歷水火浙中士紳在朝者速議拯救善策

勅順德知縣蔡栩曰順德係東粵鉅邑地方多故亟當矜恤民隱

加意撫綏況瘡痍殘酷之後倍宜施恩君才悉良與治以俟報績

沙縣羊魁亂撫從枕百姓恪受荼毒

礼科給事中龔善選疏言大勢收歸云楚西辰州蜀留遵義江留

贛州南安浙留金華溫州僅天意之有歸人心之有待者矣

上然之

浙江御史劉葵請發海師直搗吳浙

上令虞趙進閣佐閣日有奏章言官合詞糾之即止曰朕愛其才

可將姑伴進閣在朕左右非作票擬也

命兵部主事郭[illegible]前往寧化清流解散亂民

時二路百姓烏合糾衆號為長關又托名曰田兵令以較斗為由

近接撫臧要故者學言察所害何在即與剷除

上勅督撫剿賊後四衛世蔭身任節鉞不能服寇安民乃先移鎮

逃走情迹難掩成法自在卿不必代為開請以遂僥倖之風

清屢飭何糧料督師兵户二部侍郎謝來覲請先安此而後他圖

上壯之四南精是數省兩淮狡寇狂竄百倍已欽命家臣親征

往平兵馳援北攏奏該督情切請行不拘文法所見甚是准如

請據仍將見聞情形不時飛奏

勅平公侯斯之嚴撥兵遣將扼守江山壯衛聲援未可盡卸速請

旨之後自撫荊襄

上諭兵部郭以昌曰田關情罪甚重朕因鄉請待以不死已為逾

矣今乃無端叫囂皆由田聯巧謀固姓既不用此兵鄉選善為

處置俾此兵立功田關方可開罪不然則中其小計挾謀矣

以僉事傅振擇分巡建邵汀三郡兼轄兩省兗洋新城十縣着令

悉心制禦畢圖若極

嘉興起義舊家臣徐石麒殉難死　上聞傷悼之其子嗣敬疏稱

先臣起義獨先殉難獨苦仍官嗣敬為中書勅再從厚加恤典

同難徐佩曾一体行

上諭吏部尚書郭維經曰此番考選朕親簡定或偏聞於無心之

言或見其有一二勤勞可取皆由朕性過急痛念民生倘有未

當卿宜執奏以收成命事協至公斷不可為特示

新填永安沙縣山冠項目一萬一百一十三名隸陳園祥標下該國姓

成功節制

著晋江縣學生員朝峽領手勅同內目周文榮往尋定清侯鄭鴻

逵以慰朕心

以閩縣孫興鴻逵有道義之交也

冊封趙任命始且國若體學目與國保就近行禮

諭以清廷撫人心探款正遣師救援無暇遣官具符節也

工科給事中黄大鵬因地震建言 上曰此疏論釋冲諷言、皆
關係朕躬爾等同當書于座右以便朝夕觀覽即大小文武臣工
尤宜勅勵于寸心各自省躬共弭災患
諭平夷侯芝龍曰卿病革傷心提力疾料理兵務若臣兄弟倫理
而全朕所嘉尚
以袍褂賞與守紫安林順曾德守仙霞歲滿准與更替
上謂輔臣曰閩經郡北朝名碩講讀著茲准廕一子入監讀書以
彰朕崇重儒術之意
勅諭閩部院寺科道各衙門朕以太祖親孫繼統無一時無一事

不以　太祖聖心為心批答文書之後倆取精日德璟所進新
纂玉牒觀之朕心有大不安者兩事一為建文君今追尊惠宗
讓皇帝之親弟吳王允熥衛王允熞徐王允熙乃懿文太子今
追尊復稱孝康皇帝之嫡子燕兵進京後皆為成祖降爵共萬
世綱常以不可顛倒若新宜追復仍加諡號若成祖所給之傳
號曰廣澤曰懷恩曰敷惠曰甌寧俱不當用以仰慰　太祖之
靈心至于惠宗君臨四載恭儉仁恕寬民雖休賢君嫡子文奎
已立為皇太子宜加諡號以明典禮至于惠宗少子某出處
者近十餘年若追祖封懇有親王之秩今乃生遣幽系以至殞

身至今竊按建庶斷當遂〻改正追加封謚以存千古至公非挽回天意人心之一端予一為 太祖皇子諸王分封二十四國內有齊王榑谷王橞俱在永樂年間各以罪廢降為庶人除國削爵身不善於雖二王有以自取然其情各有不同谷王橞始本惠宗委托守城乃徼利一時開門迎燕後復謀為非於是總之罪不在蜀王許其不執實在獻金川門之一事致惠宗之出奔陷 成祖于不義卻體 太祖情法之平仍其降廢稱曰庶人誠不為過惟朕追念 太祖創業艱難谷庶人總當從猜 江文正為沐替其身而為戒桂其祀以存親齊王榑雖云不法

讒言致禍將誓遲然先廢後殺罪不至此何其慘也宜復齊王之封仍加恭之爲諡祀之宜繼斷斷必然允熥追復吳王允熞追復晉王允熙追復徐王建庶人文　追封淵王四王槩加追議曰哀曰悼曰愍曰懷并惠宗皇太子追諡爲和簡都着行在一面榜示行期令天下曉然遵守朕俟十五日拜告于我　太祖聖位前庶全三百年未明之大義垂千萬世倫理之芳模仍宣付史館改正實錄特諭

賜都察院左都御史張肯堂勅書一道旗牌十面風紀銀方印一雅文曰提制浙直中安撫勦部院之印尚方劍坐鎮便宜行事兼理兵馬錢糧節

制撫鎮

上
諭飭部侍郎李長倩以戶部掌邦賦責任甚重大師征勦方亟
中興事業尤仗特揄諸部一力擔承以副倚畀至意

總
督劉元吉御史黃曆疏請再召滇黔兵馬以圖恢數上以東南
只此幅員民生止此膏血不難于調兵難于措餉雖土司官兵
忠義勇敢必先議餉銀出于何處然後召兵不難也

左
都御史揭重熙請餉三萬兩　上議以二萬五千兩責成福京
戶部侍郎徐應秋于近處州縣催用吏五千兩責成黃賈昌于
安民庫內備用

因姓劉攻請給 新到官兵月餉 上命于邵武近處另撥該部即

行文去

勑鹽官清理鹺政嚴禁私販透越

時獲私鹽十萬斤變價四百餘兩發恤民庠察汎西路鹽商合

詞奏達故有是某

陞翰林院編修劉必達左春坊右庶子予祭一壇藏半造墳

念其經筵恭修著有全閩分考京闈得賢贊治也

諭戶部侍郎謝廷奇以餉部責任甚專倚畀甚切兩粤元年金花

正餉久徵在庫廷奇速往勿避風雨到日即遵照勅書內事理

合同道臣碩元錢閔守茂分委省府官立刻提解報完然後再
起二年之額其勸農察苦諭安懲貪殊吾鼓義六款俱着嚴飭
舉行務須民生樂利地方安堵有司不得加取民間豪猾不得
秉機肆擾康二三年間微輸庸麻大資中原祖代之用朝廷自
有學酬也
工部左侍郎劉興亮疏言務去飾治禁返必杖近取實而上目爲
光成格言朕當書銘左右
擾寇萬餘人攻圍程鄉勅兵部飛檄該撫速當守禦殲除
歸化縣青裕子民閉城二日不令于華王兵進城

安置靖原人于建設勒本新王嚴加珍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
字若有匿藏珠處地方官從重加法王責亦無所辭
勅豐軍兵部侍郎汗華王原帶親兵五百八十四名并標官三十
四員與羅登輔所領兵一千二百二十八名准暫住帽局預思
選所領兵一千零八名暫住歸化候為行虔欽
上
勅督撫轉觀生以自鄉行後朕擬即幸虔以慰徯待李閩士浙
民思々雖釋不得不少為進取安攻赤示迎駕各兵卿暫令其
併力齊心克復湖東清道之功與虔瑞莽登指劒眾難卿所久
知切戒以兵無擾民男必堪我切致虔耗粮粮湖西正在我字

着于湖廣新餉內撥三萬兩接濟
工部尚書鄭瑄等議以元二兩并司料額銀內將天興々化泉
汀邵六府福寧一州每年共銀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兩六錢
零悉解居京寺供造若貫碩等項存留起運之用以建二座
四千八百二十一兩五錢解赴行在以備不時荅應之需　上
允行
平虜侯于泉州建寺名曰報恩　上賜為敕建報恩祥寺借官塔
田俱如議遵選置買以永梵修
江南布衣劉[illegible]疏進直言　上曰此疏于古今得失之源亦有所

覽奏規切朕躬嚴言：藥石誠可嘉尚，隨便准促對。

諭兵部侍郎尹莘王曰：朕痛兩京繼陷，全非兵器之能止，因兵民扛帨，致危宗社。今日但有詳九背此民生，以期恢復一統。若從傷民即從固疑，卿宜仰體朕意，定令民安，新兵詳謀，授民乃木經節制。眷卿當亟振刷陋規，毋徒憂畏譏謗。

准太常寺少卿楊錫瓚以禮致仕，給與路費二十兩。錫瓚曾為唐府長史，上在潛邸時相得甚歡，及即位，起拜是職，時年已八旬，故以禮遣之，仍勅該府縣月給米四石、夫四名，以稱始終優禮舊臣至意。

遂溪知縣李檄抗節死難追贈為兵科給事中特謚忠烈給祭一
壇蔭一子入監讀書
令吏部議一要地要官以任劉起蘇另給勅印盡其展布
廣西逆首裘國琦聚家眾陷城逐令建寧及粮昭然巡撫晏日曙平
官兵破之生擒國琦等今當明正法傳示各蕃不必獻俘[illegible]
解散以示覺仁有功文武各官陞賞有差
兵部主事孫　疏陳澤大歸表狀船運米二事　上謂此疏殊合
朕安民至意該部速速舉行時　上不累行役大紅集鷄候日
久

守德縣咱紅防海時有議移他用者　上以額編不多仍照舊設
係為是
上諭戶部曰納貢事例原非得已大縣量准四名十縣三名小縣
二名不得溢汎事平即止
上
勑相臣嚴訥與輔臣冠同事何三省與晉臣湖希賀同事識恐權
任太多翻多掣肘號令重出莫知適從也時湖東冠令亂民逆
逃有致恨于苛簡自使政令不一者故云
准
禮部尚書黃錦給假三月往湖州與新操臣商度机宜然後來
滕出處以謝良有許蔡三千之邈璡其詞用犒賞銀兩即在本

地方措處三千兩

四川成都府推官劉 疏陳合滇黔以聯輔采一事机以光赤制開屯田以安兵農練鄉勇以資戰守上嘉納之令部臣虛心訪求毋以故套了事

勅行在兵部衡慶殘狎到措楚宜速吳浙人望方殷處降未便即與該部速會同新撫李遵宗發贛州迎駕各兵來的將須宜善安撫加恩以爲新撫標下練用未來都速行文立止至湖西餉銀三萬兩速著官解去勿得少緩須臾精臣覩生還着住處湖廣以安危擺特諭

給乙故吏部右侍郎蔣孟育新銜誥命廕一子入監讀書又謂其
慈善好學終始如一誥為文介
孟育龍溪人萬曆己丑進士久歷翰苑所著有恬菴集三十卷
勅李明忠論用狼兵
時有議狼兵可用者三不可用者二故又中止
勅新授廣信撫臣周梱預先料理整辦紅夷各項以伐不時進發
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虛放多貲除少 上深以為然曰爾既知
之自當力挽之毋使托空談可也
給發守関都督陳秀旅餉五十百兩為犒發價與之自鑄以京鑄者

不堪仍執徵田改造

催福京工部速解班鳩銃來軍前應用其戰械亦酌議製造以防

急需

閣臣黃鳴俊疏薦義師劉明遠汪志從等七人 上令部臣從優

收擢

道臣倪祖善治廣州勞績素著兵民相安 上令其加銜久任以

惠一方

上諭兵部尚書呂大器以卿所言用人太濫所用之人又持相援

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所見甚是朕自今當急省改

准兵部主事邵明俊回天兵製造戰器

時明俊自陳有精微要法火攻奇兵器件且自願捐資措辦故

允其請

勅諭江西巡撫李遇自任報稱甚重其所屬地方准照贛撫事例

兼轄汀邵郴桂惠潮等處仍准領用劉廣徹尚方劍另寫勅來

行此諭

以太常寺卿王忠孝帶管通政司事

上諭蕭滋王曰覽王奏陳鄉兵積弊皆緣將總兼其本在精擇

守令而久任之有治人方有治法況豪俠填逮梓間勞尤供爲

嘉謨內守閫宜用土著於時務更切中肯力行不可徒付之空
言
上
諭樞臣曰朕為天下臣民之主未能拯救蒼生心實惻然況可
今官兵肆虐小民受害水陸沿途閩兵搶掠於外所過拾搬送
為何用遂着該督撫各官申嚴約束毋得任其驕縱害民
寧化縣長關地方教主社黨橫行不法日無有可　上聞而惡之
着地方官嚴行曉諭禁止以消隱禍
上
勅到提兵衛從四覽爾泰湖來居民無山可入始以求死之地
不得已而順賊既以順賊之故不得已而拒兵展轉傷民朕心

惻惻又而不忍以召募數人坐困孤城銷磨義士之氣爾與陳
丹一心辦賊其見忠忱書另合湘東之事一委楯且建議皆且
刺賞還着賞〻共事用心圖功速復撫建自有重賞開坊既鈐
着印須臨以便行事
諭。我政尚書吳森枝回選其旅以壯根本數處冒以清平叢正卿
部之事卿宜力行之
御史米劃謨疏請實行訓練兵丁　上以兵宜練必練胆心練胆練
力練氣練忠義方成勁旅不可徒於袍納歲如兒戲故恁着中
路行

上
諭太傅青少卿浚起以覽爾奏甚有源委新秋急球賞做家祭
三言攻謹慎二字與以浙人辦浙事用新用正時至机動考語
但有哉矣予則水吞久不見達生矣看即隨便召辦
敕總兵劉志建四擡防宋兇來迎擒副總兵羽要不必入關即往
辦地接後為督精親生留守精外
時以贛南重地迎擊頻服封建森羽安兵無化神以爭渡小坑
撫捷賀氏杖　上底止之
敕合黑衣十名縣戎目奇春校管下訓練照例開報至御兵精練
沓番都通准作御前親丁

大榮火器二都司閔福攸重以李芝華協佐理營從以內宗崙協佐
王開敞以原銜都司溫弘潤襯鄺績總理教練事務皆從戎臣
吳春林之請也
諭國姓威功以兵餉器三事今日已有手敕確托卿父子並覽卿
奏言：碩畫朕詩之感歎其擬理中興妖氛兵餉器作皆惟卿
父子是賴銀閩防准造即以此為次造完須賜以便行事而
兵部主事兼御史陳明曜疏陳清勢逆迫　上曰言安大事請以
逆為逃奸細必布滿萬泰辛亥上下者皆臣蔦元志撫臣劉廣
徹作速嚴飭各地方官分頭堵禦皆輔臣觀生嚴守贛州即檄

專發周仕鳳挑兵三千速下萬安諸數道臣李含樸召兵一半
紮守梅關各路發臣劉承胤既至茶陵即宜整搠速同萬元吉
勤旅更見勞勳督輔臣過麟逕速前所部兵出泰和萬安一鼓
捨以毋殊防營陳所關者速赴贛州與督輔協理守禦事定後
即行使命行在兵部馬上分路飛勅遵行
手勅督輔親王目前狀恰吉安綱係贛州中列五要計啓慎勤切
着宜遵行毋忽
督撫親王琰陳關兵始末上以關兵自當招撫但初撫未善受戒
雖撫縱卿謂我無望兵則威不立無糧與餉雖禁不必掠事勢誠有

必然。卿促翔安去處地方獲寧通商撫民令各安業朕心忻慰
各兵餉慶寧都自應量與措餉前有賴庫備用銀三萬兩併湯
剌賞追餉湖西餉銀三萬兩可就此中分給卿還與督撫諸臣
詳議行卿在處中調度隨心可免憂勞

勅唐部二王毋得私受放凡官民奏本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
失諭依違者輔導官方士亮何九雲重治至於詞訟應歸有司
通政司不許封進以擾士民違者通政司治罪

土賊攻陷詔安知縣田桂死之

海寇突入內地焚燒坏船　上勅平夷速行勦滅以靖邊海地方

鎮海平和二縣山寇竊發　上勅下游撫目程嶼作速定事辦理
務以一賊不遺為功
勅上游巡撫吳闓祀守閩官兵敢有擾害居民不拘何營即同劫
掠立行正法
定安都督荆燒疏陳病故兵丁三百八十一名呈募補額　上嘉
其實心精覈曰病故兵丁殊可憐憫其月粮准給為棺斂盤費
並每名日給食米三升登程日倍之俱依議行
山西道御史林蘭友疏陳小城賊亂激變賊黨聚衆焚掠　上曰
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殘酷署官貪汚宜惟仙邑居古今天下之

變何一非守舍不肯所致據奏李芳馨之竪旗群盜之肇慝禍始于無良吞猾縣官莫能撫綏除縣官有無賍私嘗察料另議外今當先令督府以振潰洗之心次部署官兵以充戰勤之風守道榮世塈速令同鄉紳皆來郡已樸于始然勿使滋蔓

上諭御史羅國輔以覽屬厎規賍影詐多切摯朕自嘉與採納施政用的改適不容其登聚大小文武自工供得其枝榮着太僕寺少卿李樵督率忠勇營副將李芬迎駕之兵先到衙州與皆捕喝俊協力守禦以待拜陞其海上剿捕之兵自應量補抽調之數該撫劉若嶽從長議行

材習准晉銜太僕寺少卿料理准加銜四川右布政以為遴選士

胡林翼忠公者敍

寇鄉試于六月

上諭首精剖晰以文章之氣可諸甲兵多士奮勵務收後效朕念

福京士子亟宜省熟茲定期六月闈科鎖闈三試徹棘放榜不

許遊移一以監臨兩京當劃定同御史兩員同知提調則布

政司官監試則按察司一應科場事宜即于五月初報竣不許

首簡流珉另考官務用甲科知縣不足則就甲科中行官禮聘

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涉可念著地方官給與文

書路引以槃盤諭見在流寓的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恩
歲貢生照舊例著禮部考選
吏部尚書郭維經疏薦浙直第二機宜　上曰兵貴神速先復杭
嚴豈非至聯衡嚴擇重臣就有除于管轄鄰俊大典及請山表使
周安誠意伯孔昭其人叔若居中調度則全在中樞就請克卿
以郡封克邑以邑封詢已有古用海道出奇又須陸路接應說得
是朕原惆念東南忠略雖可委任者卿即舉其人以慰朕自有
鑒裁
衢州請邀貢州道御史劉傕以為言　上曰三衢告急須以督

撫之報為急臨事未可倉惶用心乃能共濟然臣劉孔昭久已
勅其援徽曾報四月朔日出師曾數包鳳起已抵遂昌道中楊
文驄近奉閣諭之命然可選將赴援鄭彩一叫莫止合隨地監
軍王瀾宋名世宋名卿自應各率鄉勇共發徽婺此外如方國
安亦應分兵協勦共固閩京門戶斷無束手坐視之理
檄鎮臣周仕鳳提兵救援湖西益見就近調遣也
兵部司務徐心箴疏陳三可惜四可憂　上曰其切中時弊
監軍御史陳蓋疏報西吳納款　上曰安永宗既悔禍投誠面訂
輸賦育田通道之驛又勸獻方物准賜與府名曰　并頒給

印信以憑之

封廣西鎮臣陳邦傅為滇川侯以其有擒靖江庶人之功也

敕行在兵部固姓速定今朝廷守住永寧詔陳彭周薛湛王蒯山速

速往撫贛州救迎清兵保安贛州有功重叙有失重罰諸州草

冠看鄭泰梨䍐同用心把截無致蔓延

敕按臣剿盜謀屢請陞憑今撫臣閤揖之任盜謀標下兵將着畫

付閤揖代晉調度盜謀准隨三五人進關來行在賜對面陳方

略

命中書官催輸臣光春增志入直辦事不得遲悞

大學士曾櫻薦同鄉劉達堪為御史　上曰御史為朝廷法官若
不清勤激切何以明目達聰從來巡方積弊積玩朕所親見這
所舉同列達堪巡粵存即著免行仍與加太僕寺少卿職銜
上曰關外百姓渴望王師李遴周撰著即星速前去以慰徯思
五月、
清圍廣信警報頻聞　上以茲地閩關門戶自當急用援救移動
與督輔廷麟元吉等商酌行
上謂鄭彩務兵有名無寔大負朕委任至竟餉銀斷不容輕發
勅光祿寺免行端午節事

上命錦衣衛官招募極有膂力者千名作御營標下用

上謂金衢巡撫劉中藻曰近處精兵可取于寺蔡、看蔡、會蔡三項此議誠是取用之後即當給示免其差徭仍勉令與百姓相安兵數准一千名衣甲張兩准于該州動支二千兩正項積糧兵精而餉不糜

上謂輔臣曰近世之賞非敢謹好也大有軍功者未可輕議朕懸此以待諸臣久矣

吏部員外兼兵科給事中楊文薦疏陳江右義師響應數逾六千

上曰是役實爾忠誠所感

上諭召募漢兵監軍御史林冢曰吉安大事起于鄉勇引寇他兵
坐視不救深可痛恨然須兵戰而不勝猶愈于不戰而逃者爾
還策勵自效收拾餘兵於用處地不得以困推自諉
勅劉孔昭到舟山書以還回之物如數給還黃斌卿時孔昭自杭潛
回多攜銃召舡隻救江
上諭文選司主事樹芳曰朕實心救民殺賊至從前債怪皆出任
使非心腹戰與銓事為用擇一賢能委寄勝兵數萬
清惱廣信
兵部侍郎萬元吉疏陳汀贛吉安須全力注意以犖岩撻 上覽

其致以異見誅戮前因虔中告急特遣家臣郭維經以提制行
計程已抵汀坑于華玉正當奮事相亂所稱上策待制臣疏列
即用朕志切救民猶人祖不回福京親發大營現在劍城委首輔
及輔臣統十標營以壯禁旅
撫田羅登輔謝祥昌各鎮兵以固長汀
撲析仙遊縣小寇林淵家等百餘人　上田賊首余々誰非赤子
乃至犯不赦之條朕實切憫念
兵部主事徐州方疏陳閩關入蜀宣布皇恩目擊情形等事據列
旨督撫按在事諸臣王應熊樊一蘅李乾德馬承乾朱壽圖劉

鎮長王芝瑞萬年英鄧連元劉泌范文光年道行田華國曾英

曾勳吳宗文楊展賈登聯譚詣等戮力殘疆恭揚威命　上曰

川蜀頻年苦寇民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方克

畫使戎着即前來復命

上

諭靖峽侯劉國安曰卿威望稍著為江上諸師之冠至天心奉

戴忠誠無二朕猶鑒孚卿無可間之嫌朕豈聽讒之主中外大

小諸臣須同從一心乃能群欽和勿安分彼此使醜類聞之得

計卿其曉示將士善体朕意不必為浮言所惑且聞卿遵諭同

督輔馬士英節制猶鵲冀阮大鋮等江淮諸師具見和衷敬忱

朕所深嘉云

至德潛三縣大捷斬寇獲仗全台鎮臣方元科竭力支撐備明德

田勝當有聲協助請峽俵於上悅

給太醫院御淑娜銀三十兩令在延平府開設藥鋪以濟貧民

時風寒料秋暑氣蒸熱人多患痢疾諸症

大田縣育生斟英進冊府元龜一部

勅部院頒前堂差官發兵往浦城平價糶米以濟軍民開市牙埠

不許生端阻撓

琉球世子差官航海入都併賀方物　上謂其忠順可嘉船准入

澂餘各照例分恤并勅地方官照管安插以示柔遠之意

鎮臣鄧紹一家殉難准予祭六壇再加二壇并行原籍建坊旌表

以示勸焉

勅兵部侍郎劉士禎同鄉人子破家起義為國除奮不顧身矢之捐軀尤可憫念准即優恤以慰忠魂卿當同督撫諸臣戮力

保廣城去朕將駐師延津稍定即移蹕章貢君臣相見有期矣

上諭平峽之龍首輔何於史兵户三部臣曰官兵虐民極而從清

不但淳邊閩　為然此為目前第一大政則御將安民為目前

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用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

近民既定遠民自安民心既固冠服自宗中外恢復共外無遠
卿等其謀訂以成之實賜詩着授兵部員外前去徽寧有功再
擢
頒忠勇將軍銀方印一顆幷袍褂用
初九日廷試貢生
勅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履核沉肖條抉等契以作人文上庶治
典
廣西桂林等府全州等州進賀貢監開登極表箋四十六通上雖嫌
其遲然亦念路遠阻滞也

肅虜將軍黃斌卿疏陳古今多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 上覽奏曰

輔臣道周精忠大節就義從容真足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

憮中興大業而一代純臣先朕凋謝撫念令茶倍為愴懷銅謝

楠現在何處着該部再行訪察務得實信回奏以憑從優卹錄

其毛主水四員并與祭恤

福京米價騰漲試御史劉霖懋以為言 上令閣臣與霖懋究其

何故并議一良法奏來以蘇民困

山寇圍永安知縣徐孫裴擁坪知翁恭羅家手刃之不能倉卒突

亂致闔城如沸玦及流寓一槊洄殺 詔切責之

上勅請峓侯以清苑常山戍兵抵常救援復較馬步冲殺下河於
甦頻仍多人衝邪一任長驅官兵縮朒如此何以支欵抑其飛
催督猶大央 標兵既接復召碉慮數馬步兵從全衝應援毋致
蹂廢
以南平縣庫銀二萬兩看户部着的當處解到趙督軍前用
南平知縣劉宗祁琳陳南平未敢辦應凡有夫役二十八坑院為
琉台殊非体卹 上以地方困苦驛遞繁難朕行且發銀值大
何況其他自后適有地方難行事一面具本從文書庁奏進務
期民安

禁地方官之累

上以上帝命君惟為養民君之設官惟在安民俞風流行民始不安府州縣之行户實地方害民之惡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尚以官價買之比市價十去五六全無良心者直票取如寄吏胥書役之奸孔百出朕昔潜邸久知此弊宜行禁革急救民生在外則都察院榜示所屬恪遵副朕仁恤違者必置重典

勅下游巡撫~~對之居~~爾照心地亦屢切圖融以泉興二府每石米派銀一錢稽足千兵之數亦屬可行須着實訓練以裨益地方毋但有名無實更諭各縣里排朝廷正供自有定數不許加諫

亦無容損減，速完趲鑄以充關守之用。

思文大紀

思文大紀卷八

欽定廷試貢士十二名為等士

勅于放榜之後首輔會同禮部禮科公選年青貌美者一十二各令將祖訓及大明會典分類分部定日熟習着翰林院編修輔一員從捆教習三年後仍將所習者分條欽答以熟記有識者立賜同進士出身破格授以翰林禮部等官其首名賜為中興廷試首元准與即授京官其直浙江楚雲貴兩廣或罹殘破或路遠流離假於放榜後三日吏部會同首輔核科近仍引各生於朝門外公同註定地方掣職次及福建遠掛出此天理至公正

於道中酌其道路遠近如欲難行以示朕篤念斯之加恩天下

至意

頒賜平粵伯鐵券于丁魁楚

齊憑福安寺宰等縣上通提行

上敕撫按道府刻期料定橋梁

散眾以請地方

剿

御營親徵書諭旨誠純忠可嘉今海師銜任方隆即與掛平海

將軍印

上

謂群臣曰輔臣閩鳳香自殉難其子引忭備述之鎮臣鄭識鄉

亦有此奏憤絕命緣有是天千古事大路一相人之句朕亦不

覺羅敉行不肯為推戴人臣卹典著于五月日內察例具奏其子
孫中年僅幼孫更可憐憫前賜銀兩看孰繼准給銀二十兩以
助喪費
賜榮賞吏科給事中劉作樑謹慎錢大字銀牌二兩面因作樑以篤旅之恩
直言受知身處諫垣能抑奔競真濟世之書靈光也
上因天氣炎熱監犯當宜沐浴諭知刑部遵照舊事例通行省直
除人命強盜官糧軍機外其餘軍流以下俱准保釋以迓天和
以手劄一道關防一顆賜行人劉僩係記一顆賜兵部司務王[illegible]
使達兵圍協同探軍機

勅司礼監速行文知會平虜侯福京空虛大比當嚴一面用以防
隘一面留總憲臣張肯堂彈壓

福建監臨御史王孫蕃翔元熙滌冰減篇擅士推一時之恩推是
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為合式其題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場
亦然庶鑄之拭採傳之天下後世皆信為不刊之章程服羽之
盛美也　上准如議行

十六日午時上大召對行在輔臣大小九卿科道翰林記注官
後殿候補鴻臚寺卿吳傳行
以工科給事中劉大鵬協守仙霞關

大順建陽人崇禎戊辰進士以鄉紳同地方官料理城事之也
亦以其能覺察地方隱情而桑梓念切耳
和順王愍哄孤涼建陽縣百姓因大兵久積溪不敢漁山不敢樵
上以如此情景何以聊生今後各官經過不許入城城外亦不
許近縣托者即行參闢選與擇示通知該縣官一面訓練鄉勇
以寧岩邑疆
張安俊姓名為渊飛遠來迎駕　上賞其忠勇可嘉着加衔為御
營副總兵仍管進擊事後新其任度中隨督撫調出征勦
永福縣雁湖山賊作亂知縣田楷計平之渠魁審明正法

令恤民庫錢銀二百兩為楚王等塵壁玉六兩月祀膳之需

上諭戶部以錢糧收於京以准入為節多添則病在解官仍作大

數因而布政司增添法為又苦者百姓只以暫時法為為準將

該部與布政司較定詳道通行但照失此何須增入

廣東解大造賦役黃冊一千七百一十九本總黃冊一百本着戶

部察收

上以光澤荒殘民窮可憫本年正供錢糧准與減免六分以恤災

黎他邑不得援例

兵部右侍郎喻思恂舉文武二十人共奏弘光皇帝在平濮衛雜

疑為僞　上令內臣劉尚忠通政使周武晉往平溪撫慰仍勅
黔楚督撫用心護送前來若有未真即以方外禮送來相見朕
自有鑒裁後知為逆賊張獻忠假冒逆報詐害
勅內臣李國臣齎旨賞奇瑞及蔬何如順須要食二塊藥資三十
兩着長隨撫以副眷係
監軍兵部主事劉明正遊智所史可法讀表　上以可法名重山
河允宇日見至今兒童走卒咸知其名方言特旨渡江迎駕帳
後乃為操領力任奸黨猜任意貪忘以殞也惜哉遺命令人
請擬恩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亟行在該部即復擬其奏

聞其母妾猶留賊穴一子不知存亡作何覆奪黃澍正多方闞之

上諭首輔劉瑞以閣部之兵敢行潰掠大安關外復有失招朕心焦勞卿其強出而分憂焉

督輔劉冠見其頗通韜略大槩著行在兵部給劄察狀以為謝緝

恩捐劉熙振勳爾

時度淺見忽劉熙祚某其身任督師日午方起不寧至閣上一步

人言嘖嘖上怒其有負委託欲准以原銜歸里焉

上

諭首輔劉瑞以卿足恙朕親見蹣跚之狀非吾朝三四日朕決

意擇江鄉可同招呂平為料理

上指捐輸且以賠民之欠豈可以銀兩保朕於閩浙近地凡有捐輸至二三千兩而求為知縣者朕所不允蓋為民生計不可不慎況撫戢凋殘有所不便耶

時鳳衛伯劉文紱為捐餉急公而有求署巫山縣事者拔上嘆知之

復諭督臣以朕在此多兵從之策須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實出閩令定一件做去尚為得法且今地亦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今在一處清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惜負祖負民朕

之存亡猶其小者今遂要催樹岳兵倘湘又指兵討決意和一

日以行

勅恤民瘼撥粵餉二萬兩差官周瑚齎解到楮頭楊述麟半前所

永定縣溪口雷湘地方白喜行劫奪去誥勅廿軸及糧銀一千五

百餘兩　上聞而駭異之飭行道府緝獲以避罪愆

平虜侯鄭芝龍職指職通福京河道以消殺氣以蘇民生上允從

贈諸生閻學爲翰林院待詔

閻學江南人雅以復仇雪恥自負聞皇上登極匍匐入閩建言

抉搜不遺餘力上官之不受薦以疏從陝西道御史錢邦芑爲

陳其本末　上憐其志贈以見宗齊賜銀二十兩為塟費琪芭

為之繳還　上曰朕視忠臣過于骨肉一臣云亡朝廷即少一

此琪芭學賜金着與製一碑碣不必繳進仍賜四語俾勒于石曰

生既盡君臣之義死亦凜華夷之防名稱大明上士實關天地

綱常琪芭等奉行

禮部繳進貴州試錄二十冊

授生員韓繼都為兵部職方司試主事

繼都河間縣人忠憤氣振甲子同寇始興　上還于淮陽嶺右獻

款縱乃收戮南偵探敵情比與韓且許拔飛起義太湖同剎總兵

刘承胤将刘鼎武中书郑洲洪澜漢來入楚迎楊等同伙歎悵
大壮欽绿後乃入閣　上稍為佳古(超)起拜足践
兵部尚書吳春枝疏稱杭州已陷　上因杭復則嘉湖自是易事
陈兵首請(表)使寄任之水兵首楊耿李一根周鶴芝等任之歟
守一路制臣劉遵撫臣張凝包鳳起輔臣劉大典熊臣劉孔昭
董臣馬民興沈觀等分任之務以異抄為期慰朕諸虞安民至
意
錦衣衛劉承恩疏指三眼銃百門弓百張(皮)盔百個皆百把腰刀
百把藤牌百面鈎百枝火藥千斤供船救發與之

官給大學士徐桐葉賞銀二百兩因卿為患難舊德朕心眷注
徹敵時當極難正宜同心力挽 上報高里中全始終若以病
陳請豈朕所望著即日入直切諭切諭
贛州危迫人心驚疑督臣萬元吉取家眷入城與民兵誓死相守乃
保無虞 上聞而壯之加以極銜餘協力共守者陞賞有差樞
臣劉廣胤逗遛雩都是何節鉞著章朕聽歎
勅福京戶部發銀依前式製造尚方劍十五口
給劉蓮某官領餉七百五十兩渦京萬某官領餉一千五百兩庚
米解餉銀十萬五千五百兩有奇鹽糧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

並著仙氏庫務臨布政使吳明亮則枝督解程卿通緊保扶無
虞隨陞為少司馬仍加服俸以勸有功
勅發勅令一道與周文爍去貴州調兵
沙路小遁窮搜焚掠原野一空　上念孑遺可憫勅有司官矜恤
之
上
諭督輔閣臣曰覽卿奏援虔將悍兵驕一聞急警振旅思歸如
此無紀之兵安能濟事書都會昌猶已既可直達汀州則防汀
更急于防虔何向部無一人議及甚為可憂敗殘兵縱麾之不
能呼之不應督輔諸臣執為善策退守虔關宜朕行銀史當旨

固欽厥堅定卿語難詳述矣以觀時變卿言良是遂不時於度
情形飛章來奏
針恤民隱發銀二千兩交撫臣劉中丞往溫州賑濟時溫州民
皆氣憤不入土也尋發五百兩為其募兵用
上謂近臣曰信撫五哥向後得劉摠令又授摠不足用才能拔而
從是俟到任不致另議未晚信乎用人之難也
都御史楊文驄疏陳吳易折偽將二十三員斬獲三千餘級獲船
五百餘隻盔甲器械無算　上知大悅曰吳易于二月內已欽
加職銜未頒到未全蒙宣賜報猶有恨源今該大獎准加陞行

在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餘衙加銜衛子龍准加從行在兵
部添註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礼部擬會試定期十月錢徵各省各府不致遲悮遵上旨也
勅選正宮收粤面選秋以資國計不宜影犯奸豪徒付類目經理
勅國姓成功兼領大安府仍益兵防禦總有清騎突入銃器火藥
即令二部給發
上諭大學士吳貞伯以韓州告警既已三次發去餉銀八萬兩未
見成功從應根據深為可惜
上諭吏部驗封司員外劉元晉方以東南為朕一人歷三遭冦虜覽

忝如雨霖在野義師征、、實具未其怨而激勵之因其勢而利
導之莊振勤一大机元判為国仇家難鬱心懷慨積怨異見忠
券往往難往而有濟更難也

上較總督川湖廣兵部對搃捐回省來馳赴方在楚徵步先增數千為
長策以湖南兵馬核撥付撫臣 衛隊揚專款剔案承憑、加自認
訓練循題、估兩路膳餉、切非自無蒙混挹拨得為自今選將率
嚴毋狗練兵事不在毋首務通與傳知卿還切念與漢中京非
一手一足務矢同心同力恆注熟成一体酬叙
復蘭訓卿伯舜改南為成以肅字字義有益也

贈輔臣黄道周爲文明伯謚曰忠烈

平夷侯鄭芝龍疏陳孤臣矢志盡忠　上以輔臣道周身陷腥羶節光日月時久饑以明志爲職官而求死雖處困運中能不挽大明寧祚朕讀其遺疏刺心淚濕朕自道周未能救于事前道周不負朕真識難救于先朕孤危臨難不豫于後此後尚要奮志殺賊雪我忠良今日卿衆尤當破格祭葬即照伯爵例從其封一品夫人廕其四子長爲錦衣衛世襲指揮次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三子著做行在尚寶司丞四子著做中書科中書舍人仍勅有司一立廟於本縣一立廟于福京春秋致祭併

與立坊于家文曰中興蓋犧其遺詩附立碑于廟門家祠曰報
忠京祠曰憫忠俟朕稍暇當親草据頌示朕道于天下行古誼
卻德、奉行

擬加福建鄉試解額三十名以示龍興首善廣開薪槱至意

令吏科都給事中劉翔等專轄科疏加御銜以寵異之
時中興草創凡事供備伍塊上知其艱特技劉翔以為六垣之
長劉翔陳列五疏上問即此便見才識至中旨當慎封駁最所
與聞隨事抄發職掌至宜修舉以題覆遲部院極為得体然必
每科一員專管注銷月終提比稽查方無積慢諸不要緊疏揭

按科李終案請注籍召對預行備宣恐廢弛事今後侍班科道
錦衣衛各輪一員供直其每日召對某人議將寄閣一小單送
閣併輔臣亦得與閣記註官員使傳宣事公則公書之不得緊
請獨對謀掙需人資淺宜循英才亦不可抑庶常部曹中行推
知縣可為言官若薦舉得當又難盡依常格至內外京轄自閣
議判二人兩李京堂驗司之例斷當舉行朕特召對策正為是
從選須逐款遵依不得借以建白了事對策資俸已深准加行
在太常寺少卿仍管史科印倫
大學士孫師構造疏陳虜事危在旦夕援兵半已潰去　上臥

吉州吳宗聖且萬元吉指兵皆付一鄉撫且劉廣胤先出雩都
到總鎮丹揚趙李湘漢五月初一日失郡成何法紀此番功罪
宜明鄉邦群忠入泰非虛惟公勿借勿勸見在狀拾敗殘亦即
中興根本粵兵狼兵三萬餘人准卿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
束此先振窮逆日地方苦兵甚於賊緝捕不擒猶令不嚴服
虎進狼隨林四起言此殊作戎首戕害劉純兵張佳玉與卿還
嚴搶不得收聚先後終成潰散朕十日內外一定親蹕汀州面
議方略擘畫在此行決不失信諭
以修閣銓銀合錦衣衛分賞卿與人各一金衛首皆倍之使有功

務皆治實忠云

上諭吏部尚書新經以官員賢否關民生之休戚。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濫。舉。情弊。天。下。必。中。傷。百。姓。朕于此深望張至公力拔其尤而後已焉

戎政尚書對哈挍巡行汀關推榮永定清流歸化三縣平定州海陞賞有差

上謂兵部狀司務衛平德以覽爾孫泰搖人所未發如一官五月而更數人。一人數日而更三仰。百里而替換並設。巡方與中使並起。皆害政之大者。至謂疑人複留用。兼其不同偏。有特書之

勤而未收其用夫補張而存實意相天下機而務持循皆切要

諭朕所嘉尚焉

安排迎駕到撫兵樹元識兵于持樂

溫州府進貢新茶

札錦衣衛都督楊欣發兵捕剿沿海寇盜

時閩撫南埜林對龍等我莫賊入港行刦武僑踐虐延紳民

上以不可為訓拔發兵剿之并知沿海兵餉來歷着福京戶部

與布政司會議具奏

江西光貢各省義師蠻起　上勅其聯合義旅救偽後勝仍列登

程詔高復一縣即授知縣等秩予敕書附行人唐倜等賫去
吏部尚書劉繼經瓛到三吳起義死難士紳各贈官有差葛麟贈先
兵部郎中錢栴光贈參政猶榮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
外郎翁贈判使獨去贈參政王省吾贈僉事顧三衡贈國子監
學正衡家棟洪明光劉球供贈判事
上敕先擇各縣倉穀發充兵餉可以濟飢紓急亦便于出陳納新
發米一百三十石賞給軍士歉收叫呢臉
上命禮部右侍郎劉崇俊清察軍根兼濟民食仍書四字于戰微
劉俊至見辭以成宗嘗錄按諸家集精力紕繆難竟他從　上

許其薦一人自代

閩省紳士捐貲買米又與楨以不能照其門下士各有籍

此而竟至患于他州縣各人言嘖嘖故時職辭之

給督師楊嗣昌弓張各一千撒箭三千枝不足各著察解戶凌補

忠湘巡撫劉桂國擒獲湘陽賊首蔣三權即時正法職閒行赦

上令其察敘有功員役

上諭錦衣衛王承恩以閣外駐劄重兵以便相機驅勦閣內聯絡

鄉勇以資守禦應援自是閣臣將兵擇用本地鄉紳同地方官

料理閣內事務使臣不得擾民尤為緊要爾比委且見方略

以御紳侯鈕潘聞道臣趙彩騤把守永定劉耕紹芳同府臣周繼
科把守大安門黃大鵬同營臣鄭為虹把守仙霞關揩要撫和
兵民俱懷好逸嚴守關兵捷有地同營有罪同罪違者三尺不
赦
溫州颶災發銀一千兩令何兆龍齎往賑恤　上復嘆曰奇矣至
此一千之數安能遍活數十萬生靈采疏通救急作何設法撫
臣周名騰錫臣鄭君先速為設法毋使甌民重困
上覽台州府通判萬年英疏曰這所陳三來個個直說乃至四千
三百餘屯積之殊深痛惡侯鄭擇各文武張國俊利常浙等不

知名義兵足渠搶江上諸臣武如方國安鄭遵謙裘文如方逢

年稱國姓學朕亦自有髮哉

詔安縣為山寇所陷校官劉彥從復之

禮部尚書劉學佺助海師餉銀一萬兩

時海師擾亂不堪額送兵餉尚難學佺請收復之策亦師直搗

金陵或可冀其克一捷聲措家貲及鹽木諸項勉成一萬以饟

之

新裴村惡民周　為人妄揑奸細拏

時輔臣蔣德璟過裴村男婦百餘人拴訴周某實非奸細又有

里挑生員人等保舉疏聞招撫放亡日此後迴繹周應張嶽亦
不附安全良民設兵要道隨守關將士各改中錢二相并稅存
案
星工部司官蘇昌祺因粵東貿銷銅之該省布政司報大示以省
推滯之處
上諭御將田稱德以覽顧疏其以兵糧追民二以求生拔寇涂可
痛恨矣縣既逃皆永棄盡矣將何以繼數頃漢軍歐前行督開
攬賊毋得逃匿自干公議并察明須量作何不落其奏
行在御營發五十標計其數一萬員器械衣甲准各府汰去逃亡

各箱內撥出備用
侍郎塗福寧等兵未必勁催速赴戎政官通領以綠十標
左都御史羿肯堂疏薦蘭芝若于用海有舡五十餘號有兵二三千
餘名乞擇派風水宜員標下　上從之曰前據敕紏其營賊入
海因將兵捕勦既信其無他則准隨御前進定限夏至前到
以便御乘風急行蘭芝俟吾至地即與拜印
夏至將鄭勦福京不常奇峰行
會官備決對錫標以撫嚴州百姓
翰林院簡封何九祿進家藏書四百八十四種計三千五百本令

第九祿賞摠 上曰朕性喜閱書所進各類緗珠等指伏袁頒
着即收進內有東的仍發與九祿領回九祿着做國子監學正
以示酬答
欽天監奏星異 上曰人事修否可回天災各官宜極力消弭毋
事虛文
福 京署國子監祭酒朴天麟疏言新舊貢生在監者已有千人咸
均伊培當廣作人 上指其于四字貝字號貢中二十名以示
京省並技之意
勅福京戶部侍郎衛穗秋盼備稽考敎每年籍消二萬四千七百五

十三石之數着于收成後凡有罪犯取贖均成令其納穀務令陳陳相因始免有礙

以福京戶部侍郎預日昂協理安民庫

上諭司理監曰內宮品級奉御為正六品今內宮多列宦廣從六品以下之階庶不僭越欽行酌定中宮皇后位下差使定銜曰椒宮承使為正七品皇貴妃位下差使定銜曰椒閣應使為正八品九嬪位下差使曰椒室領使為正九品以下內使都為不入流永為定例著纂入實錄以示將來

廣西布政使起解報餉銀弍萬二千兩常貢銀四千八百六十八兩

四川布政使今陞太僕寺少卿劉斌長派陳極復重夔二府三州二
十三縣以川餉賑川兵不得虛糜被冒
上嘉其不避艱危並將方兼忠苦懋勞併其前來陞見供職焉
平山將軍謝森精募兵二千以足守閱五千之數　上以增兵少
先議餉遂衣甲器械著交戶工兵三部議奏
時有訛言驚田天與谷　上聞之怒曰朕以進戰自整壹有偃田
之將排為此言以惑亂耳目即飭五利察明斬首以整其餘
上諭巡撫吳聞禮派陳鎮兵分防谷陽搬謝忠兵把守桐梓搬謝
樹兵把守谷口搬施謝兵把宋崇應搬司机兵把守觀音陽搬

贊理兵机宜　上曰此皆輔臣謀猷撫馭得忠誠所致況
素抱謀慮能於行陣見勇而能不負朕心甚悅
行人間託疏陳楚蜀須兼事情楚在一事擔寄任後預勅重臣以
侍郎制置之後即遣大將以鎮之蜀在諸將士收民心用蜀
人辦蜀事擇賢則知撫並用獻賦則徵輸渠輕須兼則在外接
鄰郡內相關民但近日熟苗土司搖擺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
與楚之接界平溪銅仁僅宜防援種種皆稅要宜著　上嘉納
之
都督賴塔趙抗節極邊　上與撫封將軍印作御營從征前鋒

右軍都督同知進太子太傅
首輔何吾騶兵部尚書呂春枝簡練十標議定兵餉才將以款以
新舊當作第二標湖天將第三標總和王將奇陳文煥前營天
作四五六七標楊鶚所募皆假着集揆管領作八九十標、
兵毋得通額凡有餘兵即隸戎政標下以備御標缺補　上從
之先發銀一千兩為調練之用餉有定支才可節制庶實得兵
用焉
上顧左右曰延平地窄米貴朕亦不欲久住俟處南收拾安妥六
飛即當迅發也兵部主事方文雄請朕裁減員役此說誠是但

各處嚴飭地方官宜及早消弭毋貽朕行從之憂

湖南道員傅雲龍才足辦賊着即久任以安地方廣東布政使缺

另補

擢程趐為雲南道御史即命往湖劉承偁兵

諭因姓成功以福建戰守必取閩餉浙直江楚戰守乃取粵餉不

得一定額著李長祥專司粵餉行在吏部立推右侍郎一員專

司閩餉務令井然以有成緒

粵東撫按挑選精兵八萬粵西撫按挑選狼兵滇兵一萬以資

收復中原

小題萬人以圖龍若點

恩貢生陳元綸赴廷投進所著歷思保治全書五經涉錄各一部

上納御覽以啓新學

特授廷試貢生第一名劉夢樑爲禮科給事中勅其侃侃直言毋

負新恩時簡

忠文大紀卷八

六月

以楊鶚總督偏沅何騰蛟逆有勅印一並交付之疏上諭之曰卿宣勞江漢功在社稷後楚妖孽長驅燕代業以全權付卿楊鶚之推陞因彼時未審輿圖偏為錯舉豈有一柄兩操之事今中樞竊人業召鶚入伍奏朕與卿分則君臣誼同父子何不回疑奏明遂為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尚惟始終一心力任是地以必見孝儀必彝威宗為任朕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命出江百念迴思頻楚之疏中有願為忠不願為邪不敢棄不

忍棄不能以兩年兀搏之城棄之他人之手 上始欣然曰闔外之事悉以煩卿惟有平開雲臺以待

上因粮餉不足每嘆曰朕布衣蔬食經時寡費所餘重餉皆以養士給兵乃內帑無多應用每需為之奈何

上命翰林院新選萃士萬荆等十二名隨庶吉士後入閣拜先師復勅翰林院官時其教督毋得作輟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帶向後兵部主事蔣四吉劾其非制且有屬為見售之說 上曰拔士于貢中作养人材事屬特典名為萃士原不同于庶吉士毋得憤激不平時行詆訴

贈侯峒曾行在礼部尚書謚曰

贈高飛穀江西按察司僉事

飛穀長樂縣人於丙鄉薦以同知署揚州府事救至偽義不屈

仍勅其家人護卹以達行在故有是賂

興化佃戶圍郡城

按莆田租額每石穀計一百二十斤後鄉紳或有議加於衆不服遂率衆而成揭竿之事 上聞之駭然曰此誠地方異変著守道將世延將租事作速議妥務期主佃相安官矜非理虐佃與刁民假佃倡亂者係當重懲示警

番禺縣康生劉國彭捐資製造九龍太火箭五百筒總供援虔後楚

之用　上嘉給銀劉部司示酬

編備劉以修進文昌化書　上以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

生長其鄉即與門人詳定更當廣布成書懲厥休嘉以襄上治

勅文侯旨行

按以修字懋經號九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初令福清調繁閩邑

下車即以化書示予意欲謀所以梓之予惜故家善本爲之校

訂訛謬并捐微資合各家助刻者始克充梨棗之費若劉公則

一意安民棠牘無事而已校訂初只列予名繼則補刻閩中所

厥士予亦居一焉其詳載在予跋語中

上

上諭廣西巡撫要日稱曰用狼兵必選狼將否則擾民今因妖撫

倘行間狼有生熟焉步之不同依請即用戍大用為統領要曰

敕為監軍行狼安家取給平梧潯南四郡務速如限到度於起

行之以扶搖飛焱仰慰朕懷

推吳時亮為行在兵部左侍郎瞿式耜為添註左侍郎吳賢為添

註右侍郎

以傅上瑞巡撫偏沅地方

敕行在禮部天道尤傷殺勝民疾皆朕不德所致除自初五日朕

在宮中行礼虔祷雨澤禮部即察覈净處所設立壇位六卿以
序輪日跪拜以祈甘霖濟我百姓
廣西鄉試取中六十六名加宗生二名流寓二名
發銀四十萬着太醫院俞淑卿胡兆龍朱士選王大業各往東西
南北四門城內外施藥
勅臺臣艾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覽
勅内臣鄭全到天興催編臣劉中藻速往溫州到任并為金華救
援
時聞溫州警報并發警柙孟皆自有相戕之狀

命國姓成功覲到準衆精募兵將立功恢復期限二十日即來候

命諸將仍用心守關汛令一騎不入俾奠參膽不負朕股〔心膂〕肱侍

諸將至意

封建宗藩各省准穿錦繡三日遵常例也

以都督楊耿總督水師調守仙霞關劉德還京補之上游巡按御

史尹民興劾德淫縱多端　上謂德有則速改無宜加勉可也

勅勲臣劉孔昭嚴禁所部毋犯亂士以著臣節仍勅福寧道臣王

刊發陸兵一千出温州應援

封方元科為定胡伯

侍錢塘沿江戰功惟元科爲能用命并於手勑以示優異
水師職成以吏部朱永祐趙玉成兼戶兵二科給事中在周崔芝
李一根林皆山軍中聯絡措餉改推官俞孚遠爲兵科給事中
編修周之夔兼兵科給事中監督聯絡浙舡共表忱勤
福清知縣趙士元勤禦土冦有功　上命吏部優敘之
賊殺爲江渡舡三十餘人并把弁李顧邦等　上勑府縣官嚴行
緝獲
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福京宮工告成　上曰宮工告成雖非朕
意朕今驅馳戎伍何暇安居惟平虜俟旁自當旌每歲再增祿

米五百石仍蔭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梅狀准加特進勲階

上曰人下之變不壊于敵而壊于兵不壊于兵而壊于說殊可痛念浙中無所事事之說適過于怨驕勝于過畏縮不過遠儀細民的通着撫按詳行清察即日撤回務期安輯地方

總制郝維燁疏陳措拍以濟急需中云寧化官地二處可易一千五百金 上曰此亦权宜之做從之

上諭兵部主事毛元衆曰頃錫時斟本徹二臣俱戕于非命諸臣當以為鑒目下水師迅發正欲急復江南元衆可益自勵

勅撫臣與閱札嚴防松溪一帶地方

賴州捷至云清兵焚燬南北二門架雲佛數十竹園數百我兵失

石进發清遂開風鸞逈華園度播

上命察叙有功官兵以鼓行間銳氣

陞湖廣監軍道臣章曠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撫湖

北地方

時清兵以數萬眾鈍既視楚藩李赤心等尚怯不前曠獨能領督

撫兵血戰於新墙鼓家嶺苛廢先後斬數六百八十級殺傷溺

水者無算所獲馬砲器械更多督輔何騰蛟疏聞故有是命

准發各處提塘條記一切奉旨全抄行

着吏部郎中兼御史王兆熊至浦城通判李如梅至松溪政和覈
劉棻至建陽奉旨招商販運米舡嚴禁埠頭欲家把持舡隻及
官兵糧食米舡等弊
陞嚴起恒戶部添註侍郎總理湖廣錢法改劉明遇為工部主事
管湖廣錢法道事務同督撫虔心商酌鋼粹工堅可藉長久有
益于國無害于民
上御西便殿沐浴齋戒祈禱雨澤每日三次敕文武官各積誠虔
禮不得視為虛文府城內外暫禁屠沽
廷試續到貢生一百零五名擬進呈二卷勅授兵部試主事

延平府早疫大學士何吾騶路振飛等各陳不職　上溫旨答之
以郭維經總理南直江浙閩楚兩粵恢勦事務改鑄勅印同兵部
侍郎劉士楨督兵入虔
以少詹朱天麟教習萃士
平彝侯鄭芝龍疏借倭兵以圖恢復　上許之以黃徵明為正使給
一品服色陞樞貳戎徵崇其行也
督輔蘇觀生兵至南安師徒潰散援兵不至賊入　上勅總制臣
郭維經趨虔救之并命督臣萬元吉固守贛城自可無虞
議以付總兵江振暘兄弟防守白楊黃竹二隘　上從之每年費

駒五千四百兩半取給於瑞糧正額半取給於瑞當戶家

給左右中前後沖鋒營總兵官旗牌

勅兵部主事常人龍往制臣李遂處監紀軍務、令速到衢州不

至虛糜歲月

勅吏部學官教職俱係匪輕凡入貲叙教有授國子監學正博士

等官各於本銜添一試字不許任學博之事至門斗之役必用

良民頂充、士子亦紀不用卒伍拘束通行申飭

命總憲臣張肯堂回福京彈壓恐傷事人衆寡雖有生異變撫棘後

即赴行在任用

起用大學士黃士俊陳子壯於田間
先臣康太初准謚文介
勅上游巡撫吳闓禮將恤民通驛事議妥具奏
時崇安建陽松溪政和浦城五城皆爲孔道且浦城素無驛站
近日往來之繁尤倍於崇安今有議復驛站工食者故有是勅
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疏陳募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上諭之
曰民過加派錢糧朕如芒刺在背所賴督按臣以朕之心爲心
以民之命爲命有如增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除塩餉賦役外尚
用餉銀十五萬二千三百零皆懸擬成數而言未嘗就中樽節

變情即如東粤守兵各路合營將及十萬皆食存留之餉與歲
解額餉無干各府各衛兵數無多逕當各路酌撥以缺兵之餉
供新兵之用將一分餉民一分有如鹽稅一項題臣請另通行
歲可添餉一二十萬朝廷恐與舊商有礙未遂舉行暫按臣當
兵餉部臣議處款互相商榷務俾新商舊商兩便資所增益以
養新兵又如雜稅一項另與奏明徵收絕不許豪猾漁獵肆焰
兩粤各府關稅加餉五萬兩鹽稅暫議加餉五萬兩俱四方不
究自有踴躍以酬父老子弟
巡閱御史鄒為煜此責平夷標下將官陳俊鄒太爭奪船隻芝龍

咨訴於上　上四千戈卑議全藉文武和衷爲虹叱責亦及代
卿約米卿辛切芥蒂仍以王臣王事視爲一体苛于虛同舟尤所
鼓埶
平峽夷侯斯芝龍特賦蕩兵人蒲通戴賜名為廣濟禪師令其徵兵
海外
勅吏部尚書創樓述催俵掄擇到任受事率化現有雕繁逆獨卿
先令駐扎該地方不必拘定要秋冬春以人就地還當以地擇
人
陛陳履貢爲吏科右給事中

旨補何吾騶疏薦曹勳補熊佳穎似祖有纂修之才時起勳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熊佳似祖為右春坊左右中允兼翰林院侍讀

衢州知府伍經正不奉魯藩　上以其毅潔一尊秉節不貳再典實加一級示勸

敕通政司文武各官一本只許說一事毋得支蔓牽扯不便批行以便中飭

加贈張繼榮為右都督謚曰武襄以旌其忠

敕定建南巡守二道臣淮各募兵丁二百名以資防禦

改工部主事李曾為兵部職方司給與勅書關防令其也練鄉勇並以訂人應訂單自無不同也所勅孔荊玉尚訂之矣分守諸關協訂之四縣守兵鄉兵互為主輔有則申飭無則增添其御勇桌糧官形二三民亦七八務與荊玉同心固圍以安地方

南安王企鈺進頌德詩四章 上謂其敲金戛玉大雅之音朕幾務要勤懷未遑及云

寧洋縣報警

諭內閣述撰勅書一道申飭盧若騰賀君堯同心堅守溫州以保行在福建門戶前日却兵有功併能保濟兆民盧若騰加行在

兵部右侍郎賀壽充進太子少傅
大學士潘增志因亢旱條省躬一疏 上稱疏中以兩事規朕曰改
過引咎足徵父徵之誠干聞促殿賜對
勅福宗監臨御史韓元勲堅場事究即刻巡歷下游地方務正已
率屬獎廉懲貪力挽流風以振文治訂漳盜賊奸究四出須分
別勤擒使閱亂群獄促屬真御史云兩粤雲貴計與已行上下
游獨駿幂元勲作速察核會同巡撫奏振嚴在貪酷不得遺漏
吞舟
上
因大旱思清理滯獄曰獄有冤民則天必責潦勤閱獄衙門焰

熱審事例速為清理福京刑部先為庫獄以合朝廷欽恤之念

以資餉輸何冕貯庫銀一萬肆百餘兩給國姓成功五月兵糧

上游巡撫御史吳聞禮合院司議以各府屬類夠坐派撫鎮標營

水陸塞游各兵免肆輸之煩消庚癸之患上從之

發恤民庫銀一萬兩差兵部司官一員解到劉名奇軍前給散

撥勅七省都督張先璧郝永忠合詞迎駕　上曰覽奏具見前驅

義奮江氛未靖着即協心進勦以迓王師

福京太僕寺卿胡惟燦上疏乞休　上謂之曰同一去國太平無

事人就進而已獨退則為括國運救豫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為

遐此義諸臣所素知若僅照仍降一級以警偷惰
勅內外諸臣毋得濫給劄付以重名器如有撫邊軍功方准以閑
防充給然後請給御札地近以一月地遠以兩月再遠以一季
務填報功次坐名請旨毋得濫求濫給該部堂司官各宜恪遵
勿怠此勅從兵部尚書羽眷枝之請也
將官曹興胡學鵬斯其等出關與清大戰生擒二十餘人建牢訣
遣周雕新報捷疏至　上曰此皆輔臣總琛與雕新檄戰指示
之力
上曰滇黔遠在天末萬里干戈未靖各衛弁承襲者往來艱難朕

甚念之暫破赴京承襲之例許其在本省都司起文赴鎮撫比
試再送按臣察對貼黃拜疏差官賫文彙報兵部察對題送填
給劄劄即以所省之盤費解京充餉指揮定限四十兩千戶二
十五兩正百戶一十五兩布政司彙收搭解

上
聞戚虜伯尚武姓敕　制本撫曰本撫雖非武職乃蹈踐撫
地於民恨實甚殺了使罷所招降將士若為約束勿令流毒致
重民怨

宣諭廣西太平府土司守備吳廷秀取有印信歸順表文十六道
上謂其不負遠使嘉納之

總鎮府廣西大都督戚大用前調狼兵足額一萬不可少一名需
用錢粮四萬即就黄邦傳進解款內立刻支銷
勅黄興祥力把關吳開礼嚴巡邏飭周楨速料理平滇廣信保剌
不容緩時兵部尚書吳春枝有国務只争呼吸患先持危之疏
故 上急々於此正慮時事又有不同也
加劉元吉行在兵部尚書以其固守虔城屢挫敵鋒也餘亦陞賞
有差
十三日免常朝以天道亢暘雨未霑足 上日事祈禱也
平彝
侯鄭芝龍製油扇五千五百握有奇分給閩中恩試生儒以

爲部吞　上破例允行

准安仁王長子慈擧移居卑德縣公署

上謂枢臣吳春枝曰守訂先援頼、国則訂安此不易之論着撫

臣廷機劃臣繼経、部鍬臣于荊玉力任之旋福黃熙與廣撫周

撫上游撫臣吳開礼、互相接應恢復鉛山永豐諸邑不可專委

則損坐失事机

改十五日　鄉試首場四書三篇経二篇十七日二場策三道判二

條拱減篇節省之旨也

翰林院編修陳世傑、因度危未能學策难緩疏陳便宜行事四字

專权太重行間直作掊械真有大不便大不宜者　上嘉納之

上諭太僕卿兼御史鄭正中曰浙東流言四起想為監司鼓誅朕無利天下之心天命若真人謀無用陸清源被參事情甚是可駭都着請ム候察報

勅吏部兼兵科守制揭重熙以江西素称道義之鄉兵與餉皆出于義誠為勝着除充餘餉銀五千兩外今再發一萬兩揭重熙當加意鼓功使義兵衣粮敷懷伏桑梓以匡王國乃為奇績

差官齎餉銀五千兩赴督師龔鳴後軍前

時聞敵渡江蕭山諸營一帶俱危各輔臣以為言故有是命

陞吏科給事中陳軾為廣東右參政兼僉事提督學政刑部主事
劉中陞廣東兵巡道參議兼僉事

改國傅張一鈺為翰林院庶吉士

十六日 百餘人抵上林官民皆遁遂設立偽官而去平峡鄭芝龍調曾德回守仙霞關 上從之

龍岩縣平渠魁林海將梟示正法餘黨奔遁 上勑該撫鎮速出示令其解散歸農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條陳六事文武廣而脫卸者紀武弁益而立功者以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鮮聽納博而

精神愈勞積弊頻而民生日蹙　上讀之曰此誠苦心良懇切中時弊朝廷時為省覽　王士和此疏速刊刻成書分送文武諸臣務使痛改前非實圖恢復士和准赴行在賜對隨以士和守延平

上曰李大戣同黃翼承命宣諭聯奉祖侯為奸臣所發被收監禁大戣書其衣曰浩氣充天地丹心炤古今又曰義節不回奇男子忠胆無慚大丈夫抗節兇庭至死不屈真大丈夫也黃嚴宗陳良亦相继携行朕心惻然當速加優恤以慰忠魂黃翼涉歷艱辛守節復命并與優擢

六日復城陷陣績既忠益茂裕汪惠相宋大毅李存仁三人俱准
贈指揮孙休和贈百戶以爲勁忠者勸推官卯之榮着行在吏
部叙卹
清陷黃山札營諸暨園田招界七條沙茶園嚴州各路官兵恐不
能支　上勅兵部速發兵救援以重關圻相依門戶之念
建南道副使趙秉樞奏麻沙白路界背地方民性驍悍習製行盔
行取可以禦敵　上勅其同張珊陽多方招募同心守關
廿七日發榜取中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
有旨令南城御史方允會覆試黜落四名仍發續榜俱准爲舉

人亦特恩破例也

按吳科舉中甚多內有李枚文理不通翰林院編修兼兵科給事中周之夔向布政司取原卷不通處疏糾之 上即命熊華速房師推官王三俊下獄追贓一萬兩以助平寇出師兵餉贓完而清兵忌李允株連否則吾鄉故家子弟十去八九以當日買中者不過千金人故易為耳

上因首輔奇瑜決意辛汀入京與平夷鄭芝龍論議不合且清騎福奏閩外芝龍遂撤兵回福京清遂長驅矣惜哉先是 上以福建全省付芝龍使其志不退轉力任封疆則忠懿王之勳業

可成不亢可惜

八月廿二日清騎入仙霞　上在延津知事勢已去遂由汀郡出

關清遣輕騎追之不及而還

上游巡撫吳聞禮遁入山寺不肯剃髮人有勸之者曰豈有堂堂撫

臣而怕死耶後率鄉勇赴敵為亂兵所殺

大清兵入建寧百姓牛酒相犒設官安民秋毫無犯

輔臣路振飛追　駕不及自縊於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劉思理工部尚書鄭瑄俱扈駕中路逃回馬則詐死遁

海上擁戴魯藩鄭則屈首具勸先于衆人以此定優劣云

平嶋鄭芝龍兵船盡泊南臺省旬日撒運城中晉日北庫所蓄火藥兵器臨行復焚北庫巨砲震發勢如山崩

延平太守王士和死節

士和字萬育撫州臨川人畱于經術言論侃侃崇禎間鄉舉初為吏部試司務上疏條陳上嘉納之轉職方員外郎未一月任延平知府清正不阿人咸德之與人交無異言清兵至乘輿遠出一時從龍守土者咸遁去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国家厚恩以守此土不能持寸鐵與賊死有餘愧可與鬼俱生哉乃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經于堂上百姓哭如喪所親嫡金殮之

清兵至亦俱嘆息而去

上
游巡按兼守閩御史鄭爲虹死節

爲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爲浦城令潔己愛民性極慷慨　上初入閩時知其爲廉吏也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寢其任爲巡閩御史亦將以恤浦民也適閩將奪商人米爲虹絕之以法有曲護閩將者反露章辨爲虹市恩邀譽上知其忠置不問復命巡按上游以重其任風力震于遠邇閩將恃恩者亦頗爲斂手清兵入閩爲虹嘆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

永福降　鄉紳與文煥另璵驅逐縣官起兵接　戊山開進親至
延平將貝勒聞入以此為羅魁云
閩省聞清兵將至城中巨室搬移一空即棺柩俱抬出郊外遍野
累〻時相傳有將變不由人由棺不由屋之語故倉卒成盡
貢生謝熙中書羅伏貴借不空等鳩衆起義以陳子含宅為帥府
殺大清人來掛安民告示搖人心不無震動時苦無餉乃乘衆
往說爾奇鄒曹能始先生助以千金始克招募萬璵家報促貝
勒王下福州遂各逃散
九月十九日大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十留一二父

老仍燒香舖羊酒郊迎秋毫無犯

兵士屯扎洪塘沙洲不許入城擾民但官分房一炤明朝舊例

貝勒王處沙洲出榜安民諭遠近官吏投誠時福州縉紳俱逃竄

山谷首至者則以鄭尚書一人而已時松溪教諭亦在列中見

以跪泥沙中永日貝勒不為礼徐乃令之去曰爾官在明朝若是

大乎於不使用之速去

不剃頭男子趙州死節

時剃頭令下閩左無一免者金錢泉尾數處通地腥穢順見而

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逆令耶違則斬頭且不能保豈各一髮父

毋感偶感貴之髮曰吾豈能不剃自有妙于剃者乃多市魚肉與父母暢飲時髮已去矣有子三人羅列侍側酒酣嘆曰髮膚受之父母古人不敢毀傷今將剃去其可忘者育恩耶請父母拜之又謂其子曰吾爾生之自吾其可不拜而剃拜畢日入崦嵫髮曰明日剃之未晚也俟父母安寢髮獨徘徊中庭慨嘆數四喚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備出吾有所用隨令三子先寢乃濡濃墨大書于壁曰男子頭頸不肯剃頭死擲筆縊于中堂家人知而解之不及矣髮閩縣人粗知拿勾以雜術為生、平性直自恭不屑、于刀錐之朴今之剃頭恭惱頭髮多矣使天下皆

趙卯清騎清脈將安用之焇忘其名氏然焇正不必以名氏趙
迺死時年終三十有六予搢視曹銅二公其死尤烈
太子太保礼部尚書劉學佺殉難死之
公字能始號碩澤十八舉于鄉二十一二歲成進士官轍所至興
利除害民稱便之古文詞賦無所不精著述汗牛充棟又善臨
池入晉魏之室紋海內無不知曹先生者 熹宗朝以序何楤
制封贊所著書訣及閹官三案削職追奪幾陷不測歸乃閉戶
著書成天下名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僕碑力五經撰著成一
家言後乃旁通于天文禪悅字說語錄二十一史諸學皆有所

纂既誠一代之鉅儒也威宗朝屢詔起之不就既得　予告俞
允益肆心著述今上夙知先生名初即位起爲太常寺以草創
典禮非公其持於尋進秩少宗伯時設館名蘭臺令纂修威宗
實錄春領彌篤有卿蘊然書啟寔兆文學爾雅是天留佐朕者
之論先生亦愕然自念朝夕載筆爲時闕外警報日至朝廷所
用不得其人兵師屢衄不得已　御駕親征兵少糧乏未能離
闕鍾寸步且朝中文武大僚不和先生預知時勢不可爲嘗語
人曰戰守非吾事皇天倘欲祚明則寔錄可就恢復可成倘不
祚明若且覺事化姓惟有死而已時議先由海道携金陵兵餉

無將先生謁慶白金萬兩以濟之無故三關兵撤伍騎長驅探報首備敵為方兵惚時事可知矣先是先生開來興雄延津即剃髮入山寺為僧有不知時勢男子四人忍為妖復詐成曰城中富家貴室皆已逃竄惟有曹先生在湧爾寺猶可以發動蔡昌性恨之遂率井里無賴子三十人直抵寺中而強其下山言論舉止忠教凜然先生曰千金予不惜傾橐以應柰時勢已至此何四人巧言如簧先生憫其志惻然曰與其存為兒孫用不如先為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翼日下山予之如其款四人蔡延先生至帥府時丙戌九月十六日也 柜貝

勒兵入城日綫偽三朝憺先生豈閣于封事者哉忠義重而財物輕故不惜耳至十九日辰時呼家人告曰吾志久定今日正吾盡節之日也遂沐浴正冠縊于中堂時年七十有三語不及後事將盖棺久貝勒擬罪飛檄至籍沒田產房屋株連兒女仟從塋以丘舉夕始得入棺尸出滿入戶噫天之報施忠節如此哉天地昏黑草變為黃次年二月十九日始得移櫬出西郊二忠祠鼓莫成禮知與不知皆走拜祠下云

貝勒沙洲上考舉貢生員往廣東投官一時熱腸功名者咸逐隊就試貢者有名不能去留者得意揚鑣或被刦于半路或死亡

十兒遊戲失陷城池身首異處砍數十人者皆世受国恩讀書以為天理昭彰之報

右衛指揮使胡上琛死之

上琛字邇璧號斎公直隸山後人祖夫木里永樂間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州右衛遂占籍福州云琛幼孤依母家田氏讀書孱弱不勝衣田氏常慮其夭少長好礼義文詞授業于先叔祖年十八赴京襲祖職歸則衰然一丈夫矣修飭武備外折節讀書竟不作紈門習氣且執于賦詠時有曾景宗挽病之句人不知也性喜蓄書画有當意者輒典衣購之 思宗殉難時悲憤

不勝見難江 社刹有哀吟掇拾舉偶和綽有思致今上即位閩
中加陞錦衣衛隨駕延江及事勢去聖駕蒙塵環徒步走歸、
則閉戶不出若有所待戚屬勉之他從容惟唯、謝之貝勒兵
將入城環聞之曰吾世受國恩豈有北面清兵之理縱赧顏偷
生他日何面目見祖先于地下乎裕令人入山覓毒草其愛妾
劉蕙聞而哭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
志久矣特未敢言耳然尚慮君志未決也環聞喜動顏色曰不
意爾之能同我志今可無憾矣遂服冠裳與妾拜天地祖宗闔
戶憤遠並坐于中堂飲藥酒而卒時環年三十有八妾蕙年二

十有一子四人先時馮母氏撫孤母亦賢母不奪其志亦大可嘉也

此書為四明盧氏抱經樓所藏舊鈔本茲以揚州吳氏測海樓舊鈔本及痛史本互相對校補出脫訣數百字並考得此書作者為南明侯官陳燕翼余別有跋文一篇說明之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海鹽朱希祖記于北平寓廬

明餘姚孫氏世乘跋

《孫氏世乘》三卷，其上中二卷餘姚孫兆勳輯，下卷兆熙輯，康熙刊本。末附毛奇齡、黄宗羲撰《碩膚孫公墓碑》、誌銘，則爲乾隆乙亥際渭補刻。余嘗讀萬斯同《明史稿·林瀚許進傳論》謂："自科目興，世卿蓋寡，中葉始得閩縣林氏三世爲尚書者五人，靈寶許氏父子三至尚書一登宰輔，自是厥後，則有餘姚孫氏父子祖孫躋八座者六人，而從孫登宰輔①。論者謂忠烈之澤，得天之佑助也。"又讀萬氏《明史稿·孫燧傳論》謂："世傳燧與胡世寧、王守仁爲明三仁，三人者同舉浙江鄉試，宸濠方亂，世寧發其始，燧當其難，守仁守其終，生死利鈍，然同歸於仁而已矣。"又以燧之築城開邑，設官出械，志不忘賊，至比之唐張巡、許遠，萬氏之傾倒孫氏至矣。燧之裔孫嘉績爲魯王東閣大學士，以抗戰不勝蹈海死，余尤傾倒之，而萬氏《明史稿·孫嘉績傳》獨不置一辭，蓋有所避忌而不敢言也。（案：萬氏《明史稿》，今藏北平圖書館，實非萬氏撰，余别有考）。兹得《孫氏世乘》，適始於燧，終於嘉績，爲此書者，蓋亦有言外之意也。此書所列凡十七人，各有傳狀碑誌，可以補史之缺，證史之誤，兹爲立表以作綱領，庶易於觀覽焉②。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

校鈔本思文大紀跋

舊鈔本《思文大紀》八卷，不著撰人名氏，温睿臨《南疆逸

① 案：登宰輔者，謂東閣大學士如游，係燧之曾孫，謂從孫誤。

② 表從略。

史》凡例稱閩人《思文大紀》，則作者之名失傳久矣。楊鳳苞《南疆逸史跋》，謂閩人《思文大紀》，一名《三山野録》；《明季紀事》則謂此書爲戴笠耘野作，一名《三山野録》，一名《思文紀略》；而楊氏《逸史跋》則别列《思文紀略》，注云戴笠撰。考戴笠爲江蘇吴江人，著《思文紀略》，而《思文大紀》實撰自閩人，故記閩事獨詳。然則《思文大紀》與《思文紀略》實二書也。

余疑此書爲侯官陳燕翼撰，本書卷三云："'勑諭内閣，陳燕翼既改翰苑①，朕自監國，登極兩月，政令全無紀載，後世何徵？即着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准同協理史事劉以修輪值和衷堂與聞機務，以便編摩，即日傳行入值。又賦詩一絶云：上帝文章在日新，玉堂秋粉啟詞臣，直流千載乾坤縱，方見儒天自有真。'其篤好斯文出於天性如此。"此節蓋爲燕翼自記恩遇，故并賜詩記之，若記他史臣，必不如此瑣載，其證一也。

本書卷三又云："加陞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一級，以爲直言者勸。時燕翼因賜旌直銀牌，於朱作楫遂陳十事，上答之云：'所奏十事，國勢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録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其疏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程鄉縣云云。"案燕翼一疏，長約二千餘字，全載於本書，而他人之疏，僅節録數語，未嘗有全載者。其疏首叙生平大事，如太史公之自叙，後乃列其所陳十事，蕪雜冗長，不加剪汰，顯欲眩耀己長，其證二也。

本書卷八云："編修劉以修進《文昌化書》，上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長其鄉，即與門人校定，更當廣布成書，懋厥休嘉以襄上治，勑文侯旨行。'按以修字懋卿，號九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初令福清，調繁閩邑，下車即以《化書》示余，意欲謀所以梓之；余借故家善本，爲之校訂訛謬，并捐微資，

① 本書卷一云陳燕翼爲吏科都給事中。

合各家助刻者，始克充梨棗之費。若劉公則一意愛民，案牘無事而已。校訂初只立余名，繼則補刻闈中所取士，余居一焉。其詳載余跋中。”此劉以修，即上所載與陳燕翼同任中興史職者。燕翼爲侯官人，故劉爲閩邑令，下車即以《化書》示燕翼，燕翼爲作跋校刻；其後修史，又爲同僚，故燕翼特記此事，又作按語以相標榜。按語中之余字，蓋燕翼自稱也。此等陋事，何勞史筆記載，若非作者自記，有識者之史臣早糞除之矣。其證三也。

此書作於思文帝被害之後，而其史料則得之史館，故詳贍如此。其史筆雖俗，然非親見其事，親歷其境，不能記也。同治《福建通志》卷百九十七《陳燕翼傳》謂“唐王敗，燕翼與張利民同爲僧於雪峰，又居連江山寺，以疾卒。”疑此書作於爲僧時，故其體例不似官書，且爲山僧時所作，故遂不傳其名耳。

此書在清乾隆時曾遭禁燬，余所得舊鈔本，與《痛史》本同出一源，大抵出於傳鈔，故多脱誤。其最顯而易見者，如隆武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其間七十餘日全無紀載，蓋已散佚，非原闕也。兹又借得北平圖書館所藏揚州吴氏測海樓舊鈔本，與之對勘，則互有短長，爲之校正誤脱數百字，而所脱七十餘日事，則三本相同。惟《痛史》本則經妄人校改，反多誤字，如“駕部職銜”改爲“駕前職銜”，“國勢人心”改爲“國是人心”，諸如此類，皆可笑哂。甚矣，校書之難也如此，不知者闕，慎毋妄改，庶幾其寡過矣乎。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鈔本孤臣述跋

鈔本《孤臣述》一卷，明許令瑜撰，其子奝箋，並附奝《恭識皇考孤臣述後》一篇。令瑜明崇禎十六年進士，選授福建興化府